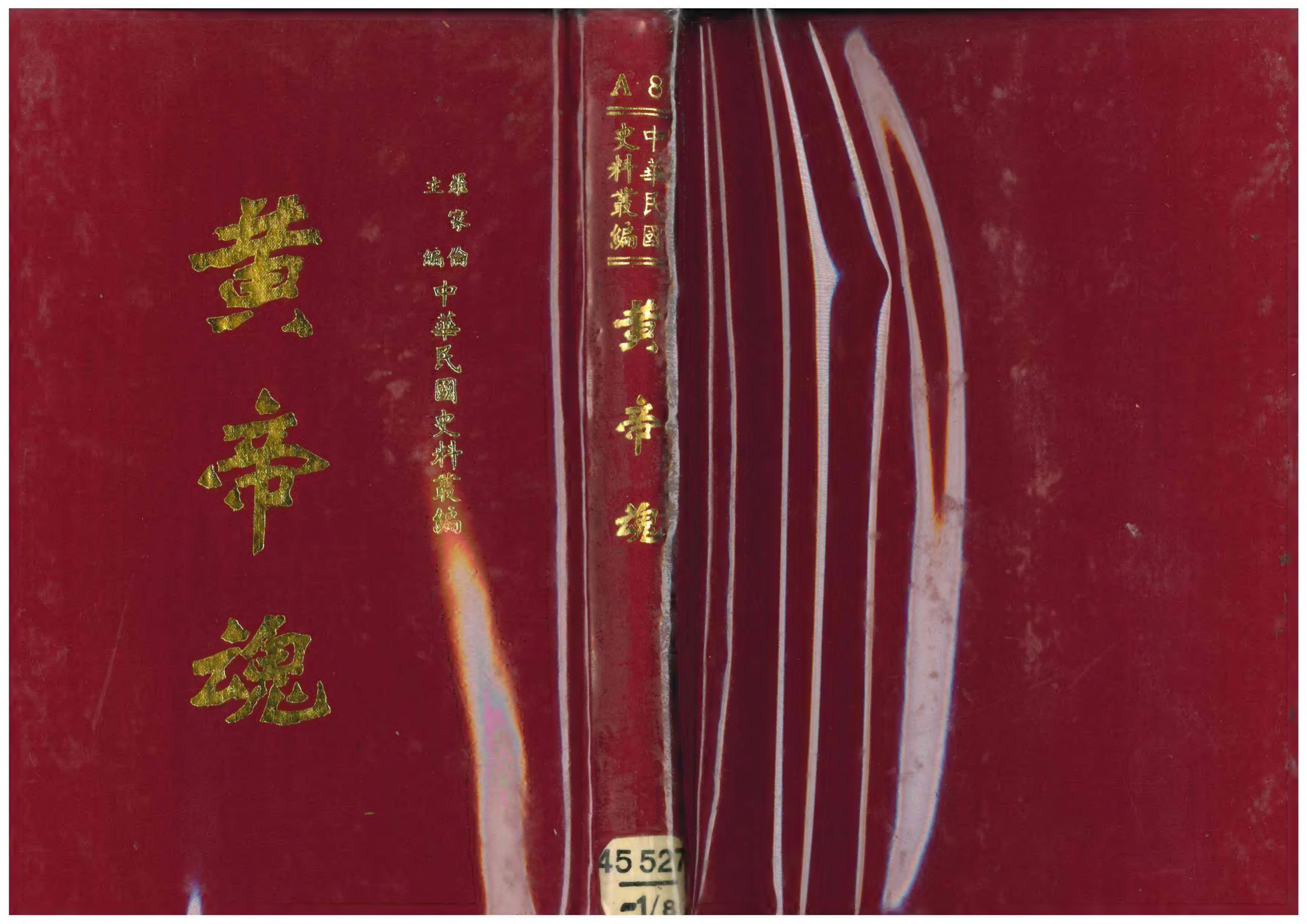

黃帝魂
羅家倫 主編
中華民國史料叢編
A 8
中華民國史料叢編
黃帝魂
45 527
1/8

羅家倫 主編

中華民國史料叢編

黃帝魂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印行





魂

世界第一之民族主義大偉人黃帝



中國民族開國之始祖

黃帝魂叙

今人噫不曰黃帝子孫哉。雖然。五帝之事。若茫若昧。文不雅馴。薦紳難言。若縣詰以何以爲黃帝子孫之故。蓋鮮有不瞠目結舌者矣。毋亦名祖禮官。法祖理官。吾種之所由昌。姑溯其派。始於軒轅乎。然何不曰亞當而曰黃帝也。噫、吾知之矣。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乃者胡氛瀰漫。中原陸沈。賣身讐祖。相處百年。鞭策之毒。屠劊之慘。盜入主室。橫施無忌。嗚呼。復仇之訓，勸夷之祖。亦既照人耳目。吾雖不欲祝吾黃帝。誦吾黃帝功德。以稍紓其痛苦。又烏可得。今「黃帝魂」一書之所以集。正窮迫無聊。欲吾兄弟共誦功德。以紓其痛苦者也。然而謀痛苦之所以紓。而不謀痛苦之所以去。非計也。書中宏議。具在方法。井然。舉而行之。惟吾同胞黃帝子孫之嫡派黃中黃

謹識

贊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狗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片征不享、誅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諸侯咸爲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以雲名官、置左右太監、監於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獲寶鼎、近日推策、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之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

黃帝魂例言

黃帝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自逆胡猖獗。盜主中原。吾黃帝子孫。暴骨於烈日之中。待命於刀俎之下者。二百六十年。顧皆顚連困苦。相顧莫敢發聲。推原其故。則以覺羅玄曄（卽康熙）覺羅弘曆（卽乾隆）兩代。誅求文字。大獄繁興。積威虐之勢然也。是編所取。皆吾黃帝子孫痛極思呻之言。哀絃激楚。絕無忌避。而又言之井然。讀之可泣可歌。可興可發。意者黃帝在天之靈。實式憑之。故以黃帝魂名篇。亦日本人所謂大和魂之義也。

是編乃收攝近十年來新聞雜誌及各種新撰述之精魂。前代如黃梨洲王船山戴南山輩。雖思深痛遠。議論精闢。因其各有專集。故未採入。天皇洪氏。起於西夬。思以熱血蕩洗祖國。用心苦已。而一代事實。既顚倒紊亂於逆子賊孫之手。（洪氏事實、今東籍中尙有能存其眞相者）文章亦消滅無傳。不過石達開「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及「我志未酬人亦苦。東南到處有啼痕。」等句。尙傳誦人口。然已破碎不完。（石詩計七律四章。東籍尙有完全者、檄則止此

數語而已、惟陳玉成等一檄尙存、然文彩不佳、其言亦多近君主制度）編者有遺憾焉。

是編凡八閱月。始搜輯成書。撰者旣出多數。文體自殊。意見亦不無稍異。編者時有增删。或於篇末以己意發明之。至其宏綱鉅領。則始終一律。

近人有撮其舊著若干首。自爲一書。名曰中國魂。者其實腐敗駁雜。雖爲之上窮碧落。下極黃泉。亦不知彼之所謂國魂安在也。且其書中多主張立憲。欲維持現時之滿政府。則直謂之曰滿洲魂可矣。於吾中國何有。況欲以一人而代表全國。其誣枉吾國人也。亦已過甚。以此例彼。不知讀者以爲何如。

近日吾國報界。頗爲發達。能一掃從來孝子忠臣之習慣。而空之閎著傑作。美不勝收。以友人黃中黃編有專集。故是編不具。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十四年冬十二月編者校竟附識

黃帝魂目次

目次

黃帝魂

黃帝子孫之多數人撰述
黃帝子孫之一個人編輯

黃帝紀年說（附大事表）

民族者國民特立之性質也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原爲吾四百兆漢種之鼻祖者誰乎是爲黃帝軒轅氏是則黃帝者乃製造文明之第一人而開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繼黃帝之業當自用黃帝降生爲紀年始吾觀泰西各國莫不用耶穌降世紀年回教各國亦以摩哈麥特紀年而吾中國之紀年則全用君主之年號近世以降若康梁輩漸知中國紀年之非思以孔子紀年代之吾謂不然蓋彼等借保教爲口實故用孔子降生爲紀年吾輩以保種爲宗旨故用黃帝降生爲紀年夫用黃帝紀年其善有三黃帝以前歷史之事實少孔子以前歷史之事實多故以黃帝紀年則紀事一歸於簡便而無由後溯前之難其善一日本立國以神武天皇紀年所以溯立國之始也中國帝王雖屢易姓與日本萬世不易之君統不同然由古迄今凡

漢族之主中國者孰非黃帝之苗裔乎故中國之有黃帝猶日本之有神武天皇也取法日本擇善而從其善二中國政體達於專制極點皆由於以天下爲君主私有也今紀年用黃帝則君主年號徒屬空文當王者貴之說將不擊而自破矣其善三嗚呼北敵蹈隙入主中華謂非古今來一大變遷耶故當漢敵不絕如線之秋欲保漢族之生存必以尊黃帝爲急黃帝者漢族之黃帝也以之紀年可以發漢族民族之感覺偉哉黃帝之功美哉漢族之民黃帝降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閏五月十七日書

黃帝降生後大事畧表

中國紀年無劃一之法自竹書紀年以降編年之史無一不複雜者今用黃帝降生爲紀年將黃帝降生後之大事列表如左

降生後年代	中國大事紀
十一年	黃帝卽位
三百五十年	唐堯卽位
四百九十八年	夏禹卽位
九百四十年	商湯卽位
一千五百八十六年	周武卽位
一千八百六十七年	周民逐厲王
一千九百三十一年	周避犬戎東遷
二千二百四十年	大哲學家孔子生
二千四百八十八年	秦始皇卽帝位
二千五百三年	陳涉起革命軍
二千六百五年	晉避五胡南遷
三千三百年	隋文帝一統南北
三千六百三十八年	沙陀夷李克用主中國
三千八百四十二年	金虜陷宋京師宋南遷
三千九百九十三年	蒙古夷滅宋主中國

四千八十一年	明太祖排斥蒙古
四千三百五十九年	滿洲入關
四千五百六十年	洪秀全起兵金田村
四千六百十一年	聯軍入北京

此表最注意者凡三事一民族二政體三文化記周避犬戎者記異族戰勝漢族之始也記晉避五胡者記異族入主中華之始也記沙陀金元者爲異族僭位記也記隋文帝明太祖洪秀全者爲漢族光復記也記聯軍入北京者爲漢族將受制於西人記也是爲中國民族之變遷夏禹卽位曷爲記爲君主世襲記也商湯卽位曷爲記爲諸侯革命記也周民逐厲王曷爲記爲平民革命記也秦始皇陳涉曷爲記爲君權民權之消長記也是爲中國政界之活動黃帝時代文化胚胎時代也唐堯之時代文明漸起時代也周武之時代文治極盛時代也故於其卽位也特記之而孔子者又集中國學術之大成者也故於其降生也亦記之是爲中國文化之變遷此三者外他書自能詳之茲弗記

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敘

處今世而懼亡國非狂則囈哉自永歷建元窮於辛丑明祚既移而炎黃姬漢之邦族亦因以漸滅迴望皐瀆雲物如故惟茲元首不知誰氏中國之亡既二百四十二年矣民今方殆寐而占夢非我族類而憂其不祀覺寤思之寧俟歐美分割始云郊丘之主也歟自頃品庶彫瘵邦人諸友愍然自謀作書告哀持之有故有言立憲君主者矣有言市府分治者矣有言專制警保者矣有言法治持護者矣豈不以訏謨定命國有與立抑其秩序無乃淩獵衡陽王而農有言民之初生統建維君義以自制其倫仁以自愛其類疆幹善輔所以凝黃中之絪緼也今族類之不能自固而何仁義之云云悲夫言固可以若是故知一于化者亦無往而不化也貞夫觀者非貞則無以觀也且滿洲八部不當數省之衆雕弓弧矢未若鉛彈之烈而薊丘大同鞠爲茂草江都番禺屠割幾盡端冕淪爲辮髮坐論易以長跽茸茲犬羊安宅是處哀我漢民宜臺宜隸鞭箠之不免而欲參與政權小醜之不制而期扞禦哲族不其忸乎夫力不制則役我者衆矣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豈無駿雄憤發其所而視聽素

移民無同力恬為胡豢相隨倒戈故會朝清明者鮮覩而乘馬班如者多有也吾屬子遺越在東海念延平之所生長瞻黎洲之所乞師顥然不怡永懷疇昔蓋望神叢喬木者則興懷土之情覩狐裘臺笠者亦隆思古之痛於是無所發舒則春秋恩王父之義息矣昔希臘隕宗卒用光復波蘭分裂民會未弛以吾中國方幅之廣生齒之繁文教之盛曾不逮是偏國寡民乎乃召儔侶集會紀念以志亡國凡百君子蟬嫣相屬同茲恫瘝願吾蜀人無忘李定國願吾閩人無忘鄭成功願吾越人無忘張煌言願吾吳人無忘瞿式耜願吾楚人無忘蒙正發願吾燕人無忘李成黎明天演以箴大同察種源以別蒙古齊民德以哀同胤鼓芳風以扇游塵庶幾陸沈之禍不遠而復王道清夷威及無外然則休戚之藪悲欣之府其在是矣莊生云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耶嗟呼我生以來華鬢未艾上念陽九之運去茲已遠復逾數稔逝者日往焚巢餘痛誰能撫摩每念及此彌以腐心流涕者也君子

禍君 （節仁學）

君統盛而唐虞後無可觀之政矣孔教亡而三代下無可讀之書矣乃若區玉檢於塵編拾火齊於瓦礫以冀萬一有當於孔教者則黃梨洲明夷待訪錄其庶幾乎其次為王船山之遺書皆於君民之際有隱恫焉黃出於陸王陸王將纘莊之仿彿王出於周張周張亦綴孟之墜遺輒有一二聞於孔之徒非偶然也若夫與黃王齊稱而名實相反得失背馳者則為顧炎武顧出於程朱程朱則荀學之雲礽也君統而已豈足駡哉夫君統亦何幽邃之義而可深躭熟玩至變易降衷之恆性變易隆古之學術至殺其身家殺其種類以宛轉攀戀於數千年之久而不思脫其軛耶嗚呼盍亦反其本矣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一民為君夫曰共舉之則非君擇民而民擇君也夫曰共舉之則其分際又非甚遠於民而不下儕於民也夫曰共舉之則因有民而後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無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豈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舉之則且必可共廢之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賦稅之取於民所以為辦民事之資也如此而事猶不辦事不辦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義也觀夫鄉賽社會必擇舉一長使

治會事用人理財之權威隸焉長不足以長則易之雖愚夫愿農猶知其然矣何獨於君而不然豈謂舉之戴之乃以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盤樂怠傲驕奢而淫殺乎供一身之不足又濫縱其百官又欲傳之世世萬代子孫一切酷毒不可思議之法由此其繁興矣民之俯首帖耳恬然坐受其鼎鑊刀鋸不以爲怪固曰大可怪矣而君之亡猶顧爲之死節故夫死節之說未有如是之大悖者矣君亦一民也且較之尋常之民而更爲末也民之於民無相爲死之理本之與末更無相爲死之理然則古之死節者乃皆不然乎請爲一大言斷之曰止有死事的道理決無死君的道理君者宦官宮妾之爲愛匹夫匹婦之爲諒也人之甘爲宦官宮妾而不免於匹夫匹婦又何誅焉夫曰共舉之猶得曰吾死吾所共舉非死君也獨何以解於後世之君皆以兵強馬大力征經營而奪取之本非自然共戴者乎況又有滿漢種類之見奴役天下者乎夫彼奴役天下者固甚樂民之爲其死節矣一姓之興亡渺渺乎小哉民何與焉乃爲死節者或數萬而未已也本末倒置寧有加於此者伯夷叔齊之死非死紂也因自言以暴易暴矣則亦不忍復覩君主之禍遂一瞑而萬世不覩耳

且夫彼之爲前主死也固後主之所深惡也而事甫定則又禱之祠之俎豆之尸祝之豈不欲後之人之爲我死猶古之娶妻者取其爲我詈人也若夫山林幽貞之士固猶在室之處女也而必脅之出仕不出仕則誅是挾兵刃擄處女而亂之也既亂之又詬其不貞暴其失節至爲貳臣傳以辱之是豈惟辱其人哉實陰以嚇天下後世使不敢背去夫以不貞而失節於人也淫凶無賴子之於娼妓則有然矣始則強姦之繼又防其姦於人也而幽錮之終知姦之不勝防則標著其不當從己之罪以威其餘夫在弱女子亦誠無如之何而不能不任其所爲耳奈何四萬萬智勇材力之人彼乃娼妓畜之不第不敢微不平於心且詡詡然曰忠臣忠臣古之所謂忠乃愚爾乎古之所謂忠以實之謂忠也下之事上當以實上之待下乃不當以實乎則忠者共辭也交盡之道也豈又專責之臣下乎孔子曰君君臣臣又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敎主未有不平等者古之所謂忠中心之謂中也撫我則厚虐我則讎應物平施心無偏袒可謂中矣亦可謂忠矣君爲獨夫民賊而猶以忠事之是輔桀也是助紂也其心中乎不中乎嗚呼三代以下之忠臣其不爲輔桀助紂者幾

希況又爲之稟克朘歛竭澤而漁自命爲理財爲報國如今之言節流者至分爲國與民爲二事乎國與民已分爲二吾不知除民之外國果何有無惑乎君主視天下爲其囊橐中之私產而犬馬土芥乎天下之民也民旣擯斥于國外又安得少有愛國之忱何也於我無與也繼自今即徵吾說吾知其必無死節者矣

天下爲君主囊橐中之私產不始今日固數千年以來矣然而有知遼金元淸之罪浮於前此之君主者乎其土則穢壤也其人則獷種也其心則禽心也其俗則毳俗也一旦逞其凶殘淫殺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礪虎狼之巨齒效盜跖之肝人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鋒刃擬華人華人靡矣乃猶以爲未饜峻死灰復然之防爲盜憎主人之計錮其耳目桎其手足壓制其心思絕其利源窘其生計塞蔽其智術繁跪拜之儀以挫其氣節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書之禁以緘其口說而文字之禍烈矣且即挾此土所崇之孔敎爲緣飾史傳以愚其人而爲藏身之固悲夫悲夫王道聖敎典章文物之亡也此而已矣與彼愈切近者受禍亦愈烈故夫江淮大河以北古所稱天府膏腴入相出將衣冠文物之藪澤詩書藻翰之津塗也而今北

五省何如哉夫古之暴君以天下爲己之私產止矣彼起於游牧部落直以中國爲其牧場耳苟見水草肥美將盡驅其禽畜橫來呑噬所謂駐防所謂名糧所謂圈捐及一切誅求之無厭刑獄之酷濫其明驗矣且其受官也明明托人以事而轉使之謝恩又薄其祿入焉何謝乎豈非默使其剝蝕小民以爲利乎雖然成吉思汗之亂也西國猶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鄭所南心史紀之有茹痛數百年不敢言不敢紀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畧不過略舉一二事當時旣縱焚掠之軍又嚴薙髮之令所至屠殺虜掠莫不如是卽彼準部方數千里一大種族也遂無復乾隆以前之舊藉其殘暴爲何如矣亦有號爲令主者焉及觀南巡錄所載淫掠無賴與隋煬明武不少異不徒鳥獸行者之顯著大義覺迷錄也台灣者東海之孤島於中原非有害也鄭氏據之亦足存前明之空號乃無故貪其土地據爲己有據爲己有猶之可也乃旣竭其二百餘年之民力一旦苟以自救則舉而贈之於人其視吾華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噫以若所爲台灣固無傷耳尙有十八省之華人宛轉於刀砧之下瑟縮於販賣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踐土之分然也

夫果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久假不歸，烏知非有。人縱不言，己寧不愧於心乎。吾願華人勿復夢夢，謬引以爲同類也。夫自西人視之，則早歧而爲二矣。故俄報有云『華人苦到盡頭處者不下數兆，我當滅其朝而救其民。』凡歐美諸國無不爲是言，皆將藉仗義之美名，陰以漁獵其資產，華人不自爲之，其禍可勝言哉。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誓曰『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以洩萬民之恨。』朝鮮人亦有言曰『地球上不論何國，但讀宋明腐儒之書而自命爲禮義之邦者，即是人間地獄。』夫法人之學問冠絕地球，故能唱民主之義，未爲奇也。朝鮮乃地球上最愚闇之國，而亦爲是言，豈非君主之禍無可復加，非生人所能任受耶。夫其禍爲前朝所有之禍，則前代之人既已順受，今之人或可不較。無如外患深矣，海軍燔矣，要害扼矣，堂奧入矣，利權奪矣，財源竭矣，分割兆矣，民倒懸矣，國與教與種將偕亡矣。唯變法可以救之，而卒堅持不變，豈不以方將愚民，變法則民智；方將貧民，變法則民富；方將弱民，變法則民強；方將死民，變法則民生；方將私其智其富其強其生於一己，而以愚貧弱死歸諸民，變法則與己爭智、爭富、爭強、爭生，故堅持不變也。

究之智與富與強與生，決非獨夫之所任爲。彼豈不知之，則又以華人比牧場之草木，寧與之同爲虀粉，而貽其利於人，終不令我所咀嚼者還抗乎我。此非深刻之言也。試徵之數百年之行事與近今政治及交涉，若禁強學會，若訂俄國密約，皆毅然行之不疑。其跡已若雪中之飛鴻，泥中之鬬獸，較然不可以掩。況東事亟時，決不肯假民以自爲戰守之權，且曰『寧爲懷愍徽欽，而決不令漢人得志。』固明宣之語言，華人寧不聞而知之耶。乃猶道路以目，相顧而莫敢先發，曰畏禍也。彼其文字之冤獄，凡數十起，死數千百人；違礙干禁書目，凡數千百種，並前數代若宋明之書，亦在禁列。文網可謂至密矣。而今則莫敢誰何，故天命去則虐焰自衰，無可畏也。詩曰『上帝臨汝，無貳汝心。』武王周公之呼吸，直通帝座矣。易明言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而蘇軾猶曰孔子不稱湯武，真謬說也。至謂湯武未盡善者，自指家天下者言之，非謂其不當誅獨夫也。以時考之，華人固可以奮矣。且舉一事而必其事之有大利，非能利其事者也。故華人慎毋言華盛頓、拿破侖矣。志士仁人求爲陳涉、楊玄感，以供聖人之驅除，死無憾焉。若機無可乘，則莫若爲任俠，亦足以伸民氣，倡勇敢之。

風亦撥亂之具也西漢民情易上達而守令莫敢肆匈奴數犯邊而終驅之於漠北內和外威號稱一治彼吏士之顧忌者誰歟未必非游俠之力也與中國最近而亟當效法者莫如日本其變法自强之効亦由其俗好帶劍行游悲歌叱咤挾其殺人報仇之氣燄出則鼓更化之機也儒者輕詆游俠使此之跬人爲知困於君權之世非此益無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敗言治者不可不察也

幸而滿人之兵不强也向使海軍如英法陸軍如俄德恃以逞其殘賊豈直君主之禍愈不可思議而彼白人爲紅人爲黑人爲棕色人爲將爲準噶爾欲尚存噍類焉得乎故東西各國之壓制中國天實使之所以曲用其仁愛至於極致也中國不知感乃欲以挾忿尋仇爲務多見其不量而自窒其生矣又令如策者之意見竟驅彼於海外絕不往來前此本未嘗相通仍守中國之舊政伈伈俔俔爲大盜鄉愿吞劊愚弄緜延長夜豐蔀萬劫不聞一新理不覩一新法則二千年由三代之文化降而今日之土番野蠻者再二千年將由今日土番野蠻降而猿狖而犬豕而蛙蚌而生理殄絕惟餘荒荒大陸若未始生人生物之沙漠而已夫焉得不感天之仁愛陰使

中外和會救黃人將亡之種以脫獨夫民賊之鞅軛乎遠者吾弗具論湘軍之平定東南此宛宛猶在耳目者矣洪楊之徒苦於君官挺而走險其情良足憫焉至西國刑律非無死刑獨於謀反雖其已成亦僅輕繫數月而已非故縱之也彼其律意若曰謀反公罪也非一人數人所能爲也事不出於一人數人故名公罪公罪則必有不得已之故不可任國君以其私而重刑之也且民而謀反其政法之不善可知爲之君者猶當自反藉曰重刑之則請自君始此其爲罪直公之上下耳奈何湘軍乃戮民爲義耶雖洪楊所至頗縱殺然於既據之城邑亦未嘗盡戮之也乃一經湘軍之所克復借搜緝捕匪爲名無良莠皆膏之於鋒刃乘勢淫擄焚掠無非不至捲東南數省之精髓悉數入於湘軍或至逾三四十年無能恢復其元氣若金陵其尤凋慘者也中興諸公正孟子所謂服上刑者乃不以爲罪反以爲功湘人既挾以自驕各省遂爭慕之以爲可長恃以無敗苟非牛莊一潰中國之昏夢將終天地無少蘇夫西人之入中國前此三百年矣三百年不駭詫以爲奇獨湘軍既興天下始從而痛絕之故湘人守舊不化中外讎視交涉愈益棘手動召奇禍又法令久不變至今

爲梗亦湘軍之由也善夫東方商埠述要之言曰『英人助中國蕩平洪楊而有識之士愈謂當日不若縱其大亂或有人出而整頓政紀中國猶可渙然一新不至如今日之因循不振蓋我西國維新之跡無不從民變而起』云云是則湘軍助紂爲虐之罪英人且分任之矣奈何今之政治家猶囂然侈言兵事豈其膚革堅厚乃踰三尺之鋼甲雖日本以全力創之曾不少覺辛痛耶若夫日本之勝則以善倣效西國仁義之師恪遵公法與君爲仇非與民爲敵故無取乎殺敵軍被傷者爲紅十字會以醫之其被虜者待和議成而歸之遼東大鐵中國不之恤而彼反縻巨金況粟以賑之且也摧敗中國之軍從不窮追亦不過鳴空礮懾之而已是尤有精義焉蓋追奔逐北能斃敵之十五六爲至衆矣而其未死者必鑒於奔敗之不免於死再遇戰事將憤而苦鬭以求生是敗卒皆化爲精兵不啻代敵操練矣惟敗之而不殺使知走與擒皆求生之道由是戰者知不戰不死戰必不勇守者知不守不死守必不堅民知非與已爲敵必無因志且日希彼之惠澤當日本去遼東時民皆號泣從之其明徵也嗟乎仁義之師所以無敵於天下者夫何恃恃我之不殺而已矣易曰神

武不殺不殺卽其所以神武也佳兵不祥盍圖之哉

滿人之兵固不足以禦外侮而自屠割其民則有餘自屠割其民而方受大爵膺大賞享大名嗣然驕居自以爲大功此吾所以至恥惡湘軍不須臾忘也雖然彼爲兵者亦可謂大愚矣月得餉銀三兩餘營官又從而減蝕之所餘無幾內不足以贍其室家外僅足以殖其生命而且飢疲勞辱無所不至寒凝北征往往凍斃於道莫或收恤其無所賴於爲兵如此也然而一遇寇警則驅使就死養之如彼其薄責之如此其厚自非喪心病狂生而大愚者孰肯願爲兵矣迨聞牛莊一役不戰而潰爲之奇喜以爲吾民之智此其猛進乎至於所謂制兵養贍愈薄然本不足以備戰守又不足論且其召募皆集於臨事非素教之也敵既壓境始起而奪其農民之耒耜强易以未嘗聞之槍礮使執以禦敵不聚殲其兵而饋械於敵夫將焉往及其死綏也則委之而去視爲罪所應得旌恤之典盡屬虛文妻子哀望莫之過問卽或幸而不死且嘗立功矣而兵難稍解遽遣歸農扶傷裹創生計乏絕或散於數千里外欲歸不得淪爲乞丐而禁游勇之令又特嚴酷吾初以爲游勇者必其兵勇之逃亡

為盜賊者然不得為盜賊之証也既乃知不然即其遣散不得歸者也今制獲游民先問其曾充營勇否曾充營勇即就地正法而報上官曰殺游勇若干人上官即遽以為功所謂游勇此而已矣嗚呼吾今乃知曾充營勇為入於罪死之名上既召之乃即以應召者為入於罪死之名是上以死罪召之也設陷穽以誘民從而扼之殺之以遇禽獸或尚不忍矣奈何虐吾華民果決乃爾乎殺游勇之不足又濟之以殺會匪原會匪之興亦兵勇互相聯結互相扶助以同患難耳此上所嘗嘉予贊歎者且會也者在生人之公理不可無也今則不許其公不許其公則必出於私亦公理也遂乃橫被以匪之名株連搜殺死者歲以萬計往年梅生李洪同謀反之案梅生照西律監禁七月期滿仍逍遙海上而中國長江一帶則血流殆遍徒自虐民不平孰甚況官吏貪於高擢賤勇涎於厚賞於是誣陷良民枉殺不辜蔑所不有矣凡此皆所謂穽也彼其治天下也於差役亦斯類也既召而役使之矣復賤辱之蹴蹋之三代不得為良民著於令且又不唯兵與役之為穽也其所以待官待士待農待工待商者繁其條例降其等差多為之網罟故侵其利權使其前跋後躓牽制百狀力

倦筋疲末由自振卒老死於奔走艱窘而生人之氣索然俱盡然後彼君主者始坦然高枕曰莫予毒也已此其穽天下之故莊子所謂游於羿之彀中中者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今也不中者誰歟君王之禍所以烈矣

客帝

自古以用異國之材為客卿而今始有客帝客帝者何也曰如滿洲之主震旦是也夫整軍之將司稅之吏一切假客卿於歐美則以鷄林蘇鞨之賓旅而為客帝於中國也何損知是而逐滿之論殆可以息矣抑夫客卿者有用之者也客帝者孰為之主而與之璽紱者也明堂大徵不司其勳岱山梁父不載其德沃土于震旦而食其賦稅既無主矣而客于何有曰已矣勿復道矣咸池之均勿可以入里耳矣必若言之吾則曰震旦之共主自漢以來二千餘年而未嘗易其姓也昔者春秋以元統天而以春王為文王文王孰謂則王愆期以為仲尼是已歐洲紀年以耶蘇衛藏紀年以釋迦而教皇與達賴刺麻者皆嘗為其共主震旦之共主非仲尼之世胄則誰乎梅福之訟王章也見新室盜漢之朕而塞之也及王章不可訟而上紹殷之議其指

歸則以聖庶奪適爲梟是何忘漢之社稷而爲此闊疏之計耶夫固素王不絕黑綠之德不弛則震旦之域亘千百世而有共主若夫攝斧扆掌圖籍者新乎漢乎則猶菌鶴馬蜩之相過乎前而已矣綠福之說苟言大同必有起於側陋握石椎而懷神珠者吾民以爲可恃然後君之斯固擁戴也亦不得世及矣若猶是世及也冠冕未裂水土未堙震旦之共主其必在乎曲阜之小邑而二千年之以帝王自號者特猶周之桓文日本之覇府也苟如是則主其賞罰而不得尸其名位震旦有主則爲覇府於豐鎬秣陵汴雒北平者漢乎滿乎亦猶菌鶴馬蜩之相過乎前而已矣苟攝之者不得其指而自以鎭撫九有若天之有攝提大角斯猶大夫之臚岱其罪不赦此漢唐之所以爲天囚非命而客帝之所以愈迫民以攘逐也難者曰今之衍聖公其爵則九命其册封則必于京室今倒置其分翻其封之者而帝其受之者其左夫曰已矣勿復道矣吾固曰咸池之均勿可以入里耳矣繁露有言天子不臣二代之後而同時稱王者三是則杞宋之在周世其名則公其實則王也（書梓材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正義曰鄭以王爲二王之後）夫以勝國之餘孽不立其圖法不用其官

守然猶通三統而王之況朝野皆奉其憲法以綱紀品庶者歟名曰衍聖公其實秦皇也若夫錫命之典自漢之封紹嘉以至于今更十七姓七十有餘主而不能以意廢黜之夫非一代之主所得廢黜者則亦非一代之主所得册封也雖微册封于孔氏之位何損其册封則鶩主媚臣之自僞僭濫亦猶乾隆之世英吉利嘗一通聘而遽書之以爲入貢之藩云爾且昔者成周之末王赧已虜而東周特畿內之侯也其于七王爵位固不相若亦侍祠貢獻惟謹且聽其黜陟焉宋氏之于金元亦嘗至乎稱臣稱姪矣然而言神州之王統者終不以彼而奪此苟以是爲比則衍聖當帝而人主之當比于桓文覇府也豈顧問哉雖然此猶千載蠹事藏于石室史官儒生得守空文以持其義而世主未嘗旣其實也土著之后逆取順守尙已方其盛時持重萬鈞環天下而爲臣妾雖臨辟廱固不欲揖其黃屋以朝孔氏之嘗酎斯已泰矣及夫陵夷積弱處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大枋旣失勢儕于家人寧奉表以臣敵國而猶歸然自謂尊於玄聖之裔豈不悟哉乃夫賓旅侵突而爲君者故邈梁遠晉以華夏爲異類鑱刃所抵類禡厥宗而無所慭痛揚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陰之屠金華之

屠啗肉也。如黑鶩竊室也。如鞏麋其他。掊發窖藏。掘冢壞陵。而取其金鼎玉杯銀會珠襦之寶。以爲儲藏者。不可以簿籍記也。及統一天下。六官猶耦防營猶設。（明末馬阮築板機城爲西防、左良玉歎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今之駐防、則誰防乎。名不正、言不順、二百年泄泄然而不改、異夫、）託不加賦。以爲美名。而以胡騎之鐔鑲剝斂府庫。進有獄訟。則漢民必不可以得直。進有劇寇。漢臣暨勞。而夷其難。創痍旣復。又置其同族於善地。以亂其治。吾義士之謀。攘逐者。亦寧有過職乎。逐加於滿人。而地割於白人。以是爲神州大詬。夫故結肝下首而不欲逞。非其喪志鑒于蜀宋也。蜀相之結荊楊也。非忘報也。彼忌曹氏。則吳不得怨。故覆於南郡。燼於白帝。再挫之。忿而不敢復焉。宋與女眞宗爾之痛也。引蒙古以滅之。終自戕。敗廟算失矣。故地處其逼勢處。其邊九世之仇。而不敢復焉。何者。犂牛之鬬。玄熊呴怒。以格其閒。則二牛皆斃也。且夫今世。則有所謂聖明之客帝。椎胸齧臂。以悔二百五十年之過矣。彼疏其頑童昵其地主。以百姓之不得職爲己大恥。將登薦賢輔。變革故法。使卒越勁。使民果毅。使吏精廉彊力。以禦白人之侮。大東辛顓之冑。且將倚之以爲安穩。若是又

可逐乎。雖然。勿逐。則高義殆乎格配天之志。殆乎息矣。決勝負于一朝。兩族皆奮。而不顧其後者。曰莫塗遠之所計。雖非少康猶之伍員也。豈曰雖壞敗。寧無其人耶。其攘逐滿洲也。在今日。其不攘逐滿洲也。亦在今日。客帝誠聖明。則必取讓于陸贄。引咎降名。以方伯自處。（唐書陸贄傳、德宗議更益大號。贄曰、今乘輿播越。大憝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纍謙德。帝曰、卿言固善。然要當小有變革爲朕計之。贄奏、晉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母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昏僻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輕重。不在稱謂。視德何如耳。若以時屯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且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大知也。寧與加冗號以受實患哉。後天子降名之議。自秦以後。廢絕久矣。贄獨高引古義。用相匡正。豈非二千年中嘉言之端兆乎。至言加冗號受實患。則益爲客帝針艾矣。）締郊之祭。鷸攽之典。天智之玉。東序之寶。一切上之於孔氏。彤弓黃鉞。納陛奮鬯。一切受之於孔氏。退而改革朝官。皆知宗人府丞（朝官

皆滿漢二員。獨宗人府丞則祇一漢員。固以漢人非其僕隸。得臨制公族。衛知此微意。夫何遠哉）圈地之滿蒙駐防之八旗。無置馬甲。而除而名糧。一切受治於郡縣。自將軍以至佐領皆退為散秩。大政既定。奏一尺書以告成於孔氏。吾讀伊尹書。有九主。有素王。吾讀中候。至於覇免。（鄭注覇猶把也。把天子之事）有受空之帝（鄭注謂楚之義帝）今以素王空帝尸其名位。而覇者主其賞罰。則吾震旦所君事者。固聖胄已。其建覇府於域中。則師不陵正。而旅不逼師。臣民之觀客帝。非其后辟。其長官也。霍光也。金日磾也。李晟也。渾瑊也。其種系不同。而其役使我王室也。若一。則部曲之翼戴之也。漢乎滿乎。亦猶蘭錡馬蜩之相過乎前而已矣。君臣不屬。則報怨或可以息。雖無擾逐。亦無貢於高義。然則二族皆寧。而梅福之大義。且自今始乎。雖然。尚觀明堂合宮之法。家天下則帝孔氏。百世丕天之大律。非獨為猾夏之代己也。

著者此篇。雖懷抱種族之悲思。以從容降替今之竊據中國者。而主張帝孔。仍不脫教宗窠臼。今日民族主義日益發明。吾黃帝子孫也。自當遠溯黃帝。編者識。

論髮辮原由

自頃道路傳言。廣西民黨割辮者至一萬八千人之多。而吾人之旅南洋荷屬者。又相率而各去其辮。聞者快之。蓋數年來吾人之惡此辱國物而從而去之者。已大有日增月盛之勢矣。其有眷戀故鄉。不及毅然舍去者。亦多購取頭笠。卷辮髮而藏之。外着西服。其如面黃肌瘦不脫『差拿文』本相何哉。夫人與人相處。最易生感情者。莫如性情語言衣服裝束。而性情如何。非久處不知。語言如何。非問答不知。若衣服裝束。則一望而見其與己同者安之。與己異者駭之。與己同者喜之。與己異者惡之。人情之大較也。鄉人之惡僧道也。豈有他哉。惡其僧〃之衣服裝束異於常人耳。衣服裝束之異。既以此見惡於衆。斯并其為人而惡之矣。漢人之視漢人且然。況於外人之視漢人乎。外人之入中國內地也。漢人空巷而觀之。一市而鬨之。愚夫愚婦。乃至有投以瓦礫者。夫外人者亦兩眼兩耳兩手兩脚一鼻一口。與吾漢人無少殊別。未嘗如觀音化身七手八脚之奇。山海經雙頭雙身穿胸一足之異。而何以取憎於吾漢人也如是。毋亦衣服裝束之殊。有以動其感情歟。外人之至吾國且然。況漢

人之旅外國乎，其見惡也宜矣。故凡吾人所至之地，有半邊和尚之稱，有拖尾奴才之號，或侮之或辱之，甚或以鎗轟斃之。含寃茹苦，無可告訴。嗟我漢人，託身異國，為馬為牛，為奴為婢，為人開闢土地，滋生財產，固未嘗稍有侵犯外人之權利也。即並一己之勤勞，亦曾不得享為人之權利。夫亦已矣，而外人乃從而憎之，何哉。其故固由國家政治之不振，兵力之不強，而衣服裝束之殊，抑亦有以召之，不可謂非無因也。夫漢人之形狀，所以特異於外人者，莫如髮辮一事耳。天下之賤種，至紅毛土番烟翦巫來黑人而已極。衰亡之國，至印度高麗而已極。而外人之憎之惡之，乃遠不若漢人之甚者，其故何哉。蓋彼雖賤種，能自改裝，故不覺其甚異。高麗雖不改裝，而用前明之製，藏髮於頂，以冠覆之，亦與西人短髮畧同。而漢人則頭薙其半，背曳以辮，如繩索，如鎖鏈，如獸尾，自顧亦覺形穢矣，何況外人。其於身體種種之不便，於家計種種之不便，於國家種種之不便，遊外洋者莫不備嘗其害，深惡而痛絕之。其猶有未能盡決者，乃不曰朝廷固如此，則曰祖宗所留遺。一若此髮辮為吾族所固有，去之不獨有違國法，抑且羞見祖宗者。人之愚一至此哉。今請與言此髮辮之所由

來。嗚呼，吾言及此，吾撫此髮辮，不禁淚涔涔下。哀吾同胞祖先之慘狀，而吾輩子孫今日之苦，尚未有窮期也。

諸君，諸君，吾輩祖先之衣服裝束，不可得而見之矣。即或見之，一二家傳之遺像，亦近代之祖宗則然耳，明以前罕有存焉。然諸君雖或不及讀書，不能考古，要未有不曾觀劇者。劇中所演，大抵多先朝之事，實用先朝之衣冠。夫先朝之衣冠，即吾輩祖先之衣服裝束也。其與今同否耶。自秦漢迄明，千餘有年，衣服所尚，雖間有微異，而大體則同。蓋中國為文明發生之國，文物衣冠，艷稱世界，古所謂垂裳之治。如春秋時會盟征伐，夷狄戎蠻凡來會者，皆喜而書之，以為與於衣裳之會。吳夫差蒞會，呼曰冠來，春秋嘉之，以吳為斷髮文身之蠻俗，能重冠裳，即為去夷狄而入中國之明証。及夫五胡之亂，金元之入，雖殘暴狀賊，野性難馴，而一踐漢土，莫不自慚形穢，去氈酪之舊俗，效漢官之威儀，讀累朝輿服志，固猶歷歷可考也。古詩曰『結髮為夫妻』，今諺猶曰『結髮夫婦』。結髮者，前明之制，夫婦同之，若今則婦結髮而夫不結髮矣。又曰『臣結髮從戎』，『臣束髮受書』。結髮束髮，皆以髮加於頂，未有鬼

之於背者蓋吾明以前不論何種不論何土一入中國則皆一用中國之衣服裝束雖以齊桓之短衣而霸趙靈之胡服騎射衣制偶異而結髮之風要歷四千年不易也何居天不宥吾遽以此如繩索如鎖鏈如獸尾者驟加吾項乎滿淸種族起自韃靼之部落侵擾北邊明代賊臣吳三桂以寵妾故激於私憤不顧利害大開山海關引之入寇而滿淸遂得席卷中原所躪名城皆令薙髮不薙者屠之當時有洗城之令得城或大殺十日而後止或小殺數日而後止餘者則皆薙髮以爲其民吾輩同胞之祖先皆其殺戮之餘也薙髮之令既嚴其餘而降者或萬人或數千人限以一日而畢髮匠荷擔於市標其幟曰『奉旨剃頭』逢人則强薙之而吾輩同胞之祖先生平未經此創一旦去此則腦膜無所遮護或爲薄寒之所中或爲疾風之所侵頃刻而死者蓋不可以數計其他刀痕隱隱膚破血流者更不知幾何矣嗚乎吾輩同胞之幸存於今日皆吾祖先淚痕血點之所留餘也乃吾漢人受如此關於國種最大且鉅之奇慘毒虐歷史不得而載之父老不得而傳之遂令愚夫愚婦以爲髮辮之事爲中國從古所已然不敢變易變則謂之背祖忘先嗚呼抑孰知其祖先之死於髮辮如是其可悲也哉孰知吾言至此哀吾祖先與同胞祖先當時薙髮之慘而撫身摩項今日猶未能出奴隸之籍脫牛馬之羈以雪祖先之遺恨而爲之長號痛哭也哉

昔明太祖之討元也布檄文於國中曰『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亂爲衆所推率兵渡江據金陵形勢之地自痛中原民庶久陷北虜之中方欲舉兵北伐起斯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讀此可見中國之陷於異族則衣服必稍變易矣然元之竊據不過數十年之久卽爲我漢人所撲滅未有若滿淸之盤踞二百五十餘年而以半邊和尙貽羞我漢人如今日之甚者也諸君諸君髮辮之害如此雖欲不變通之其可已乎戊戌推翻新政一蹶不振論者多咎變法之初不先變髮髮短不可以驟長不可以驟長則面目形狀既變衣服裝束不得不隨之而變衣服裝束變而行爲政治皆不得不變矣惜乎未能先事於斯遂令一往無餘也蓋欲除滿淸之藩籬必先去滿洲之形狀舉此累贅惡濁煩惱之物一朝而除去之而後彼之政治乃可得而盡革也雖然髮辮既去其去滿洲之衣服裝束必矣則將效僧道之衣服裝束乎

抑仍取劇中所演之古衣服古裝束而效法之乎率四萬萬人而僧道之不祥而所謂古衣服古裝束者則又寬綽腐敗而不適於用合古今中外而變通之其唯改易西裝以漸進於大同矣既有西裝之形式斯不能不有所感觸進而講求西裝之精神西裝之精神在於發奮踔厲雄武剛健有獨立之氣象無奴隸之性根且既講求其精神斯不能不取法西人所謂政學法律工藝商農之美法一一而舉行之矣不寧唯是衣服裝束與西人同則酬酢易相和洽無形格勢禁之疑衣服裝束與西人同則往來査察事務於政學工商取資不少無猜忌凌辱之患萬國咸尙西裝一國獨爲異服則於公理上有礙不獨見惡於觀瞻已也西裝嚴肅而發皇滿裝鬆緩而衰懦則於人種上有關不獨取便於身體已也西裝之利如此滿裝之害若彼雖無取辱之弊猶將變之況見逐取禁國內取滅海外被擊有種種傷心慘目之事哉雖然髮辮之所由來由於滿洲之入中原意者髮辮之消除亦與滿洲而俱盡乎語曰『出乎爾者反乎爾』髮辮之行運如此其久而中國退化之局乃如此其極意者以髮辮之低垂而人之聰明智識亦由之而低下乎吾滋感焉以吾觀之中外之大古今之久先代之結髮滿淸之辮髮西人之短髮髮凡三變而世界之風潮日新月異而歲不同進化文明之程度亦不知相去幾千矣欲脫滿淸之羈軛而比肩世界之文明以復我漢人之國土者其知所擇矣至於髮之爲用或長或短或少留或全薙劉陽譚氏仁學言之詳矣而西人論者尤多有好頭顱者攬鏡當自知之不具論

中國古世衣冠誠如著者所云寬綽腐敗不適於用矣然如近日所演之水滸傳七俠五義等劇頭頂高髻內束緊身外披圓領雙結寬綽長袍既美觀瞻又復靈便不失尙武精神視西人之遍身結束舉止生硬者反覺文明使他日全地球胥同乎此人不亦懿乎編者誌

正仇滿論

梁啓超既主立憲政體又爲積弱溯源論曰眞有愛國心而具特識者未有仇視滿人者也嗚呼梁子迫於忠愛之念不及擇音而忘理勢之所趨其說之偏宕也亦甚矣夫今之人人切齒於滿洲而思順天以革命者非仇視之謂也屠劊之慘焚掠之酷鉗束之工聚歛之巧往事已矣其可仇視者亦姑一切置之而就觀今日之滿人

則固制漢不足亡漢有餘載其告窳無一事不足以喪吾大陸今夫官吏之溺職者則取而廢黜之非有所仇視於官吏也人民之殺人行劫者則執而斷斬之非有所仇視於人民也今滿人之闒茸者進不知政退不知農商睢盱榛狉狀若鹿豕惟賴宗祿甲米為養而一二桀黠者則一切取吾漢人之善政而顛倒更張之一切取吾漢人之賢駿而芟薙鉏刈之然則所謂溺職者與所謂殺人行劫者其今之滿人非耶雖無入關以來屠劍焚掠鉗束聚斂之事而革命固不得不行奈何徒以仇視之見狹小漢人乎觀梁子所論以路易十四比乾隆以擁護一姓私產而不為國民全體罪曾左諸公其知滿洲全部之當去也明矣所極不忘者獨聖明之主耳夫其所謂聖明之主者果能定國是厚民生修內政禦外海如梁子私意所料者耶彼自乙未以後長慮却顧坐席不煖者獨那拉氏之廢置我耳殷憂內結智計外發知非變法無以交通外人得其歡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歡心無以挾持重勢而排沮那拉氏之權力故戊戌百日之新政足以書于盤盂勒于鐘鼎其迹則公而其心則祇以保吾權位也曩令制度未定那拉夭殂南面聽治知天下之莫予毒則所謂新政者亦

任其遷延墮壞而已何也滿漢二族固莫能兩大也今以滿洲五百萬人臨制漢族四萬萬人而有餘者獨以腐敗之成法愚弄之錮塞之耳使漢人一日開通則滿人固不能晏處于域內如奧之撫匈牙利土之馭東羅馬也人情誰不愛其種類而懷其利祿夫所謂聖明之主者亦非遠于人情者也果能敝屣其黃屋而棄捐所有以利吾漢人耶藉曰其出於至公非有滿漢畛域之見然而新法猶不能行也何者滿人雖頑鈍無計而其怵惕于漢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頑鈍愈甚團體愈結五百萬人同德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寮是故漢人無民權而滿洲有民權且有貴族之權者也雖無那拉氏而掣肘者什伯於那拉氏雖無榮祿而掣肘者什伯於榮祿今夫建立一政登用一人而肺腑暱近之地羣相譙嘵朋疑衆難雜沓而至自非雄桀獨斷如俄之大彼得者固勿能勝是也共讙四子於堯皆葭莩姻婭也靖言庸回而堯亦不得不任用之今其所謂聖明之主者其聰明文思果有以愈於堯耶其雄桀獨斷果有以儕於俄之大彼得者耶由是言之彼其為私則不欲變法矣彼其為公則亦不能變法矣進退無所處而猶隱愛於此一人何也梁子又曰今

之民賊其在漢人者往往而有非獨滿人然也夫漢人之有民賊從也彼思今之漢人判渙無羣人自爲私獨甚於漢唐宋明之季者誰致之而誰迫之耶吾以爲今人雖不盡以逐滿爲職志或有其志而不敢訟言於人然其輕視韃靼以爲異種賤族者此其種性根於二百年之遺傳是固至今未去者也往者陳名夏錢謙益輩以北面降虜貴至閣部而未嘗建白一言有所補助如魏徵之於太宗范質之於宋祖者彼固曰異種賤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爲立於其朝者特曰冠貂蟬襲青紫而已其存聽之其亡聽之若曰爲之馳驅效用而有所補助於其一姓之永存者非吾之志也理學諸儒如熊賜履魏象樞陸隴其朱軾輩特有獻替而所因革未有關於至計者雖曾胡左李之所爲亦曰建殊勛博高爵耳功成而後於其政治之盛衰宗社之安危未嘗有所籌畫焉是幷梁子所謂擁護一姓者而一非其志也其他朝士入則彈劾權貴出則搏擊豪彊爲難能可貴矣次卽束身自好優游卒歲以自處於朝隱而下之貪墨無藝怯懦忘恥者所在皆是三者雖殊科要其大者不知會計之盈絀小者不知斷獄之多寡苟得禀祿以全吾室家妻子是其普通之術矣無他本

陳名夏錢謙益之心以爲心固二百年而不變也明之末世五遭革命一命之士文學之儒無不建義旗以抗仇敵者下至販夫乞子兒童走卒亢志不屈而仰藥刺刃以死者不可勝條也今者北京之破民則願爲外國之順民官則願爲外國之總辦食其俸祿資其保護藎顏天一城之中無不牽牛把茅甘爲貳臣者若其不事異姓躬自引決縉紳之士殆無一人焉無他亦曰異種賤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爲立於其朝者特曰冠貂蟬襲青紫而已其爲滿洲之主則聽之其爲歐美之主則聽之本陳名夏錢謙益之心以爲心者亦二百年而不變也然則滿洲弗逐而欲士之爭自濯磨民之敵愾効死以期至乎獨立不羈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浸微浸衰亦終爲歐美之奴隸而已矣非種不去良種不滋敗羣不除善羣不殖自非躬執大彗以掃除其故家汙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豈可得乎梁子又曰歐洲列國常有君統之嗣而迎立異國之公族以爲君者故知中國積弱之源非必由於滿人之君天下也夫歐洲各國大抵出於日耳曼種條頓塞而脫等百種千名所在殊狀而其文明程度大略相等且其迎立新君往往出於婚媾之國是非滿漢之可與並論者也之

嗣而迎立新君則其國家已定矣若夫兩種雜居獷者處上束鉗縛制使其一種欲爲牛馬臧獲而不可得我欲以大度容人而如人之不以大度容我何則希臘意大利之自立有成事矣梁子頌言歐洲迎君之美而諱稱希臘意大利自立之事豈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耶抑何其偏宕而遠於事情也嗚呼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於革命而思以建立憲法易之者爲其聖明之主耳夫所謂革命者固非溷淆清濁而一概誅夷之也自渝關以外東三省者爲滿洲之分地自渝關而內十九行省者爲漢人之分地滿洲嘗盜吾漢土以爲已有而吾漢人於滿洲之土未嘗有所侵攘焉今日逐滿亦猶田園居宅爲他人所割據而據舊時之契約界碑以收復吾所故有而已而彼東三省者猶得爲滿洲自治之地故曰逐滿而不曰殲殺滿人其地未割於俄羅斯歟則彼猶得保其主權而將率醜類以爲蠻夷之大長尙不失其地位也其地果割於俄羅斯歟東胡大地曠蕩鮮人水草猶多牧馬猶殖使五百萬人者反其故土林林而立總總而居亦猶是滿洲之舊俗也夫苟奮然切齒於前日屠劊焚掠鉗束聚歛之怨則將犂其庭掃其閭鞭其墓瀦其宮積骴成阜蹀血爲渠

如去歲西人之仇殺義和團者比於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尙爲末減而未有增也此則合於九世復仇之義夫誰得而非之今一切不計而徒曰逐滿而已宅爾宅畋爾田各營生計特不得以腥羶於吾漢土是其待之也亦可謂至公至仁矣其尙得曰仇視歟乃夫此一人者誠使不失其聖明而能與俄羅斯相安則奴爾哈齊之帝號固未替也若其漸染華風樂慕上國如匈奴賢王之歸化者則封以三恪處以大第入朝不趨贊拜不名所以酬其百日變政之功者固自有道寧有斬以輕呂懸以大白者乎嗚呼爲說至此而革命與梁子所謂保皇會者抑可以無間矣昔之保國者曰保中國不保大淸今之革命而不廢保皇者曰保生命不保權位雖梁子躬自革命而於其忠愛之念猶若可以無憾夫何姁姁慈愛以悲痛於此乎若夫梁子所謂立憲者吾又不知其何以能立也凡一國專制之主而欲立之權限勿使自恣者必有國會議院以遏其雷霆萬鈞之勢者也而是二者皆起於民權非一人之所能立方今霾曀屯否之世顧所謂民權者安在乎其必睿聖仁彊之丈人文能附衆武能却敵者糾合志志大糅小摶以與凶頑爭命而後可以就事事之旣就人心所歸必

在英桀則此睿聖仁彊者雖欲不居帝位而抑無所遁苟日使被反其初服而惟以舊日假號之帝王爲吾共主是則選立共主之法不於賢否而惟於成俗沿襲之虛名也今夫中國非可以日本爲比例者也彼以二千五百年之舊主神器相傳無有移易則臣民之於舊主亦既有其感情故維新之始雖以志士號呼搏擊得奠大功而卒以尊王爲成績是豈處置異種者所得援以爲例者哉必使民權既成而猶立憲以保此一人之位何異漢高破秦而使之尊事懷王明祖滅元而使之擁戴林兒微特於義無取亦事之必不可得者也吾故曰梁子迫於忠愛而忘理勢之所趣也

案梁子又言日本異國我猶以同種同文引而親之何有於滿洲夫自族民言之則滿日皆爲黃種而日爲同族滿非同族載在歷史粲然可知自國民言之則日本隔海相對自然一土而滿洲之在鷄林靺鞨亦本不與支那共治且其文字風俗之同異則日本先有漢字而後制作和文今雖雜用漢字猶居大半至滿洲則自有清書形體絕異若夫氈裘湩酪之俗與日本之葛布魚鹽其去中國孰遠孰近然則日親滿疏斷可知矣雖然以獨立自主言則雖以日本宰制吾土而猶不欲降心相從何有於滿洲卽此義既多知者故今不辯辯以理勢如此

釋仇滿

吾國人一　皆漢族而已烏有所謂滿洲人者哉凡種族之別一曰血液二曰風習彼所謂滿洲人者雖往昔有不與漢族通婚姻之制然吾所聞見彼族以漢人爲妻妾而生子者甚多彼族婦人皆通漢人及業妓而事漢人者亢多江浙駐防殲於洪楊之手其招補者多習與彼族遊處之漢人此皆血液混雜之證據也彼其語言文字起居行習早失其從前樸驚之氣而爲北方稗士莠民之所同化此其風習消滅之證據也由是而言則又烏有所謂滿洲人者哉然而滿洲人之名詞則嚇然揭著於吾國則亦政略上占有特權之一記號焉耳其特權有三世襲君主而又以少數人專行政官之半額一也駐防各省二也不治實業而坐食多數人之所生產三也其二其三在今日既爲貧弱困苦男盜女娼媒介而亦適足爲詒痴之符招怨之的然自一方面觀之要不得不謂之政略上之特權世界因果之應不爽毫髮諺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是也其因之動力在政畧上者其果之反動亦必在政畧上故近日

紛紛仇滿之論皆政略之爭而非種族之爭也

夫吾非謂最多數之漢族果無種族之見存也所謂生降死不降老降少不降男降女不降者吾自幼均習聞之而道咸之間刻文集者尙時存仇滿洲之微文粵西三點會以洪字爲記號示滿清無主之義持之已二百數十年一洩於洪楊之事而至今未已此皆種族之見之未泯者也然洪楊之事應和之者率出於子女玉帛之嗜好其所殘害無所謂滿漢之界而出死力以抵抗之破壞之者乃實在大多數之漢族是亦足以證其種族之見之薄弱也且往者暗於生物進化之理謂中國人種概由天神感生而所謂蠻貉羌狄者乃犬羊猨鹿之遺種不可同羣故種族之見熾焉自歐化輸入羣知人爲動物進化之一境而初無貴種賤種之別不過進化程度有差池耳昔日爭種之見宜若爲之消釋而仇滿之論反熾於前者則以近日政治思想之發達而爲政略上反動之助力也蓋世界進化已及多數壓制少數之時期風潮所趨決不使少數特權獨留有亞東之社會此其於政略上所以有仇滿之論也

雖然人之神經甚爲複雜彼染於歐化者非能盡滌其遺傳性也是以其動機雖在

政略上而聯想所及不免自混於昔日種族之見且適聞西方民族主義之說而觸其格致古微孔教大同之故習則以仇滿之說附麗之故雖明揭其並非昔日種族之見而亦不承認也然吾爲細剖解之而見其重心乃全在政略上何則果其注重於種族上者則其術不外兩端一曰暴動二曰陰謀暴動者如義和團之惡洋人也不問其爲教士爲商人見洋人則殺之使以此術而讐滿也則今日之所謂滿人者自京師及東三省外已殄艾無遺矣陰謀者如周之於殷越之於吳聞敵之治焉而憂聞其亂焉而喜遺諜者以間之貽玩好以惑之循是而論則彼李蓮英之惑溺王文韶張之洞輩之貽悞而各省官吏勒索賠欵公行賄賂以爲彼政府歛怨於平民者皆足以動搖滿洲人之基本而爲多數漢族之功臣如張百熙之流實心舉行新政者宜斥爲助桀之民賊而誅之至於滿洲人之中如所謂光緒肅王醇王號聖明者當行間而殺之而如剛毅榮祿則惟恐天去其疾而圖所以保護之而漢族之稍有權力者宜遺辨士說以帝王之業此皆陰謀者之所有事也要之無滿不仇無漢不親事之有利於滿人者雖善亦惡而事之有害於滿人者雖凶亦吉此則純乎種

族之見者也而今之唱讎滿者其所指揮所褒貶一與吾前者云云相反是非眞讎滿者也

雖然今之眞讎滿者則有之矣分爲二黨甲黨出於少數號爲滿人之中襲『漢人强滿人亡』之論而密圖所以壓制漢族者也乙黨出於多數漢族之中欲請行立憲政體奉今之朝廷爲萬世一系之天皇而卽滿洲人以爲貴族議院者也乙黨資章甫以適越其售否固未可必甲黨之擧動多類兒戲其甚者如禁漢族學陸軍於日本如曰殺一人是一人是皆喚醒多數漢人使之重入種族之舊夢者也而兩黨相合之一點在保守少數人固有之特權此其讎滿之策之中心點也世運所趨非以多數幸福爲目的者無成立之理凡少數特權未有不摧敗者且今日少數滿人中固有一二開化者然以與多數漢族中之開化者相比例孰强孰弱較然易睹果率兩黨之策是樹此少數者以爲衆射之鵠不使蹈法國貴族之覆轍不止也

夫民權之趨勢若決江河沛然莫禦而吾國之官有政界者猥欲以螳臂當之以招他日慘殺之禍此固至可憫歎者也而甲乙兩黨又欲專其禍以貽少數之滿洲人是豈非讎滿之尤者乎吾所謂讎滿固不在彼而在此

說漢種

東方一大陸其面積一百三十餘萬英方里人口三百兆八千萬有奇粵厥祖先實爲文明之族而有四千餘歲歷史者也迨及中葉北方胡族逐漸侵入以水草獷猂之性肆鯨鯢踐踏之威自晉以降無代無之黃河以北爲異族投鞭蹴蹄之區者千餘年於玆矣駑馬伏櫪千里之志已虛懸肉在俎寸臠之苦方劇嗟我漢人上鑒往蹟下循近情苟有血氣能無悲乎雖然此後爲漢種之患者於匈奴蒙古一西人謂東亞人爲蒙古人種甚非一猂族之外復出一亞利安人種劉淵石勒不如其狡成吉思汗不如其猛奴爾哈齊不如其智乘席捲環球之威挾驅山倒流之勢以直壓我東方東方之漢種其將奮起以抗之乎抑將坐以待斃乎鯨浪排空檣舵皆折傾覆之危在於瞬息睡獅睡獅曷其醒焉

漢人自稱其踐之漢土曰中國實則地偏極東不可謂中神器外移不可謂國猶太民族漂泊地球所至皆其國家印度非洲主權在人隨時易其母國以面積一百三

十餘萬英方里之漢土人口三百兆八千萬有奇之漢人不能自建一中央政府以與各種族相頡頏甘跼蹐於獷猂民族之軛下其與猶太印度非洲諸人種復何以異耶人民不能自主而受人之抑壓羈絆者謂之奴土地不能自治而任人之治之且變更不一者謂之大陸非所謂國也非所謂有國之人民也國者終古不可滅之者也然則四千年來之歷史雖謂爲漢種未有國以前之歷史可也

俄羅斯者斯拉夫人種之代表國也斯拉夫人種不能合成一大團體或散處普魯士或散處奧大利或散處土耳其屢受他種人之制禦侵壓自千八百二十年以來斯拉夫人種統一主義逐漸浸入八千萬斯拉夫同胞之腦內不十年間此主義遂致發揚光大聞其說者（斯拉夫人種統一主義爲仲郭拉所創）莫不思發奮自勵以圖將來之統一共建一國以與歐洲大陸相頡頏同胞感情之易相關切固如是矣今漢種爲數之衆冠絕宇內所有各族且所占有之地亦既優於其他各種矣惜乎渙散易潰絕無團結不拔之精神以致常爲異族所屈嗚呼安得一仲郭拉其人倡全漢人種統一主義以陶鑄我同胞獨立不羈之精神乎

雖然漢種之特色固亦有不可磨滅者矣以蒙古人種之慓猂匈奴人種之跋扈一踰長城則各舉其嚋昔風化習慣以及精神上之嗜好一一滌去無遺而甘爲漢種之所化是以刀箭制漢人而反爲漢人之無形之風化所制徒貢括囊四百餘州臣奴億兆之名實則漢種文明之降虜而已試問元與清之領有漢土變辮服制而外更有何物以變更漢種之面目者乎無有也俄國一大哲學家曾就義和團事件而論之曰「吾歐洲人所至之地莫不披靡而今所存者不過極東諸國而已極東諸國巍然獨立之日本已爲吾歐文明所征服其猶巋然不相下者獨漢種焉吾人其乘此亂機而傾此鉅人乎」蓋歐人覩漢種過去之歷史深爲駭恐且黃種爲禍之慮尚橫亘其胸中故視之過高而不以其他劣種埒觀之乃有斯言耳漢種其果能爲亞利安人種所征服乎抑能與之並駕齊驅或凌而上之乎此固吾所難以一言決之者惟漢種已過之歷史不過僅亞洲中之漢種其四環皆水草遊牧之族文明程度皆遠出其下其制勝也固宜今既進世界中之漢種之歷史範圍中四面强敵武力與文明力皆與蒙古匈奴種絕異懸殊漢種歷史之光彩其能永保其不日趨

澌滅乎未敢信也

歐洲生物學者已克曼論人種之將來曰『人種上之生存競爭惟富有生殖力之人種能制勝之富有生殖力者莫漢種若歐人殆非其敵也』又英國魏斯埒將軍當洪氏起義之際特奉英廷之命東來巡視中國情形歸而有言曰『中國將昂首奮起之國民也他日有英偉之軍人及政治家崛起其間建一轟轟烈烈之大帝國揮其武力以先奔俄羅斯則俄人非其敵中國既驅走俄人之後復蹂躪印度而逐吾人於印度洋之外當此性命決於呼吸間之時英國其將不得不與亞美利加及歐洲大陸同盟以抗之矣』歐人之爲斯言也蓋亦有因一可以危詞聳國民之聽聞而藉以勵其敵愾之心一因成吉思汗西侵之歷史深藏於歐人之腦內黃禍一語雖三尺童子亦能道之竊弓思蛇固其恒性茫茫漢種愼勿以自誇也

漢種之移殖海外者不下六百萬西伯利亞之颶風飛沙不足以拒之南阿南美之炎瘴不足以驅之白黑櫻紅各種之殘酷暴虐不足以阻之美國獨立之始澳洲聯邦之年非律賓歸美之日百政未布首卽高揭嚴禁華人登岸之例而今在澳之華

人身稅則增至百磅矣一舉一動皆不獲自如矣卽同洲同文同患共憂之日本當前載布內地雜居之條之日亦惟不許華人與享其權利外人之遇漢人若是其酷忌漢人若是其深漢人之足跡宜其絕於天壤矣然而剝之愈甚而其所以求復之道愈備法蘭西人有曰『支那人乃天然不可壓服之人種也』吾於是而知漢種之無形戰鬬力之鉅焉

抑西人所至之地其地主權必爲其所握如西人之駐華者除割據地之住民與兵而外不出五萬餘人然而中國全國商務重權涓滴皆入其囊中矣而中國人則不然也布哇全國人民十萬中國人與日本人幾居其半土人居十分之三四然其島中一切稍重大之權利莫不墮於少數白人之手觀白人之經營地球殆如善奕者之奕棋經其所布置之處則必爲所占據他人之布置雖密終不過成爲贅疣束手待斃而已讀白人侵畧世界史可爲寒心也矣

西人優捷東方劣敗之故其抑何因而致耶悄然以思默然以索遠鑒歷史近窺近情確有所得曰非東西智力富力武力之懸殊乃國與無國者爭國民與亡國之民

爭猶以卵觸石以鬼火當皓月其敗也不亦宜耶猶太之富冠絕地球然橫被擯斥宇宙雖廣而無其容身之地印度人體魄之強超越宇內然英人每有戰釁則置之前驅學兵學政之權亦不與焉每歲饑饉死亡之數或數萬或逾數十萬奇酷奇慘莫或恤之無國之慘固如是矣吾人不揣其本而惟懟白人之跋扈不仁白人誠跋扈矣抑思吾人所處之地位與印度猶太人相去幾何耶

今日之漢土其爲漢種之漢土乎抑爲非漢種之土地乎今日之清國其漢種之清國乎抑爲非漢種之清國乎惟漢土爲非漢種所有故漢土之喪失割裂曰與我非漢種之休戚無關也惟漢種爲非漢種所奴曰小奴之孱弱凌夷與我非漢種之榮辱無關也其邇來非漢種之悍而愚者彼新倡一說曰『漢人强滿人亡漢人瘠滿人肥』於是滿人對漢人之手段愈毒而辣矣曰練兵以防賊滿之賊曰籌餉以剝漢人之膏血曰禁言論以窒漢人之耳目曰通强寇以爲滿人之保障任滿員以布滿人之爪牙暴厲恣苴無所不至嗚呼同舟之客共網之魚魚腹熱釜之災奚竟免之抑何相逼之甚耶

雖然非漢種之遇漢種若是其酷猶可言也漢人中之謬種惟利祿之是知罔顧大義不僅心滿人之心事滿人之事更從而揚其波焉變本加厲其酷更劇噫此誠堪痛心者矣夫燈之滅也由油竭國之亡也由人心死奴顏妾面於異族之下而曰忠戕賊同胞以媚異類而曰豪傑不顧前古義烈之呵責不畏千載下之唾罵昧彼心靈而唯財貨祿位是求其與犬彘牛馬之相去復何遠焉當甲午戰役之際日人曾有曰『吾國欲席捲支那全國當以支那人攻支那人循英人滅印度滿清滅明朝之故策可也支那人口稱四萬萬其實渙散異常以野蠻無知人口不及千萬之滿洲種尚足以制服之況吾四千餘萬之大和民族（即日本）乎』誦讀之下不禁心爲之寒舌爲之咋而胸欲裂也茫茫神州梟獍橫行見披髮於伊川不埃百年而再戎矣悲夫

漢奸辨

中國漢初始防邊患北鄙諸胡日漸交逼或與之和親或與之搆兵由是漢人之名漢奸之號稱焉漢人爲漢奸者有之外人稱漢人爲漢奸者亦有之積自二千年來

傳至今日漢奸名號未有定評故往往有視愛同類爲漢奸者涇渭不分殊堪痛歎。所謂眞漢奸者助異種害同種之謂也，教單于進兵之管敢、勸石勒滅晉之張託、以父事契丹之石敬塘、率犬羊殘同類之趙延壽、爲元滅宋之張宏範、扶淸滅明之吳三桂、耿繼茂、尚可喜、助滿洲殲滅太平王之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今日之死漢奸也。如諂媚那拉氏、杜殺中國義士之張之洞、爲滿淸阻止遊學生進步之蔡鈞、助滿淸官吏搜括中國貨財孝敬滿洲、承抽各行之巨商劣紳等，今之生漢奸也。至滿洲人之所謂漢奸者乃漢族中之偉人碩士，卽爲愛同類之故甘心戎首，雖犧牲其身而不顧，如漢武帝時誓殺匈奴之霍去病、衛靑翟、宋朝之岳飛、近代之太平王洪秀全、烈士唐才常、林述唐等，乃如之人誠漢奸中之卓卓者矣。惜乎不及今日滿人之所謂滿忠者既庶且多既廷且碩耳。然烈士唐林等其腦想則敬天愛人自由平等，其倡議則革命獨立，種種布置無一非爲傾覆暴虐政府起見，一可當百，而後起者猶復無量。嗚呼，豈非上帝終不欲中國三千餘萬方里錦繡山河爲犬羊盜據，然後于二十世紀初葉生出正色漢奸如恒河沙數，使異族之民賊料不及料防不勝防。如項羽之聞楚歌四面哉，吾敢決之曰：三年之內，胡虜朝廷必亡於漢奸之手。敬告漢人，愼毋爲害己之漢奸，當爲愛己之漢奸。更願今日之爲漢奸者，各盡其才智力量，勇往向前，勦滅醜類，恢復三千餘萬方里之山河，更新四百兆人之魂胆，立新中國於環球之上，漢奸之名不將流芳於萬世乎，不將傳揚於地球乎。今日漢奸尙其勉之，不必以異族人之目我爲漢奸，遂畏漢奸之名而爲之諱也。

王船山史說申義

亡國多才，自古已然。王船山者，亡國之一國民也，故其言皆亡國之音，所說多亡國之慘，今繹其義可得而言。

船山在當日伏處南疆，艱貞絕學，與李二曲、孫夏峰、黃梨洲、顧亭林共稱講師大儒，而船山之書獨晚出，直至洪楊盪定之後，曾國藩始輯遺書刻之，其說大唱於湖湘而遍於天下。夫張李時代，爲他人驅除難而致其國，天下迄定，而船山方殫精而著書；至洪楊時代，天下一轉振，而所以驅除之者仍不異曏昔，天下亦迄定，而船山之書一於是時大發明，是何故歟。嘻，吾知此後其被吾船山之影響者必

無量而必生出許多之波動則敢斷言者也惟其書之簽要處多用口口字代之是殆削於曾氏之手此亦何怪其然然無別本之可校爰就確不可移之義爲之補亡其標識則在左肩右脚之間也

自拓拔氏之興假中國之禮樂文章而冒其族姓隋唐以降胥爲中國之民且進而爲士大夫以自旌其閥閱矣高門大姓十五而非五帝三皇之支庶婚宦相雜無與辨之矣漢魏徙戎於塞內空朔漠以延新起之夷相踵相仍如蟹之登陸陵藉藉以繼進天地之紀亂而不可復理乾坤其將『圮』乎謀之不臧莫知其『禍』之所極將孰尤而可哉

按種性之辨不外風習血液二者若風習既同血液復混是無從而辨之故拓拔氏當時冒中國之文化復以亡國之虜經數傳而竊中國之種智以同於我此自我之同化力之所致高門大姓亦有所以得之所以與之者也胡元之禍較之拓拔則妄分蒙古色目爲一級漢人爲一級南人爲一級此視爲士大夫僅自旌其閥閱者其相去果幾何夫冒我族姓則彼自知其不肖而欲以吾種易之也乃當

元之時至有竄易其名爲不骨都拔古台等字者（見趙甌北念二史劄記中）此又誰爲不肖也嗚呼種亦賤矣若夫取其職官之志而讀之某官某得幾員某官某得幾員則對於高門大姓十五而非五帝三王之支庶之一言尤可痛心宦相雜而婚懸爲禁且以爲貴冑也而忽弛之誰應之者風習本我之國粹而血液亦實無可言何謂新起之夷吾寧易之曰將亡之虜

天下所極重而不可竊者二治統之亂『權奸』竊之『盜賊』竊之『夷狄』竊之不可以永世而全身道統之竊沐猴而冠教猱而升尸名以徼利爲『夷狄盜賊』之羽翼以文致之爲聖賢而恣其妖妄嗚呼至於竊聖人之教以寵『夷狄』而禍亂極矣石勒起明堂辟雝靈臺拓拔宏修禮樂立明堂皆是也敗類之儒鬻道統以教之竊而君臣皆自絕於天故勸之子姓駢戮於冉閔元氏之苗裔至高齊而無噍類天之不可欺也如是其赫赫哉

按夷狄盜賊之敢於竊天下者以恃有敗類之儒爲之送徽號而頌功德也夫人未有能自欺其心者夷狄盜賊豈不自知爲夷狄盜賊不過吾雖夷狄盜賊之肺

腸而已。作聖明天子之面目。工部具一奏曰修聖廟。禮部具一奏曰開鴻科。而天下之士走集而相慶者已塡駢於日下。則文化大起。居然聖朝。昨日之夷狄盜賊。則永遠之太祖太宗。是何樂而不爲。夫天下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以夷狄盜賊何以被太祖太宗之名。則敗類之儒假之也。嗚呼。此敗類之儒罪豈勝殺。其長一二人非分竊國之想猶可言也。其蒙蔽萬世子孫不識太祖太宗之即爲夷狄盜賊。不可言也。天下無此種敗類之儒。則夷狄盜賊之來。直呼之爲夷狄盜賊。人人心目中有一夷狄盜賊。則未有逐之不力者。夷狄盜賊而自知無可假借之名。則未有不自阻喪者。以此而立國。則夷狄盜賊之不絕跡於天壤者。吾不信也。若必恃天之不可欺。而騈戮其子姓。吾猶嫌船山之不智。雖然。既至其子姓之朝。則又不得不誅。所以戮之之道也。敗類之儒之毒。一至此哉。

取東晉之勢與南宋絜論。東晉愈矣。然而宋之南渡。自汪黃秦湯諸姦而外。無不以報讎爲言。而進畏懦之說者。皆爲公論之所不容。若晉則蔡謨孫綽王羲之皆當代名流。乃其侈敵之威。量己之弱。創盈朒退阻之說。以坐困江東。讀蔡謨駁止庾亮經畧中原之議。苟有人之氣者。未有不憤者也。夫彼亦有所爲而言矣。庾亮之北略。形王導之不振也。而左袒導者。詘亮以伸導。桓溫之北伐。志存乎篡也。而惡溫之逆者。忌其成而抑之。於是而中澆之情。深於外禦。爲宰相保其勳名。爲天子防其篡奪。嗚呼。天下之大防。『夷夏』之大辨。五帝三皇之大統。即令桓溫功成而篡。猶賢於戴『醜夷』以爲『中國』主。況僅王導之與庾亮爭權勢而分水火哉。則晉之所謂賢。宋之所謂姦。不必深察其情。而繩以古今之大義。則一也。

按時勢之紛亂。人心之朽敗。未有甚於十六國之頃者也。自晉以前。幽燕之地依然也。雖五胡雲擾。江東立國。其內備之裕。外逼之輕。較之南宋則甚遠也。（船山詳論之、故不贅）乃首潰夷夏之防。大紊天下之紀。過江名士之罪。投之濁流。束之高閣。詎足以蔽之乎。夫蔡謨之流。淸談竟夕。諱言國事。仇之不審。何以言報。且宰相風流。將軍儒雅。當時之士。互結職爲名高。國事之來。輙以情之所贊沮。敗天下之大局。將相相訌。而奸雄啓覺。乃小朝廷之天子。祗顧靑衣行酒。而決不欲臣下之稍議之。桓溫之篡。誠不足尙。然國恥彌天。只談風月。以之應付。寇已深矣。是

區區者亦何足保夫桓溫之才諒非東晉輩帝所敢望充其野心之所至江淮以北亦不足以限其馬足微東晉而得桓溫爲之帝醜夷未必知是之猖獗也何哉豎儒之簧鼓竟執小以遺大勇私鬬而忘國仇以至於亡宏光之時其宴安一如東晉而內訌而致敗也亦似之史可法督師淮上無王導之倚重黃得功與史異趣恃功而驕左良玉屯兵襄楚就勢南下可以規復中原而侯恂阻其就食江南之簡與蔡謨駁止庾亮經略中原之議又何以異就如所憂何物宏光寧足當良玉之一指跡夫豎儒拘牽名義而貽誤後世雖無懷姦誤國之志而究不得逃於汪黃秦湯名教之誅也嗚呼醜夷之爲中國主自船山出之吾知其若何之沈痛也耶

冉閔盡滅羯胡而曰吾屬固晉人請各稱牧守奉迎天子有胡睦者稱閔功德謂晉人遠竄江左而不足戴然後閔無所復忌而僭以成嗚呼睦固晉之遺民也而其逆如此夫亦有其故矣自劉淵起『中國』人士迫于勢而事之始亦有不得已之心焉已而食其餘以有富貴假其威福以陵孤寡而翳齕之改易禮法以狎其俗口甘味身便其服者數十年矣故心盡亡而習之也安藉使歸故版而奉正朔則江東人士羞與爲伍而無以自容於是聞『羯胡氏羌』之名而惡然阻矣

按故總督而今仍總督故尙書而今仍尙書認敵作父反顏噬人新訂會典頂禮入朝其所謂心亡而習安者是船山之所見者也嗚呼吾猶喜胡睦之廉恥道存而所處之時與勢去今日且優異也胡睦之爲此逆知自絕於河東人士無以自容則其心固未昧大晉民族之本來而江左一隅猶有遠竄之一祖國樣於吾目也雖然國未全亡故有如斯之比較可以激其義而勵其恥彼國亡已數百年者欲歸故版而無可歸欲奉正朔而無可奉渾然莫知其所自來子以傳子孫以傳孫其聞羯胡氏羌之名而惡然阻者則必詆之曰大逆不道則其心亡而習安也至於如是是又何以獨無冉閔也耶

於崔浩以史被殺而重有感焉浩以不周身之智爲索虜用乃欲伸直筆於狠子野心之廷以速其死其愚固矣然能存拓拔氏之所由來詳著其不可爲君師之實與其乘間以入中國之禍始俾後之王者鑒而知懼以制之於早後世之士民知媿而

不屑戴之爲君則浩之爲功於人極者亦偉矣前乎此而劉石慕容符姚赫連之所自來佚矣後乎此而契丹女眞蒙古之所自出泯矣劉石慕容符姚赫連之佚也無史也契丹女眞之泯由蒙古氏諱其類脫脫隱之也然猶千百而存一也宋濂中華之士與聞君子之教佐興王以復『中國』者也非有崔浩族誅之恐而修蒙古之史隱其惡揚其美浩以赤族而不恤濂以曲徇虞集危素而爲蒙古掩其『醜迹』使後王無所『鑒』以『去』其『穢』後人無所『激』以『創』其身人之度量相越有如此哉。

按索虜之史未有不穢者也然吾服崔浩之直吾尤服拓拔氏之能容崔浩之直蓋浩雖赤族而其書流傳於後世則固不得謂吾直之不伸也夫崔浩之史今所稱大部之史是必當時開史局以編之設史館以藏之者也崔浩直書其穢迹而拓拔祇殺其人而不敢燬其書此種文明豈近時之所有即官家示禁而民間能藏此大部以永其傳近時尤覺無此古道之人心也至由契丹而女眞由女眞而蒙古皆銜接徼分而來自爲一類脫脫之諱其類關乎種性自無足怪後之爲脫

脫諱者吾知必有屬也何物宋濂忘其本來於光天化日之下寫狼子野心之眞而乃曲爲之庇至於如是此直心死已矣豈祇愧於崔浩其視姚樞許衡標榜自鬻於蒙古之廷者一生其時一立其後則揚醜虜之餘波重後世之種禍其罪且復浮於千萬也若萬季野之訂史藁朱竹垞之辨史例則與宋濂適得其反吾又不知所云者也

張駿傷中原之不復而曰先老消謝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嗚呼豈徒士民之生長於邊遠之地者不知有中國之君哉江左君臣自忘之自習而自安之固不知中原爲誰氏之土而畫山河以不相及之量矣以洛陽爲拓拔氏固有之洛陽唯其子孫應受之而我不能有也嗚呼梁之喪心失志一至此哉君忘其爲『中國』之君臣忘其爲『中國』之臣割棄山河恬奉『異』類又何怪乎士民之視『中國』之主如寇賊而戴『他』族爲君父乎

按從來之立國未有如南朝之謬者天之置南朝正天之所以驕夷狄也充南朝君臣之所志只圖階前盈尺之地可以三五對坐美人醇酒日夜消磨其餘皆非

我有晝明圈限不得出此盈尺之地而亦對於此約而必署名者也今且晝江而守何得急急以河南爲意嗚呼中原之不復也殆非偶然先老儘木及身而事敵者何消謝之足云後生之不知慕戀關於謬種之流傳也種之既謬不復能辨其同異僅視洛陽爲其子孫應受之地及今思之則固爲唐虞三代之盛也何也中國有自君中國自有臣山河之割棄與山河之淪沒則割棄者猶出於我之手拋其土地陷其士民則猶得以招寇賊之徽號最後則不復知有他族而併爲一談

並寇賊亦不可得見也已

拓拔氏有中原數世矣而其挾持天下者唯秀容之裔夷六鎭之殘胡此外更無一人焉而其主舍此而更將何依（時元修畏高歡之逼將奔長安就宇文泰）爾朱榮河陰之殺魏之人殫矣雖然彼駢死於河陰者皆依違於淫后女主之側趨赴逆臣戎馬之間獧以迷心柔若無骨上不知有君國內不惜其身名者也卽令幸免而瓦全亦惡有人焉可倚爲社稷之衞哉夫拓拔氏之無人也非但胡后之虐鄭儼徐紇之姦耗士氣於淫昏也由來漸矣自遷洛以來塗飾虛僞始於儒濫於釋皆所謂

沐猴而冠者也縻天下於無實之文自詑昇平之象於是而精悍之氣銷矣樸固之風斲矣內無可用之禁兵外無可依之州鎭部落心離浮華氣長一旦羣雄揭竿而起出入於無人之境唯其所欲爲拓拔氏何復有尺土一民哉此亦一寇讐也彼亦一寇讐也舍此而又奚之也詩書禮樂之化所以造士而養其忠孝爲國之棟梁者也拓拔氏自以爲能用此矣乃不數十年之間而君浮寄於無人之國明堂辟雝養老興學所謂德成人造小子者安在哉故鬻詩書禮樂於「異」類之庭者其國之妖也其跡似其理逆其文詭其說淫相帥以嬉不亡也何待虞集危素祗爲蒙古之亡而爲儒者之恥姚樞許衡實行之矣

按拓拔氏之亡其原因甚複雜求其總因則『縻天下於無實之文自詑昇平之象精悍之氣銷樸固之風斲』之數語者其定案也蓋凡立國必有其天然之國粹不與人同雖所遭之時世逼之不得不然而其所席之舊治之胚胎究不可失失之吾未見其能自立國者也彼拓拔氏以游牧打牲之族率其驃悍獷野之衆相與逐水草而居殺人野戰以爲樂角弓勁羽疾走羊腸黑月黃沙冥行絕塞是

其所長也蓋不如是不足以成爲部落各種部落皆賴此以成立則於此又生出最烈之競爭以最烈之競爭而逼出最苛之淘汰故其能集大部爲可汗雄長於諸番且牧馬於陰山之下遺矢於長城以南者必其種性絕特爲諸酋所羅拜者也則以數千年文儆無氣之中國開關以與之敵幾何不盡喪其地於該種之手然其種也賤其性也驕一日胥中國而淪亡之驟易其草木鹿豕而宮廷陛殿跳舞蹁蹌而禮樂威儀文身披髮而衮冕冠裳牝牡之聚强弱之噬而典禮法律粲乎備具彬彬郁郁彼視之其氣頓沮其性抑又爲之潛移也益以一輩不二心之臣善頌善禱之士又復爲之揄揚貢其忠孝而所謂明堂辟雍詩書禮樂種種者隱焉與三代同風是固可謂嗚一時之盛也中原人士既相習而相忘而彼之族乃由野而之文由勞而之逸當年短刀匹馬之雄久消磨於腦後數傳而降風習益瀉血液亦有時而混所有中原積弱之病無不被其所同化況拓拔氏當南朝風靡之秋其塗飾虛僞之道更有特甚者乎種之既弱則雖多置禁兵隨處駐守所生之人生而有當兵之義務而終不能收涓滴之效區區殘胡寧足當羣雄之

一注船山謂拓拔氏何復有尺土一民者以今思之當非虛語也彼其裔夷尙不能有豈復有認賊爲父自貨其祖宗且爲之詞以欺天下也者此船山所以歎息痛恨於虞集危素之徒也雖然虞集危素者所以益蒙古之亡者也天下果何患虞集危素之多不過虞集危素之風盛舉世而趨之則利蒙古之亡者亦將失其所以立國而與之俱亡甚且羣殉其亡也嗚呼彼胡后之虐鄭儼徐紇之姦何代蔑有吾恐依違於淫后女王之側趨赴逆臣戎馬之間而駢死者非魏之人也吾船山其恫矣

陳高非忠於蕭氏而保中國之遺民延數十年以待隋之一統則功亦偉矣哉夫陳高起嶺表之日遠乎入討侯景之初固知其未有妄干天位之志也蕭氏子孫自相戕賊天下莫適爲主而後思攘之其罪既輕雖無赫赫之功而功亦不可泯視隋之居中狐媚以奪宇文氏者遠矣若夫君子之有恕於隋者則以『中國』而代『夷狄』一得之不以其道而終不可名爲簒也此陳隋之後天下所以定也

按天下之有君無不以其取君之地爲其私產也人之欲得誰不如我勢不得不

出於竊奪今日逆賊明日高皇自書契以來其歷史大抵如斯也陳隋斤斤之計較亦五十步百步之相去已耳雖然此中亦有一鴻溝焉妄殺致位謂之竊奪順時取國謂之弔伐同種相殘謂之竊奪異種相勝謂之驅除陳之立於南朝爲矯矯者以其樹幟於中原無主之時也隋之於周雖紾其臂而奪之而不得謂之不道以其於驅除之理得之也此固歷史之公例俟諸聖人而不惑者也

陳氏篡梁王琳起兵至湓城以伐陳赫然討賊之義舉也而侯平不受琳之指揮遂奉表於高洋去『順』卽『逆』惡已大矣猶曰高氏非吾讎也以妻子陷入於關中復奉表稱臣而西嚮身爲盟主二三其德荏苒妻子之私愛北面稽顙於殺吾君亡吾國之索虜（元帝死於宇文氏之刃）無恆之小人旦夕莫測而許之以討賊之義乎爲君也忠而死爲父也孝而死非爲君父而忠孝也吾臣吾子不忍自廢者也豈忍以忠臣孝子猶可獵取之浮名乎失身於『異』類則已無身矣無身而君誰之君父誰之父遑及忠孝哉且若琳者則又失身於『異』類而亦無據也倏而人倏而禽妖魅而已矣

按討賊誠義舉乃孤注也非可求全者也有一輩之士或爲時勢之所逼或爲名義之所動而勉出於此舉有欲圖之功而無必死之志五中惶惑無可把持吾必先保吾身而後求吾目的之所在稍涉危境遂以情急勢迫無論仇讎寇賊而惟可以庇吾身者之是託綜其出處打成數橛身敗名戮國亡種滅爲祖國痛爲後世戒若此類者易姓之交何代蔑有若陳琳者不過吾之適取而論之者也如平西之請兵其亦援高洋之例也當是時無北周與之並立故別無所稱臣源源之陷衝冠立起以視陳琳戀關中之私愛而奉表於人則猶見其風烈雖然二者之所陷皆仇敵之所在也一直接以媚之一間接媚於人以創之其義一也嗚呼已則無身而假於人以爲忠孝彼則及身而仍有所謂君父以爲對照吾又何忍見數百年無君父之國也耶

亡國篇

亞之大陸有一種焉聚其若奴隸若非奴隸若國民若非國民雜焉糅焉以成一國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囂囂然號於衆曰吾保國吾保國國其能保也哉已亡之人而

以亡爵之奚怪其扞格也吾不欲保之惟欲亡之其亡也勃焉其興也勃焉吾寧使漢種亡盡死盡殺盡而必不願其享昇平舞河山優游于韃靼之下吾寧使志士殺盡死盡亡盡而必不願其爲拿破崙華盛頓雄立於亞洲之上由前之說故悲漢種由後之說故感志士

悲夫悲夫吾漢人之有今日也雖然則亦幸矣漢人之衰何兆乎則戰國時兆之也春秋之所謂白狄長狄者則支那之異種也而盡亡矣秦政用其盛而漢種乃獨優矣獨優則無競爭於是乎二因出焉爭不烈則智不進而囂然自大之習於以深則民智不開之說也種競愈烈國民之力愈張彼君之心既不必慮外禍之來於是惟家賊之是慮則君權日張之說也秦政以力項羽以殺而天下之人稍稍苦劉乃術之以緩劑而漢種乃衰亡矣於是五胡亂之遼金繼之雖然則半壁耳至成吉思汗而蹂躪遍中原矣雖然則九十餘年耳天禍中原犬狼雜至一見吾土地之美物產之豐遂覬然留之徘徊不忍去有倀焉從而殺人以媚之嗚呼揚州十日嘉家萬家固各府縣之代表哉此僅其始事耳洪承疇倀之於始曾國藩倀之於中漢種之爲

保彼一姓之位而死者何止億萬至於今吾又見夫倀之者之於終矣彼愚者之倀也吾又何責獨怪彼自命爲智者亦從而倀之則何說也且充其術亦足以保其所謂亡身變法之皇上矣而獨忍於皇皇種族乃使之永永沉淪其非人心也哉洪承疇曾國藩則固漢種中之才焉者也惟其才也乃足以濟其惡嗚呼漢種其死矣雖然吾漢種則又何可以輕視之也戰國之盛也則衰之源也今之衰也其將興之機乎然而欲興種必先亡國

今日之漢種無所謂國也彼白人之視我也則曰支那支那之國何在也而彼之所謂支那國者則清國也夫清國云者一家之私號一族之私名也而以吾漢種冒之乎吾怪夫今之所謂保國者也覥然曰『我中國』又曰『中國將亡我將保之』又曰『中國將爲印度爲波蘭』夫中國之爲印度波蘭也二百年於茲矣今試問之曰中國之政府何在矣曰滿洲夫既云中國而政府乃滿洲也豈吾神明之胄乃與彼韃靼渾乎不然則漢種乃遊牧水草者也不然則奴隸也有內奴有外奴俄內奴也印度外奴也內外兼至是惟眞奴漢種是已北省之亂也爲大日本順民者到

處皆是有志者聞之莫不深恨而恥之夫亦何怪其然也既可以大金大元大淸朝也夫孰不可以大英大法而大日本使奴隸之根性種之未深則彼之臣妾億兆者又何能一日得安其位既爲張氏奴復强之使不爲李氏奴不可得也夫亦力之是視耳則吾見彼之倡言保國者之自盾其說也

彼韃靼之入我中國也其始既橫加殺戮慘毒不忍聞其繼也分其醜類遍我中國名之曰駐防夫駐防云者則豈不以防我漢族哉不使之自謀其生而坐食我膏腴婚姻有滿漢宦階有滿漢夫豈惟此洪氏之起也以漢攻漢疊尸山積而所保者滿洲也團匪之起也以漢攻夷血流津京所保者滿洲也且二百兆之償取我漢民之錢以保彼宴游之地臺灣之割夷我漢種之人以保彼根本之地今日又至矣勝敗惟漢之是禍而滿人坐享其利無論異種稱王斷無委施其前之理卽以恩怨論滅此朝食亦復何言彼有恒言曰『吾寧以家產付之鄰友而斷不與我家僕也』故吾曰吾寧使漢種亡盡死盡而斷不使之歌舞安樂於韃靼之下也

幸而使滿淸將亡也如其軍備足財用富電線如絲鐵路如織如彼俄也則漢種乃

眞永永沈淪永永靡壞而無振興之日矣夫俄之專制猶可言也同類爲之也中國之專制不可言也異類爲之也吾嘗有言文明之事文明國得之而愈文明野蠻國得之而愈野蠻則若海陸軍若電線若鐵路使中國得之則適以制革命者之死命而阻其文明而已是故戊戌之政變中國之福也而保國者乃從而痛惜之曰不變則亡夫所謂變者豈僅如彼之所謂學校報章而已哉豈僅如彼之所謂憲法政體而已哉韃靼不死盡無所往而非奴隸也夫以言乎文野則彼毳氈之俗其較歐西爲何如矣以言乎智愚則彼游牧之習其較歐西爲何如矣同一奴也與其爲野者愚者之奴則盍爲智者文者之奴矣是故本非外奴而後始可以奴儕之既奴之二百餘年矣則必蕩滌其邪穢斬絕其性根斬之以刃蕩之以血夫而後可與言治也是故不亡則興不興則亡之言斷不能施之於今之中國以言中國則亡之乃興亂之乃治也吾知非一大殺戮則奴隸之根永不能除而身家之念終不能忘天下斷未有新舊雜糅而可與言國者也彗所以除舊布新也舊之亡也勃焉新之興也勃焉中國而欲新其國乎則必自亡舊始

中國滅亡論

嗚呼拳民飈起聯軍駢入滿酋西走墳墓邱墟此不過一姓之存亡而已於我國民何與哉余奔走未遑奚暇論此所痛者二千萬里山河已爲白種殖民之地四萬萬黃種已爲歐人注藉之奴而我國國民愚蒙如故渙散如故醉生夢死禽視鳥息以爲中國即亡亦不過十七朝之尋常鼎革而已嘻今日之事豈復往古之例所可同日語乎且即如往古之例何求一二姓之忠臣義士如古之力抗異姓百折不回者而幷不可得乎然則吾國之民其心已死其氣已絕聞唐宋元明清之君我國也則我爲唐宋元明清之忠臣義士此所以茫茫亞洲絕無男兒之性芸芸黃種無一獨立之民固無足怪也

今試執一人而問之曰國何以亡則鮮不曰君易其姓朝易其名則國亡又試執一人而問之曰今日之中國亡乎不亡乎則鮮不曰西安之朝廷儼然者如故政府之號令赫然者如故操四萬萬蒼生生殺之柄握二十二行省土地財賦之權今不過戰敗出走一時失利而已及和議告成則儼然大國也內外大僚之所以歌舞太平

者依然宦官宮妾之所以供我奔走者依然內務府之膏粱錦繡所以養我身體者依然若是者而謂之國亡是必喪心病狂者也嗚呼斯言也何足與辯然吾竊聞今日之亡人國者有新例焉向之亡人國者必占其地虜其君戮其臣而後已今之亡人國者則有其地而弗守即以其君若臣守之其所以然者何也驟占其地則其民未必服而治之甚難故不如以土人守之吾國向者之處苗民生番即用此道矣且也其君若臣既有亡國之才則留之無所害若一旦去其亡國之君則英明之主出是其國終不得而亡也若一旦去其亡國之臣則愛國之士進是其國又不得而亡也故吾國志士每歎息痛恨於外人處置之不得其宜而豈知外人之爲己謀者固有所不得不然者在乎由此觀之則今日之中國亡乎不亡乎

吾聞世界所謂完全無缺獨立强盛之國非徒以其土地之大人民之衆也恃其有特立不羈至尊無上之主權者也世界之國不論爲君主爲民主爲君民共主凡有主權者則其國存無主權者則其國亡故獨裁君主之國其主權萃於元首民主之國其主權萃於國民全體之代表君民共主之國其主權萃於君主與議院雖遍處

之強鄰不得而朘削之暴戾之政府不得而操縱之暗弱之君主不得而放棄之不軌之人民不得而干犯之若是者乃謂之主權若是者乃謂之有主權之國

然則中國之主權果安在哉謂其在滿酋耶則爲權奸所禁制已視爲贅疣久矣謂其在政府耶則偸安苟且觳觫待斃者久矣謂其在直省疆吏耶則以官爲傳舍唯幸洋人之不來譴訶之未至俯仰偸生因循塞責者久矣謂其在國民耶則爲隸爲奴流離瑣尾分割未定國籍無屬也久矣故兵權者所以保護一國之權力者也乃中國有兵而已不知練中國有亂而已不知平卒由外人越俎代庖起而爲我練之勦之是操我之兵權也於是中國失兵權法律者所以保護一國之安寧秩序生命財產者也凡其封域之中人無論貴賤種無論黃白法律所立皆有守之之責乃中國有訟獄外人得而會審之中國有罪犯外人得而懲罰之是操我之法權也於是中國失法權海灣者爲一國文明野蠻貧富強弱之關鍵公法離海岸三十里以內則爲領海凡船舶入其領海者惟其國之號令是聽其愼重海疆爲何如乎乃中國沿海要隘莫不爲外人所占據長江天塹莫不爲外人所圈定是操我江海之權也

於是中國失江海權鑛山者一國之財源也凡貨幣器用悉於是乎賴焉關稅者歲入之大宗也凡國中度支多於是乎取焉乃中國有鑛山外人得而開採之中國有關稅外人得而抵押之是操我財政之權也於是中國失財政權鐵路者爲一國交通之樞紐凡載運師旅輸送粮械搬運貨物利濟商旅悉賴於是吾嘗考之列邦鐵路之制矣有國有者有民有者國有者何歸官辦之謂也民有者何歸私辦之謂也然未聞爲外人有者也乃中國之鐵路悉爲外人所有是操我交通之權也於是中國失交通權夫地球萬國其興亡強弱之故雖各有不同然能操兵權操法權操江海權操財政權操交通權者則土地雖割而其國不亡失兵權失法權失江海權失財政權失交通權者則土地雖存而其國實亡乃中國兼此數者猶日號於衆曰不亡誰其信之至若宮中之默許政府之密約疆吏之暗失使臣之陰從怪怪奇奇不可思議之約章雖非草野寡陋不曉朝事者所可根究然一則曰『量中華之物力結友邦之歡心』非所謂煌煌之聖訓乎一則曰『與其與奴隸不如贈朋友』非謂所良相之嘉謨乎故戊戌以後宗旨已定擧民之役其願已償彼無識之徒猶日

號於衆曰中國未亡雖其信之乃無何而又有變法之論無何而又有督撫政務處之設於是向之高談革命昌言勤王者莫不感激欷歔且欣欣喜色相告一若中國有中興之望也者嗟乎家中枯骨豈足有爲亡國大夫難與圖存而乃以新政望之是何異印度之百姓望酋長之自立滇黔之苗猺求土司之變法乎在稍有知識者應知其必無是事矣吾同胞其有以處此矣

且國之所以立者賴有一定不移完全無缺之疆域故國之有疆域猶室之有界址也文明之國雖人煙稠密之區市井衝繁之地凡甲屋界址與乙屋界址之距離必互以三尺爲限載在民法其通例也惟國亦然故瑞士雖小國於衆大國之間其疆域如故也葡萄牙雖弱翅於大西洋之濱而疆域如故也中國則不然不唯旅大膠威臺澳香廣險要之港灣已爲白人所宰割且舉所謂滿洲發祥之地亦拱手讓之於俄嗚呼今日之密約雖拒其如往日之密約何一時之密約雖廢其如無窮之密約何吾知一轉瞬間不獨滿洲而已且將率其獷悍淫虐之可薩克兵以席卷內外蒙古進克新疆建瓴而下秦晉幽燕之郊一戰而長城失其險再戰而黃河斷其流

當此時也雖聚中國十八省之精銳將無以禦之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且也當此之時德必驅膠州之兵以占山東英必發香港印度之兵以據大江南北諸省會法必率安南廣州灣之衆以取兩廣雲貴之地日必起臺灣澎湖之師以據閩浙而進圖江西之南部其外若意若美若比及一切無名之小國亦將染指於我國焉嗚呼摶摶大陸白人縱橫哀哀衆生螻蟻同命從此萬國地圖永無支那之稱斯時吾國人士始駭然知吾國之亡而豈知有形之亡亡於瓜分無形之亡亡於今日譬之某甲之田售之某乙則其田亡瓜分之謂也某甲之田押之某乙而某甲已爲乞丐萬無可贖之理則其田亦亡今日之謂也

夫常人之情以敝緼袍一襲爲人所持去且有不能恝然者以其愛之所鍾權之所屬也今乃以數千年蕃息生存衣食父母之邦一旦由狗種猢猻之手轉而販之他人而我國民竟唯唯聽命不敢一與論其是非而爭其得失是視數千年蕃息生存衣食父母之邦而敝緼袍之不若也其所以然者蓋屈於專制之下譬之產業爲豪奴所奪久遂以爲豪奴之所固有而忘其所自來焉抑吾聞之美法意希日本各國

先亦失其產業徒以爲民者不忍聽其放棄遂萬衆戮力起而奪之豪奴之手不觀之美乎其初受國英之壓制盖無異於今日之中國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十三州志士若戎阿丹士若惹希邇遜若富蘭克林等開國會於費拉地費舉華盛頓爲大都督起兵以拒英飛檄四方法人義之舉師以助血戰七年卒得獨立爲世界第一等之共和國不觀之意乎自維也納會議以來尙爲奥國所箝制其諸州君長惟奥命是從且藉其威力以滋殺戮志士痛之仰天號泣奔走呼救以倡意大利統一之說其後當法國之革命及日耳曼之變動影響所及波於半島意人遂離奥自立而渙散各州遂一旦歸於統一不觀之法乎法之敗於德也幾不國矣其國志士憤政府之無能慨帝政之腐敗乃開國民議會於波爾登於是黨派叢集定謀決策割二州以和德國廢帝政以易民主未幾而雄長歐洲矣不觀之希臘乎隸於土耳其之版圖者四百有餘年矣以土人待之殘忍乃於一千八百二十年舉國以抗土卒賴各國之助而以黑子彈丸巍然獨立於地中海又不觀之日本乎明治維新之初藩閥之臣恃其覆幕之功把持政權當是時也學校之所培植者無非薩長之子府縣之所庸登者無非薩長之士內閣之所出入者無非薩長之黨舉國擾擾幾蹈幕府之覆轍板垣退助憂之乃大倡自由平等之說奔走遊說遍於國內卒成大黨名曰自由於是各政黨接踵而起以要求政權監督政府遂得於明治二十二年布憲法開議院矣我東方之有憲法議院自日本始也

由此觀之凡國之所以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者必賴千百志士不畏艱難以肩鉅任殺身以易民權流血以購自由前仆後興死亡相繼始能掃蕩專制之政治恢復天賦之權利此今日民權之世界所由來也嚮使各國之民忍受束縛而無反抗之力則所謂合衆國者今猶一印度所謂意大利者今猶一波蘭法已爲德所滅希卒爲土所制而日本政治之專制固無論矣

然則天生豪傑去人不遠固非我國民而獨爲滅亡之國民亦非彼國民而獨爲強盛之國民也故有志士則興無志士則亡今試問美國何以強則必曰有華盛頓富蘭克林等而強又試問法之何以強則必曰有齊威耳甘畢達等而強更試問意希日三國何以強則必曰意以加里波的等而強希以嘉納利司等而強日以板垣退

助而等強故中國而有志士如美法意希日者即我中國亦美法意希日矣特患其沉溺於利祿之中而不能自脫耳

歐美日本之政治家掉三寸舌持三寸管或登演臺或著報紙似嘲似諷似惋似惜謂中國人視國家若秦越興亡隆替渺不相涉一若鳥獸不可與同羣者而天然之團結力遂瓦解冰泮故中國於世界有四萬萬國之稱嗚呼我國人豈無羣哉誰爲爾無羊三百爲羣誰爲爾無牛九十其犉於是亞洲大陸之牧場已儼成或降於阿或飲於池之圖畫矣無他惟無政黨之故

我中國自開闢以來無黨如史家所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之屬在一部十七史中非不黨禍迭見也然即有數千百人薈萃名流痛詆時政究之匿跡門巷㖃㖃嘻嘻其思想無有出於獨裁君主之外而可以進退政府者故雖以歐陽永叔持論之平亦不過曰黨分君子小人而已未見其言黨與政府有直接之關係者張儉何以望門投止杜根何以忍死須臾至一頒大赦黨人之詔而團結之立解而欲如法之民主黨德之社會黨俄之虛無黨可以與政府相持不下者已渺不可復得其宗旨誠不外標榜名稱表吾高尚之跡云耳故曰我中國自開闢以來無黨

百年以來有所謂白蓮哥老三合大刀小刀安清道友義和拳民等野蠻集會出沒于沿江沿海各行省其數之多無慮數千百萬其勢力雖充足至於糜爛六百餘名城者當時洪楊之事尚不能組織一政府與地球各大國通帛往來遑問今日以亡國之將敗軍之師之乞食於敵人者乎吾嘗縱觀其間叩其宗旨莫不曰吾將反清以復明也噫嘻明之弊政何可縷指殺人流血反一獨裁君主之清而復一獨裁君主之明庸有濟乎且不止此也其宗旨亦不過震震鑠鑠慷慨譚之究之所謂反也復也亦並不能踐蓋欲藉此名以聚衆而遂其攻擄劫奪之私願而已黨且不可何況於政黨

中國時士視朝野之趨向强分守舊維新等名目既而於守舊維新之下加一黨字之稱吾不知守舊者於何年何日曾於何處布結黨之儀式維新者亦於何年何日曾於何處宣言結黨之宗旨何竟如靑天霹靂平地風波而中國忽一躍有兩黨之稱乎但聞浮名未見實際其爲守舊者自稱歟維新者自稱歟抑不新不舊所謂中

立者誤稱歟吾滋惑焉然則所謂守舊者亦不過幾許聾瞶無知頑固昏謬之徒死守幾經劫餘之祖宗成法朝堂齷齪鄉里謾駡作蚊蚋之汙渠一鬨而已非眞有黨也所謂維新者亦不過幾許相傾相軋無能無爲之輩誤講自由平等之字義匿跡租界飄蓬海島作山海經之所謂山膏而已非眞有黨也較哥老三合秘密結社之團結力等之此輩之中反不如彼之能恪遵其十條十欵延其集合於數十百年以至今日而彼猶膠膠然稱之曰新黨曰舊黨不亦恬不知愧耶

吾居東又習聞僑寓經商於南洋日本有所謂革命黨者有所謂保皇黨者蟻集蜂屯紛紛嘖嘖而性猶湍水宗旨無定朝秦暮楚反覆無常究之無教育無思想其慕功名者遂有非后胡戴之思其不足與功名之人往來者乃生鋌而走險之志非眞能討論革命勤王之孰是孰非也且有不知革命勤王之爲何解者亦昧然從而叫囂不絕如醉如夢有若病狂天獨生此星羅碁布南洋羣島之英領土與一字長蛇東海三島之日本國爲中國人談革命勤王之地乎昔波蘭求救英人之文引英相馬堅拓之言曰吾寧以英倫之島爲天下言獨立者之逋逃藪嗟吾同胞試觀波蘭

28

果獨立否耶已固不振而望於人雖有萬島以爲中國人蹐天瘠地之塲其何補哉其何補哉且若輩中之首領非眞能如德儒李拔之所言也（德儒李拔所著政黨首領論連篇累牘可檢閱之）其所謂君恩未報者亦既讀書萬卷儼然爲一代之經師而又深鑒夫中國四萬萬同胞之腦氣筋各具一事父事君家奴走狗之性質於是以對病下藥之名醫自居而求便於我功名之想究之所行所爲不過書生之見如梁山泊所謂白衣秀士王倫而已迨至一經挫折遂至舉平日所視爲身心性命者一擲而不復顧曰君恩曰友仇豈恩仇之已報而責任之果盡耶何其前之勁而後之餒也天姬待宴衆仙同日詠霓裳稚子候門同作天涯淪落客吾不知拿破崙流於愛爾巴海島時其境遇與彼若何嗚呼休已至若以顚覆政府自命者其宗旨非不正也非不美也而自吾觀之其人蓋老於世故者流逆知世界文明之動機或將航太平洋而達於中國大陸除非由各强國瓜分終古爲等於印度之奴隸萬無有以一人自民閒而能爲昔日之所謂漢高祖明太祖者於是開創君主之念遂息乃陽襲民權革命之名號以自便其私圖然吾何故而得其證據哉蓋見夫盛

頤倡美國之獨立，不聞以一身而逃至他邦；阿圭拿度與美國開兵端，不聞以一身而匿跡異國。彼豈不曰：艱難風雨，一人當之；而他日之萬古隆名，吾將以一人當之乎。此其心究與專制何異耶。及吾細察若輩之舉動，亦並非有公理公義之不容已而爲國民奔走者，其籠絡人才，假仁假義，口是心非，則梁山泊宋江之替人也。天爲中國生黨人，天並不爲中國黨人生首領，其福我中國哉，抑禍我中國哉，吾不才不得而論斷之矣。借曰政黨，則如吾向之所述哥老三合等會，誰非政黨。

且夫世界文明之邦，其民之所以能革獨裁專制之亂政，脫壓抑羈絆之巨禍，享自由平等之幸福，操代議監政之實權者，豈有他哉，是必先有豪傑之士，其威望及於一部之國民，率彼以化道一國之輿論公議，而日進於文明，以結成一公黨，爲彼野蠻政府之勁敵，卒能組織內閣，出入國會，以統轄一國之人民，而一國驟享昌盛，此一定不拔之原因也。惟自一千八百十五年，有維也納之會議，歐洲列國遂變當時之政策，而欲復十七紀之舊觀，推其意蓋欲改正法國革命猛烈之旨，以息人權自由之說，其政權仍歸於君王貴族之手。然卒不五十年，得令專制之政掃地無餘，蓋因革命之旨已播厥種於全歐人之腦質中，而其中之傑出者，乃得乘此時組合政黨，使維也納之議終歸烏有。嗚呼，何其志之堅也。及反觀之於中國，如吾向之所述，其無志者則劫而已，乞而已，即稍有志者，其始既爲功名而來，則非有萬死不顧之志，歲寒松柏之操，是不過數月一時之成敗，縈繞於彼靈臺，以爲無端之喜戚，而欲遽望彼以爲國民造福，是何異牽貓以獵鼠，僅足飽貓之一腹已哉。嗚呼，亡國之一大原因，不誠在此不在彼耶。

綜而論之，中國人有四病焉，曰妒，曰專，曰詐，曰怯。自南宋時受互相傾軋之感覺，至今不衰，故苟有兩團體，則鬩牆之禍作，而禦侮之念銷，而其所爭者以小利益成大憝讎，否則事非成於我手，必竭智以傾倒之，寃寃相報，無有寧已，此妒病也。以天下之大事，作一人之功名，若登泰山之巔，視行路之人皆成螻蟻，舉可以指揮自如者，則衆叛親離矣，此專病也。以詐行誠，則合羣之道備焉；以誠行詐，則勝敵之術粹焉；而以待敵者處羣，是舉天下而皆爲我敵也，此詐病也。自有虛無黨，而俄王食息之頃，若履春冰，覘國者乃許俄民之必興起也；中國人則逋客而已，此怯病也。自有四

病則黨不成黨不成則雖海軍若英法陸軍若俄德而國亡終無以救嗚呼此吾所以長太息痛哭於中國之前途也

吾聞夫一國之驟興必有無名之英雄出焉故雖以中國今日之情形亦未可先事而論斷安知異日東方華拿其名字尙未貫注於亡人之耳今乃屑屑焉以魚餒肉敗之政府蜂屯蟻聚之黨人少見多怪刺刺不休腸一日而九迴何所見之不廣也然在閉關自守之初欲開闢一小天地則卽此小天地中之教育似無不可以潤色鴻業以收濟濟人才之盛由是泗上亭長乃至貴不可言淮陰少年亦可登壇選將今試問二十世紀之中國爲何時乎美國未革命以前其政治之教育與英人等法國未革命以前其政治之教育亦與歐洲各國等此興國者之往蹟而中國之所無也猶太印度無政治教育此亡國者之往蹟也而中國人乃獨有惟問意大利之統一日耳曼之聯邦十三州之獨立以前各國之歷史當時所以鼓動一國國民獨立不懼之情神而倒母國廢君王殺貴族抗强鄰上至議院典型下至地方制度往往於兵連禍結之時創體國經野之業於時所謂人傑者其道學學問一切具如何景象嗚呼此卽所謂無名之英雄當時其名不彰而彪炳於今日之世界歷史者也若今日之中國既合一國人腦質融洩於詞章八股之中吾見恒有披地圖不知亞細亞爲何地覽歷史不知畢士馬克爲何人亦貿貿然侈談經世偉業者由是侈言民氣則曰殺人與談行軍則曰湘勇告以有各大國之承認然後可以獨立彼既不知承認爲何解卽知之亦無不曰安得有是事乎但知十年以來未有以鬧教能逞其志者彼惟知鬧教之不可此卽我中國無名之英雄近來之進步如是而遽責彼以經國之偉略寧不知中國今日尙爲歐洲十四五世紀時之世界與今日歐洲之世界其文明之程度相隔尙五六百載是必於中國未倡獨立以前先令地球各大國一改所有之國際法一一就於中國人腦質中所有之習慣或不至徒襲獨立之空名而抱杜蘭斯哇非律賓之餘痛然杜蘭斯哇非律賓其舉動尙無有一文明之敵非無英雄非戰之罪不過其國之地位遜於亞洲大陸而已若驅今日中國之英雄而上二十世紀之演劇臺上未有不以其英雄而亡其國者故以中國人對於中國無名之英雄其令人畏懼之迹未有不勝於英俄德法者也其亡其亡無可疑也

或謂日本三十年以前其所以破除排外之思想而成維新之盛業者直以伊藤博文井上馨之遊學爲之起點故中國當以留學生爲一線之生機而從不敢以此阿其所好也夫以中國留學生之敢於今日專制政體之下而毅然談革命排滿洲者決不得謂非昔日派英派美中錚錚之鐵而又絕不敢謂此卽他日國民中櫛風沐雨以倒滿樹政者也何則伊藤井上之所以能立殊勳者以迫於國之危急存亡而後出旣非出而後知其國之已瀕於危險則與今日口頭革命以博通達之名低首而求膏火圖保舉者其遊學之初心固自有差別雖然吾豈爲是言以概今日之留學生哉苟無留學生則東方之病夫不必英法俄德之聯軍吾亦將滅此而朝食苟無留學生則如今日腐敗之公使羅豐祿伍廷芳其人者亦並不可得慰情聊勝無彼覘國者聞之或亦作此中萬有一人之想由是觀之則中國之政府與國民旣於甲午以還爲外人所盡測而留學生之一部尙爲世界上隱秘不可窺之國然則留學生苟自振拔豈非吾輩所尸祝而樽俎之者哉蚩蚩愚民旣非做買辦細崽不出國境有之則今日數十百人之留學生是也合全國國民之膏血歲納數萬萬金以

養氏賊乃傾歸墟之水僅得滴此一勺餘潤以爲國家培植人材之用是此數十百人不啻費國家數萬萬金以爲求學之貲其責任固如何者嗚呼往事巳矣前此英美之留學生所謂東流之水吾不復論惟吾甚願其勿援成例隸籍於泰西（前此派美學生中、有入美國籍者、）勿作敎徒榮膺其博士（前此學生中、有爲傳敎博士者、近頃信敎者亦復有之、）臨別贈言（今之派美學生、近日始於日本東渡、）當刮目以相待也且夫留學生中人才之盛直以東京爲首屈一指卽如倡民權而就戮於張之洞余廉三之手者亦以十餘人計不可謂不雄矣雖然以俄羅斯近日之倡革命抗政府戮力同心以求有濟者視吾中國之學生爲何如乎孔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革命之口頭禪吾斷不肯頂禮膜拜抑吾聞之以文明之形而下者而濟野蠻其亡國之速率不亞於光與電諸君子非學於法律行政陸軍警察之學者哉以之輔滿人則誠子孫帝王萬世之業矣其如我漢族之萬劫不復何故以政府而亡中國以列强而亡中國以義和團而亡中國則中國將亡而不至於遽亡以留學生而亡中國則誠我之所不忍出諸口者也嗚呼羅豐祿伍廷芳儕源源

不絕於日美之留學生乎則中國不亡又何待倘今日日美之留學生僅優於伍庭芳羅豐祿乎則四萬萬人終泯泯棼棼於狗種猢猻專制政體之下而中國不亡又何待而況有三年肄業不曾一入學校之門而欲憑空以求一卒業之證書歸以驕其妻妾者哉語曰『兎死狐悲物傷其類』使留學生而如死於湘鄂者也吾誠悲之使留學生而果以此名爲贅疣也學云乎哉文明之嚆矢云乎哉革命之種子云乎哉毋亦爲伊藤井上等所竊笑乎敢以春秋責備之義附諸中國滅亡之篇并謂中國亡於留學生之手也蓋謂留學生有可以亡國之才是或一說

嗚呼天厭中國如此其酷其政體之得失固已連篇累牘爲婦孺之所共知而其所謂志士者又復如嫫母無鹽之姬妾爲主人所唾棄閉以幽室不召幸者已隔歲年而彼猶曰施脂粉冀復專幸於六宮粉黛之中乃考厥由來其主人蓋殺彼之生父母行劫以得彼者也波蘭之亡也以死戰而亡亡之烈者也非律賓杜蘭斯哇之亡也於欲獨立時而亡亡之傑者也印度之亡也亡於文明國之手中國之亡也以四千年神明之冑亡於彼游牧水草之民既爲世界歷史中所僅見而其最可駭者亡之既已數百年忽遇可脫羈絆之一日復生一輩謬種志士起而爲吾所謂嫫母無鹽之姬妾此眞新發明之志士所可傲地球萬國之所無者也夫美之志士脫母國而賴以不亡法之志士廢君主而賴以不亡日本之志士尊其同胞同種之王而賴以不亡此與國之成例也惟中國之亡之奇惟中國所生志士之奇吾故曰吾國之民其心已死其氣已絕其無廉恥之態爲印度猶太人之所不忍出聞唐宋元明清之君我國也則我爲唐宋元明清嫫母無鹽之姬妾聞英法德俄之君我國也則我爲英法德俄嫫母無鹽之姬妾此所以茫茫亞洲絕無男兒之性芸芸黃種無一獨立之民志士尙如此則志士之外吾何責哉吾何責哉

義和團與中國之關係

世界之大可驚可惑而又可憎惡者非今之所謂文明國乎堅其船利其礮眈眈其視逐逐其所欲施屋人社墟人國之政策下衆暴寡强凌弱之方針不亦可驚矣乎今日唱瓜分之言明日唱保全之議或已割人之要土得人之重金而又以告於人曰予於此擧一時之不得已也而今而後當講人道敎玉帛斷不復蹈前非婪取强

藥又貽不知我不得已之苦衷者之怪不亦可惑矣乎內政始修外侮僅鎮不至一落千丈輒謂吾將保泰持盈矣見人之横侵强奪於他人也則執干戈以隨之既見侵奪者之不得所欲也則又爲之太息爲之嘲笑或倡言與此聯合使認爲乎足或倡言與彼保全使交遙肝膽試一問其國昔日之狀况如何將來之狀况如何則固懵然絕不自量不亦可憎可惡矣乎嗚呼豈眞不如是遂不足以爲文明國乎當上古文化未開時代爭城爭地殺人如草流血成河曾無停晷者所謂春秋無義戰審其時勢忖其人心無足怪也今則輪船鐵路電線之消通矣地球面積日形縮小渺茲萬國視若比鄰風教之盛文化之隆開亘古未有之新景誠人羣進化之時期哉宜如何講和平之人道顧萬國之公法博愛仁義以達世界文明之極點使普天率土彈丸莫非公國匹夫莫非公民國民皆公其享世界公權自不言而喻矣孰意計不出此而至令人可驚可惑而又可憎惡者所謂文明固如是耶此所以圓首方足苟有國民之責任者莫不勃然奮發攘臂興起思建獨立旗而擊自由鐘如美非之役英杜之戰其然也吾國人雖至愚而數十年來受外界之激刺者亦已至矣尺蠖之屈尙知求伸豈天之特別產一人種使如凉血部之動物終日幽埋毫不察覺甘受第二猶太之惡號印度埃及之失權哉不知壓之愈力則起之愈驟理有固然而况長江黃河促人激發波濤之聲洋洋入耳也故北部山東直隸之人民每謂外人之侮我雖上天亦代爲不平當聯民氣以共伸之順天之心盡人之責幸則杜絕列强不幸則亦振起國民排外之思想此義和團之所由來也

義和團之崛起也唱滅洋之議率無學之徒視死如歸搖動世界屠外使火教堂毀公署折鐵道動天下之兵寒列强之胆雖巨礮如雨堅船如雲而猶苦戰經時前仆後起直至滿酋走政府傾北京破然亦雅不欲罷出死力以持之夫義和團豈不知寡不可敵衆弱不可敵强哉然出於愛國之心忍無可忍故悍然冒萬死出萬難以一敵八冀國民之有排外自立之一日耳而謂二三民賊假神託鬼所能使之履險如夷置生死於不顧乎乃今日執成敗論人之輒動曰團匪蹂躪北部傾倒政府啓釁鄰邦請盟城下是貽國家百代之羞也噫嘻是何言哉夫使義和團一戰而勝有志者復乘其機而導之以國民之義務曉之以天賦之民權掃專制之頹風開共和

之善政則此際之排英排俄排德排法排美排地球各國者為義和團安知不旋踵而排除滿族大倡改革者非義和團耶不過事機失敗棄甲曳兵引狼入室致貽人口實耳雖然義和團雖一敗塗地不齒於人而其為中國種無數根播無數國民獨立之種子吾中國人其亦知之否耶敢述所見以質國人而使義和團得瞑目於九原吾四萬萬同胞國民亦知所自任焉

吾國人日言為外人奴隸之恥矣而不知為滿洲奴隸之恥日言排外種矣而不知排滿洲之外種滿洲人之盜竊我中原也二百餘年於茲矣當明季失德烈皇繼統盜賊繁興凶災疊見之時滿人乘機而入壟斷獨登覬吾神明之胄曾胡虜奴隸之不若也而考其種類乃居吾國之東北種原韃靼國號滿洲地極苦寒不利五穀獵鳥獸之皮而衣之肉而食之極其野蠻之俗雖今日非洲之黑奴臺澎之生番或未之逮無教化無禮義如生理學家所謂『原人之起居食息舍衣食男女之外無餘思想』者然而其野蠻又不寧惟是無禦風雨之宮室如上古之穴居野處也無通書札之文字如老死而不相往來也聚則如蟻如蜂散則鳥飛獸走髮則薙去其半

墜其腦分三股而成一束牽一髮而痛全身以如此野蠻之人種而居然踐我之土食我之毛主我之民君我之國吾國人亦遂主其主君其君甘為臣妾奴隸而不辭卽終歲勞働之所入亦盡以享此滿洲野蠻之人種而滿人且並不恤其艱辛民不聊生瞠若罔覺甚至旅食異國亦無勢力為之護衛徒派暴官若干人以殘削之嗟我同胞何堪此苦乎夫為外人之奴隸尚不過身羈異域履外人之土求外人之財猶可言也而至對此一大蟊賊大寇讎竊我之土奪我之財我方鏤心鐫骨日夜謀所以剪滅之而不暇者乃反引為同族靦顏而服事之不亦傎乎是故彼蒼亦為不平凶災疊見兵刀水火無日無之義和團之揭竿而起也雖未達其滅洋之目的而亦開歷史之奇觀傾此二百餘年根深蒂固野蠻無紀之政府滅此不可枚舉尸位素餐冥頑不靈之滿族使非天假義和團之手藉聯合軍之力而為我國民雪二百餘年之深恨茁固有民權之萌芽曷克至此然則義和團之功勳豈淺鮮哉此其有關係於中國者一

且也吾中國人不悉外情輒自尊大號曰中華舍一國之外則為洋鬼或以番鬼目

之。蓋自明正德間外人侵入葡萄牙初據香山。英吉利繼據廣東。吾國人見葡人不知其所自來也。以其來自西洋。遂曰西洋鬼。既見英人之髮紅眼碧。又不知其所自來也。遂由其形色之異而曰紅毛鬼焉。迨至英得香港。各國商人雲集。見其皆紅髮皆碧眼矣。使一以紅毛鬼目之。不且無以示區別乎。於是見其國旗之花者曰花旗鬼。而聲音之與英美雜然不同者。則曰雜港鬼云。噫。亦可笑也已。及夫安南之失。中東之役。澎臺之割。旅大威海之借。膠州之據。廣州灣之賺。九龍新安之奪。然後吾國人稍知外人之可驚可惑。而又可憎惡矣。而猶未敢遽信也。曰以我中國堂堂大地。縱作俠舉。少惠於人。亦猶九牛之一毛耳。庸何傷乎。嗚呼。使無義和團之啓釁。列强烏有滿洲賤種。堂堂親王。滿洲奴隸。堂堂傳相。僕僕道途。請盟城下。藉幾層之皂隸爲列國之馬牛。忽而任駐外兵。忽而禁進軍械。忽而遣派顧問。忽而停止科舉哉。於是林林總總之四萬萬人。始惕然知有國恥矣。望議和之速成。而國政之改革矣。此義和團有關係於中國者又一。

中國人之柔筋脆骨。已爲萬國所不齒矣。絕東老大之號。第二猶太之名。已凄聲入耳矣。甲午一敗。割地求和。俯首帖耳。任外人之取予。而曾不敢稍違。民氣奄奄。人心其死盡矣。然而悍勇之粵人。受九龍新安之奇辱。不顧政令。攘臂一呼。揭竿皆起。雖未能達其拒外之目的。復其自有之土地。而民氣所至。已足震動全球。即平日之鄙我以睡獅病獸者。亦未嘗不謂其言之過甚也。今日義和團之赤拳銹刃。又何以一勇至此哉。不過以目擊德據山東之奇慘。不忍聞見。故如擊石鑽木。力之愈烈。則木石愈熱。電火從此而生。義和團亦如木石之電火。因擊鑽過力而起者也。不然。何以不見於其他之十餘省乎。如是則我中國之民氣。固未嘗靐泯。刃未加頸。酸未沾唇。故如蟄之虫。噤而不發。誠使春雷一振。萬彙皆蘇。吾恐唧唧之聲。又將出而轟人耳目。然則義和團此舉。實爲中國民氣之代表。排外之先聲矣。彼眈眈逐逐。以一鼾睡而目盡我中國人。而狂思忘想。豆剖瓜分。我中國者。觀於此。能無廢然變計耶。此其有關係於中國者又一。

「能勇於私鬬者則公戰必勇」此歐美碩學家之通論也。今日義和團之起。其人不過直隸山東。所恃不過滿洲政府。其思想極下。其戰鬪極私。而能氣象發皇。精神

活動置生死於度外務欲滅盡外人之跡火盡外人之居如是則今日雖追奔逐北濺血橫屍要其勇之一字未嘗不轟全球人之耳電全球人之目也如是則彼可驚可惑而又可憎惡之所謂文明國人平日唱兵力瓜分和平瓜分之議或塗紅圈綠線于中國地圖謀某地爲某國勢力範圍之企圖者或亦未敢如前此之猖獗乎且即欲達其野心之目的又不知當立何種之方針施何種之政策然後敢向我亞細亞絕東而一發矢也此義和團有關係於中國者又一

義和團與中國之關係如此其不可輒目爲匪也矣而中國國民之精神亦可從此振刷矣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今日乃吾國民振刷精神之好時機也華盛頓拿破崙猶將以追踪許之況今日民權獨立政體自由之理論已印入人腦牢不可拔所謂時勢造英雄有如是哉嗚呼大聲叱咤開廿紀之風雲隻手提携張自由之旗鼓席卷念二省蘇盡億兆人盡國民之責任種同胞之幸福在此時也不幸不濟亦將以血繼之不然則印度埃及之死水即進渡太平洋而入我黃河揚子江之流域矣淒風颯颯苦雨瀟瀟每念及此毛骨灑拆不知吾同胞國民其亦致意於此否

耶抑勃然興起而闢創一新世界耶日夕望之矣

代滿政府籌禦漢人之策

蠢爾滿人胡爲而馭我漢人哉拙爾滿政府胡爲而治我漢土哉其種族無漢人之優其人口無漢人之衆其思想無漢人之高其教化無漢人之美其土地無漢土之廣其物產無漢土之豐其形勢無漢土之壯其製作無漢土之工舉凡一事一物以之較我漢人漢土直有天壤之別亦絕無一事一物可以爲滿洲人留忠厚者而以之馭漢人耶治漢土耶其亦太不知自量也已

然自甲申以後滿洲人之竊我漢土欺我漢人者已二百五十餘年矣而居然豐其衣厚其食奴漢人之子女吸漢人之脂膏使我優勝之漢人轉敗於至劣之滿族任其暴戾任其侮慢任其刻薄任其剗削絕不一思振奮稍知寃抑甘心生息於暴戾侮慢之下俯仰於刻薄剗削之中一隨其意之所之以垂至今日者則又何耶豈滿人眞有馭漢人治漢土之策耶抑漢人漢土之劣敗於滿人也曰是皆不然也

當滿清入關之初殺人如麻待人如蟻又乘我明季擾亂之後民氣凋喪國脈凌夷

遂得。欺我漢人。竊我漢土。要其所以馭之治之以至今日者。則亦無他。固不外一强横政策。一恐嚇手段也。有稍不順從者。則慘戮之。稍不如意者。則屠殺之。如薙髮改裝。其然矣。不論順與不順。從與不從。而先以强横恐嚇壓服之。俾知我軍之惡。不敢側目而視者。如揚州。嘉定。其然矣。而漢人既遭屠戮之後。各懷畏死之心。不復爲之色然怒。力然爭。而滿清遂半得服從之權力矣。然猶恐他日之或起而報復也。於是遇言語之不檢束者。殺之。遇行爲之不服從者。又殺之。甚至以一詩一詞而戮其全族。一題一句而誅其終身。又於各大省中設旗滿之防兵。立旗滿之將軍。凡漢人之一舉一動。無不爲之窺伺。而漢人之心。盡死矣。漢土之地。盡失矣。漢人之婢質奴魂。亦由此而澎漲矣。由順治至今。或以虛名誘之。或以利祿弭之。或以陰險之術愚之。或以殘暴之策制之。而所謂大清之二百六十年。遂居然酣歌恒舞。養尊處優。不復知有報復之患。而漢人之婢質奴魂。益從此鞏固而不可拔矣。此滿人馭漢人滿政府治漢人漢土之前世紀政策也。

雖然前之世紀。豈如今之二十世紀。前之漢人。又豈如今之漢人哉。今之世紀。乃文

明發達之世紀。今之漢人。乃中國主人之漢人也。夫自太平敗後。散勇之禍。甚於洪軍。而漢人始知政府之無理。甲申中戰後。今日割地。明日乞和。而始知政府之無爲。甲午戰後。剝民以爲賠欵。割地以保安全。而始知政府之昏暴。庚子亂後。攤派鉅欵。百物加抽。且移賠欵之項。以爲園囿之樂。藉攤派之名。而爲中飽之私。則舉凡無智識。無腦筋。無學問。無畛域之人。亦莫不曰。朝廷無用矣。官吏苛刻矣。蹙額欷歔。疾首歎息。無論其爲何等人物。何等思想。而皆有危險之心。此時此際。滿人尚得以强横政策。恐嚇手段。而馭我漢人。治我漢土耶。

至於今。而中國亂機。有滂勃不可壓制之勢矣。廣西之游會。蔓延于兩省。四川之拳黨。猖獗于數郡。漳州則擁於南。馬賊則控於北。環顧其餘各省。殆無一不蠢蠢思動者。雖無楚覇。已有陳餘。卽無革命之思。亦有仇官之志。吾思之。吾重思之。不能不爲滿清憂。不能不代滿清危矣。然果操何術以禦之歟。是固滿政府之一最大研究問題也。

今滿政府之所謂籌禦我漢人之政策者。一曰借外力以防內亂。一曰壓民智以消

患而已此二者自滿政府視之固以爲無上之政策也其由前之說者結外人之歡藉外人之力以爲一旦內地有難吾可因其援而抵禦之於是不惜漢土之重貴漢人之權利一一拱手奉獻以求買其歡心而於立約之時且重言以其聲明之曰「清國有內亂則某國當出而剿平之清國有外患則某國亦當出而干預之」此清俄密約新疆條約之彰明較著者也此借外力以防內亂之政策也由後之說者則名爲學堂而實則禁錮名爲實力開辦而實則因循所發之上諭固不曰三令五申則曰諄諄誥誡也及觀之上而京師次而各省下而各府州縣未設者則搪塞之已設者則糊塗之然後知政府之維新乃爲掩飾外人計而實則不欲漢人之眞有聰明才力也蓋漢人之有聰明才力非滿淸之福也此壓民智以消後民患之政策也壓民智則杜其未萌借外力則制其已發遂以爲四百餘萬之漢種無復可爲而得長享治安之幸福矣

雖然欲抑之則愈揚欲敗之則愈成欲閉之則愈開欲阻之則愈進斷不能以反動力勁而遂挫其原動力也彼今之所謂防內亂者是亦欲抑之欲敗之之術所謂消

後患者是亦欲閉之欲阻之之術耳其欲抑之敗之耶吾恐適所以揚之成之其欲閉之阻之耶吾恐轉而爲開之進之以今之時世處今之人羣彼滿政府者尙得以強橫之政策恐嚇之手段欲防其亂而消其患乎不至防亂轉而生亂消患轉而養患不止也

然則爲滿淸計者策將何出曰不過因其勢而利導之收其心而無二耳夫因也收也豈有他哉實亦不過揚者揚之成者成之開者開之進者進之而已矣

如是則爲滿淸計之固有二策一爲因全國之勢而收其全國之心一爲因羣人之勢而收其羣人之心

所謂因全國之勢者何也夫自庚子而後攤賠鉅款此絀彼贏有寬於肇禍之省而苛於各省者而人心之不平者一既經攤派則多方剖割極力搜羅實則假籌欵以爲名而所籌之欵又有逾於所派之額者而人心之不平者二既逾於額則又乘此時機借此名目以至無物不抽無地不括即彼最眇小最下賤最汚穢最新奇種種之捐項亦幾無一幸免者焉而人心之不平者三有此三不平而又加以天災之流

行物價之翔貴而亂機伏矣一夫首難一省應之此省首難彼省應之亂勢一成并爲滿淸之福也然則今日而爲之收其心也固莫如節內費以減派額減派額以省抽捐抽捐省則物價平物價平則衣食足亂機其少熄矣亂機一熄而所謂大淸之天下者不且可保無事乎斯時也吾恐無滿漢之別無種類之界者猶將歌之頌之祝之禱之曰『深仁厚澤』曰『神聖勇智』矣況乎派額既減之後并不患賠欵之無着也宮中之費每日一萬每年且三百六十餘萬焉頤和園之費修葺者數百萬供張者數百萬合之又千餘萬焉其餘欲建行宮之鐵路與西陵之鐵路者稍一舉動非數百萬或數十萬不能是亦不可以已乎且吾非謂全節之而全省之也亦第減其幾成耳損內費之有餘補派額之不足此固欲保全其盜賊劣種者所不能不黽勉曲從者也既欲圖全又思縱欲天壤間寧有此兩全之事哉此就全國之多數而因其勢以收其心者

所謂因羣人之勢者何也自辛丑號稱維新而後國內之冀望維新者無不翹首企足引領而觀之乃無何而廢八股之論果下矣改經策之論又下矣開學堂之論又下矣而所廢者如不廢望維新者一次灰心焉所改者如不改望維新者再次灰心焉所開者如不開望維新者三次灰心焉且其所謂維新者實亦不過數端又皆有名而無實而望維新者四次灰心焉外貌則曰維新內弊曾無一革昏潰如故腐敗如故賄賂之公行如故內帑之虛糜如故望維新者於是盡灰心矣且決其無維新之日亦無復振興之時矣而今之爲收其心者則又無他經策之不縛束勿使影響於新舊之間學堂之擴充勿使介於可有可無之數其欲言自由也則任之言自由欲言平等也則與之言平等新學問且貢之新理想且開之從而每行一事則誓以實力每有一利則令在速行夫如是而望維新者且生其熱心去其灰心矣去灰心則無異志無異志則所謂大淸之天下者不亦可保無事乎彼無漢滿之別無種類之界者吾恐又將歌之頌之祝之禱之曰『深仁厚澤』曰『神聖勇智』矣至若恐民智開則非滿人之福公理行則爲政府之禍是固不妨者也斯時之人且曰能維新矣無待於中變下變矣何暇有他此枉尺直尋拋磚引玉之善策也如欲其盜贓劣種之永存而又恐漢人之忽智是猶却行而求前耳此就羣人之少數而因其勢、

以收其心者

是二策者一收其全體根本之人心一收其羣人注重之人心滿政府儻能實體而行之乎則除排滿革命之志士外而不服從之崇拜之者吾不信之也即滿清之私產滿蒙之種族而不安然固然者又不之信也

夫今日者非中國危急存亡之秋實滿清危急存亡之秋也奈何滿政府者不此之爲而徒以爲借外力則內亂可防壓民智則後患可消曰『漢人強滿人亡漢人肥滿人瘠』又曰『吾寧以利益予外人而必不可以予家賊』嗚呼蠢爾滿人拙爾滿政府何其不畏滅亡之甚也爾不與其強則必起而取其強爾不分其肥則必怒而奪其肥爾不與其利益則必憤而爭其利益其起而取怒而奪憤而爭者誰之福而反誰之禍耶夫滿政府者其不欲漢人之強之肥之有利益固矣不欲漢人之強之肥之有利益而使滿人之亡之瘠之有害患也亦固矣然既不欲其亡其瘠其有害患而不思所以禦之思所以禦之而不思上策以禦之乃欲死守其強橫之政策恐嚇之手段其不致石相擊而火遂生隄愈高而水益猛者未之有也蠢爾滿人拙

爾滿政府而遽出此下策耶

然吾非謂執前此之二策遂可以馭我漢人治我漢土也不過既笑滿清之悍又悲滿清之愚既憐其有畏亡之心又憫其無扞禦之策周章狼狽旦夕不安至使彼無滿清之見無種類之界望維新而言保皇者亦徒扼腕欷歔無所藉口故不憚越俎而爲此代庖之謀蠢爾滿人拙爾滿政府其亦知之否耶不然吾漢人也吾漢人而最愛惜吾漢土者也胡爲而出於此

俄據滿洲後之漢人

哀哉二十世紀之漢人哀哉二十世紀之漢人

泱泱乎枕歐亞之間眈眈而南視者非俄羅斯也耶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之游牧部落以寡制多以小制大而傲然臨於最文明最膨脹之皇漢人種者非滿洲也耶自清俄交涉之問題驟起滿洲人既自知滿人之勢力不足以敵強俄而又慮漢人之日漸開通足以爲滿洲人患於是未嘗不欲犧牲滿洲之權利爲借力以助制漢人之謀故俄患雖在蕭牆而滿洲君臣仍可優游宴樂而不動於中丁此時也美德法

既惟利是視作壁上觀英人又雖明知俄入遼東後患必亟而自俄人蠶食回疆鯨吞浩罕以還印度領土方且自顧之不暇則其必不決裂而輕於一戰也亦明矣是無論若何變局滿洲固始終必亡然俄之欲據滿洲非以滿洲爲止境也爲據中國計也彼既深知漢人之奴隸性質與印度等差前之葡萄牙西班牙法蘭西荷蘭與今之英國能奴服印度正猶前之五胡於晉蒙古於宋後之滿洲於明能奴服漢人是印度與中國者直具天然之奴性最易箝制而愚弄之其爭也必矣況以最野蠻最孱弱之五百萬滿族奴役四百兆最文明最膨脹之漢人恬然屈服而不自恧則是土地之易得人種之易治更未有若漢人者宜俄之尤當注意也嗚呼滿洲亡中國亡中國不足以亡滿洲而滿洲乃有以亡中國雖然滿洲之亡自亡之也中國之亡則既亡於滿洲又由滿洲而轉亡於他族吾不怪滿洲之亡之獨怪漢人之任滿洲以亡之也

然而東方問題其有密接之關係者非日本也哉甲午之戰所謂東三省者已折入日本之版圖俄人乃以强硬手段紾其臂而奪之當是時也俄不過自爲俄人計且懼日本之有東三省以爲己害而已非眞爲滿洲計也俄之意日人豈不知之特以疲戰之後無可如何固隱忍至今而積仇未雪者夫以昔日之强俄限於蒙滿之界尙能凌日本制東清儼然爲遠東之盟主況今日旅順既割鐵路既成兵隊既增軍備亦足東方一帶已爲俄人勢力最盛之時凌之制之夫又誰憚然以人材相較兵力相衡若其一戰俄日之勝負固未可知若其隱忍以終焉則俄之據滿洲必矣以東瀛之三島與虎狼之强俄而相界一水榻旁酣睡俄其能不介懷於日本乎然則滿洲之亡日本方爲支那之續當亦日本人所自知是俄日問題又爲東方强弱與亡之一大關鍵而各國大轉動之機樞胥在是矣雖然無論俄日或和或戰或勝或敗而滿洲則固暫亦亡久亦必亡在滿洲之亡滿人或不甚惜之彼自以爲有漢土可居有漢財可用有漢種可奴甚至棄漢土擲漢財殺漢種皆可以贖我宴遊之地如臺灣之可以易遼東九百兆之可以贖北京漢人固無異言也嗚呼皇皇漢族直如孤客窮軍仰人鼻息耶是可哀矣

或以爲俄人深知日本之足爲己敵而欲據滿洲之心又不能自已故陽言撤兵陽

允開通口岸陽立日俄密約而陰圖軍備刻意經營其屯集於東方與附近滿洲之地者不下四十萬有奇而自旅順會議而後復有設立滿洲總管之說俄人固視滿洲爲所自有矣而日人知俄人騎虎之勢必不能以日暮了也故逐漸致廣而駐兵朝鮮以爲朝發夕至之計則其勢力又實足相當矣是則滿人雖禍至不省如在夢中而俄日備戰之內容不已亟乎然日本自更調樞臣而伊滕博文又以和平爲宗旨則日本將來之變動或舍戰而言和偷目前之小安甘無窮之大害亦未可知有此問題則無論若何結果而滿洲之利害已無待蓍龜而漢人之陰受其禍者更不能指數也

俄日果免於戰歟則漢土瓜分之象成矣夫瓜分之說倡於甲午以後庚子以前自義和團出世重欵旣賠各國飽欲而去矣於是忽變瓜分之言而爲保全之說夫各國何愛於滿淸何愛於漢土而願爲保全之也毋亦列强相猜彼欲施恩此懷市德玩滿人於股掌之上以定其智取術馭之方針而已乎而尸居暮氣之滿員方以爲庚子和局之成不過支費漢人九百兆之脂膏而於濫廁之官階竊據之私產固未嘗有所喪失歌舞如故奔走如故咸有頌昇平而祝萬年之思而曾不知滿洲之舊病復發也然則俄日而免於戰歟則俄人坐受遼東無論英美德法國際如何旣如吾前者云云必不決裂而輕於一戰且也與其失睦於俄何如得利於淸而援利益均沾之說以羣起而要索之乎如是則微特英於揚子江法於滇粵日於福建德於山東圈界已定卽彼葡與西比亦將幷起而謀駐足之地矣在滿人之視中國何所吝惜土自漢土財自漢財各國可以是求滿人可以是應前此之賠償分割具有成例寧有所謂休戚痛癢之相關哉況乎滿洲旣亡彼固不任中國之獨存以爲眼前之針刺而受他年之報復其勢有必然者昔曹操之弒皇后也獻帝欲以后方有孕留之操曰豈留此遺種作報仇地耶故剛毅亦曰『吾寧贈之鄰友必不留之家人』則亦相與俱亡而已是俄日不戰而滿洲亡滿洲亡而漢土之瓜分所不能不慮者也

卽日與俄戰不幸而日敗歟而漢土之瓜分仍未可免也波蘭以三耆度分割而亡自日割臺灣俄割旅順由是膠州、九龍、威海衛、廣州灣相繼而起口岸膏腴四分五

裂。議者以爲漢土第一期瓜分之情形矣。假令以東方問題之故，日本不幸而見敗於俄，是日本方且自顧之不暇，何暇更謀中國。即使有一二國焉，號稱仗義，起而干涉之，而俄人乘戰勝之後，勢力方強，何難挾制清廷，使以中國之利權，飽各國之大欲，而消其猜忌。觀於俄人前此之滅波蘭，可分其利於普奧，而知之矣。夫此一二國者，亦誠何愛於漢人，何愛於漢土，而必出死力以干涉之，則亦利之所在，不得不然耳。然則漢土雖廣，漢財雖多，而一國挾之，各國索之，無論滿人一息奄奄，不敢違命，而況雖損漢土，雖失漢財，固猶可以媚外，作僥倖之計也。要索愈繁，瓜分愈亟，則是日人一敗，關係匪輕，必有激成第二期瓜分之禍者，而不計利害之漢人，或不之知也。

日與俄戰，幸而日勝歟，則俄人方引兵北還，滿洲亦不復爲俄所據，由是大局或可少安。然漢人恐猶未能免禍也。何則，日人以局外之國，苟無密切之關係，何至發難於俄。毋抑如所謂齊人救韓之故事乎。昔龐涓之圍韓也，韓求救於齊。孫子曰：魏前歲伐趙，今歲伐韓，其志必不忘齊也，固當救之。然魏伐韓，韓未敝而齊代其受兵，是韓享其逸而齊得其勞，韓收其利而齊受其害也。今日人之意，固亦猶是耳。以爲俄人既圖滿洲，其勢將及日本，不得已而出於一戰。戰而勝俄，俄人固已絕望於遠東，而日人之仍據滿洲與否，誠非可預言。而既以局外之國，耗軍力，費貲糧，犧牲人命，以摧此萬乘虎狼之強俄，則以全力而來者，恐必不甘以空拳而去也。如是則必藉保全清國以爲名，而條約之議興，而交涉之事起，而列強之染指，又勢所必然。然則無論滿洲三省之菁華有限，不足以飽各國之要求，即滿人亦得毋以彼祖宗遊牧相傳之故地，而謀有以保之乎。謀有以保之，則又舍漢土漢財而外，無所爲抓沙抵水之計矣。是則東方問題結局之後，漢人之禍，必有更不可言者。吾恐所謂『民等具有天良勉圖報稱』與『民等食毛踐土不可自外生成』之謬文，又將煌煌然溢人眼簾，印人腦髓，而恬然屈服二百餘年之馴靜漢人，且復賣妻孥，捐田宅，甘心以奉之，而無異言也。來日方長，安得起四百兆人而遍告之哉。

然則日俄不戰，而漢人之害如斯；即日敗於俄，俄敗於日，而漢人之害又如斯。是漢人無往而非禍端矣。綜思其故，實以無團體三字，爲漢人衰落之一大原因。其官也，

但知媚朝廷以圖富貴其民也但知守貲財以長子孫彼自爲彼我自爲我而亦曾無休戚痛癢之相關故即極之以二百餘年桎梏之嚴屠戮之慘聚歛之工而恬然屈服無一謀結團體以爲抵抗之地者此外人所以謂『中國人如灘邊亂石如一盤散沙』也漢人而欲雪斯言乎則請繼自今日萬衆一心可以抗滿人者卽可以抵外人若其不然則滿人可以制之者烏知外人不可以制之少數之滿人可以制之者烏知多數之外人不可以制之勢不至億萬斯年奴隸牛馬萬劫不復不止其又何堪設想也耶要之滿洲之禍未有不延發於漢人者然滿人無興亡之觀念吾無怪其然以其冏野蠻固孱弱也獨惜號稱最文明最膨脹之學漢人種顧乃茫然罔覺焉然後知滅滿洲者滿洲也非俄人也禍漢人者漢人也非滿洲也乃滿人不自哀而漢人哀之漢人不自哀而又誰爲之哀者凡有血氣者或亦有感於斯言夫

滿學生與漢學生

自頃東京留學生有滿漢衝突之一大風潮其事蓋起於元旦學生會館演說有某生者主張排滿滿人之留學者某某兩生聞而大懼三日不食作書數十通以遺

人之當路有權勢者使速備漢並陳激烈和平二辦法激烈法主多殺漢人和平法則殺演說排滿者而解散其餘且令此後毋使漢人得學陸軍警察而悉遣滿人學之某某兩生並脅學生監督汪大燮使不許送主張排滿之某生入成城學校又有某生者陸軍初級既卒業矣以登載其論說於某雜誌跡近排滿某某兩生更脅汪大燮不許送學聯隊汪唯唯聽命於是漢學生全體譁然各開同鄉會以謀救濟此衝突歷史之大凡也吾以是滋惑焉

夫滿學生自二百六十年前之遠祖率其游牧種族佔據禹域食我之毛踐我之土不思報德而顧爲盜憎主人之計人之忘恩負義有如是之甚者耶此在北京圈禁界之王公大臣一物不知耳目閉塞者吾無怪其然矣而獨怪滿學生既留學於外而無外界激刺之感與同國同情之念嗚呼人之冥頑不靈何一至如是乎豈其六根六塵別有一世界事物與之接觸而忘其所履之危而欲操戈於同室乎且彼自入關以後性質久已渝變而同化於禹域故二百年來漢族亦漸忘之若不知其爲異類也者一切專制之政皆順受其正所謂『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思想實彌

綸於一切在官在民者之腦中今試閱方望溪文集卽漢人歷來順受之代表也故有權力有機會如曾國藩李鴻章輩皆不敢稍萌異志此無他政教之馴習有以使然也自戊戌政變剛榮之徒竊握大柄神皋舊壞生機遏絕於是漢族知身家性命終不足託於頑固庸妄之手仁人志士求其所以在我者乃倡爲自立革命排滿之議然推其致此之由則皆滿人之頑固者有以感召之今滿學生不知殺漢人之遠事則請與言近事可乎近事之主張殺漢人者無過於剛毅戊戌八月以後庚子八月以前又爲滿洲人才蔚起珠聯璧合之盛會顧其殺漢人之成跡何如乎被殺之人不過六烈士一許景澄一袁昶一徐用儀而已而其結果遂令滿酋出走墳墓邱墟其妻女被聯軍之淫辱財物被聯軍之劫奪著何可勝道而當時漢族之督撫皆擁兵觀望無一起而謀所謂勤王者然則平日之『受恩深重』者消滅於何處耶毋抑平居相綴之空言不足以易切膚之實禍也使非有李鴻章其人者出而排難解紛刮漢民之膏血以保滿人之殘喘則滿人之歷運正未可知而今之滿學生其雄材大略精能卓絕較諸剛毅何如曾不審己曾不量力而徒逞褊衷之私憤吾恐

若敖之鬼其將餒而滿學生其亦知之否

漢學生者其自命爲中國之主人翁果能副其名達其目的與否吾不敢知然旣以此自命則必有種種之責任種種之義務其對於本國之方面也又必爲種種之研究行種種之豫備籌種種之方法且必有弘毅之力貞固不之撼之操舍己爲羣之德縝密嚴栗之態而後有庶幾之望而吾眼中實未見有斯人也然則取一二革命排滿之言騰諸口說遂可以恢復中國乎吾見其輕薄浮僞器根淺劣而斷非可以當大任之人也傳不云乎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者拙也有報人之志而令人知者危也事未發而先聞者殆也今漢學生坐此三失而猶嘵嘵然曰革命排滿嗚呼自有此輩口頭禪之革命排滿而革命排滿之實際乃無望矣不特此也中國之前途黑闇如膝革命以興乎亦以亡乎立憲乎專制乎民政乎雙立君乎聯邦乎分治乎凡此一一絕大之問題吾恐東西之大政法家窮累年之腦力有不敢輕下一判斷者今也未嘗審顧未嘗躊躇而輒張其赤幟是欲以神洲爲嘗試之一擲也或謂禍福相倚利害相待子所慮爲禍爲害者庸詎知非利之所存凡事就一面論之則易

流於偏頗或之言誠當矣然吾所貴望於漢學生者則猶有說焉愼到有言不知而言知而不行者不可以為知故陽明之學即知即行其意以為知而不行與不知等也今漢學生之治東西學說者亦有年所而東西諸國絕不聞有稱道其知者毋抑知而不行而人固以為一無所知乎而我漢學生六七百人顧皆庸庸戢戢以忍此大辱亦足以見其無能為矣嗚呼某某兩生倡其狂言欲制吾輩之生命其人非有九重之威嚴六師之擁護也我漢學生誠以為公敵則一夫之力可以捽而去之而必集會以圖乞靈於土偶木相之監督不亦異乎

祝北京大學堂學生

由地理上言之革命有二種曰中央革命曰地方革命何謂中央革命革命之洪水以中央政府所在地為起點而延及於地方者也何謂地方革命革命之洪水以地方為起點而奔赴於中央政府所在地者也二者之收効固同然其成功則有難易譬如走馬日暮下蘭臺則其勢順其步速高屋建瓴一奔千里不可遏也反是則由平地而登高山自覺其崎嶇難行足疲身乏不免有遲滯之憂矣以走馬下蘭臺為

中央革命之代表語則平地登高山可為地方革命之好名辭由是言之中央革命也恆易而地方革命也殊難不惟此也觀諸實際歐洲之革命由地方而起者亦惟英倫三島而已全大陸諸國則革命之主動力莫不在京城

悲夫悲夫奄奄待死之中國數年以來革命之聲日盛一日孫文之黨唐林之徒屢興革命軍於南方前仆後起流血淋漓非不偉也非不壯也然吾頗疑其舉動之近於地方革命以西人行之尙有難色者欲以程度低下之中國人而遽為之奚有不扞格也吾望中央革命軍之起久矣

頃聞北京大學堂學生結秘密會社與海內外志士聯絡希圖革命那拉氏聞之召滿洲某親王於頤和園令其察辦而學生數人被執殊為慷慨毫無卑屈之色吾聞之不覺頓足大呼曰中央革命軍將於是起乎中國者世界上之黑暗區也北京者黑暗區中之黑暗地獄也北京政府乃黑暗地獄中之尤黑暗者北京大學堂為北京政府所建設則其黑暗之程度更可知矣舉全國之漢人皆為滿洲遊牧之奴隸而直隸人尤為滿洲遊牧之直接奴隸北京為滿洲遊牧之巢穴則北京漢人之奴

隸性更可察矣以如此黑暗之地如此奴隸之民而發出此種光線眞世界莫大之奇事也吾安得不以熱血歡迎之

學生爲革命之原動力而京都之學生尤爲中央革命之原動力是世界所公認者也巴黎之學生維也納之學生伯林之學生聖彼得堡之學生撞自由鐘矣樹獨立旗矣殺皇帝矣倒政府矣世界革命之大風潮該等學生所造出者也十八九兩世紀之歷史該等學生之活劇臺也北京學生諸君諸君將追其跡而照耀於二十世紀之歷史乎將爲先人雪恥而壯大吾漢人之聲色乎吾歌之吾誦之吾全國之學生將歡迎諸君矣望諸君自重諸君胆壯那拉氏不足畏滿洲人，不足畏淸政府不足畏毋因一時之威嚇而歛其動作毋惜諸君之自由血而失全國人之希望則學生之全體幸甚中國幸甚燕市之月易水之風敢爲，諸君祝曰中國萬歲中央革命萬歲，

孫逸仙與白浪庵滔天之革命談

滔天問於孫逸仙曰君之志在革命僕知之矣而未得其詳願君將革命之宗主與其附屬之方法及手段明以教我孫逸仙曰噫余以人羣自治爲政治之極則故於政治之精神執共和之主義夫共和主義豈平手而可得乎余以此一事而直有革命之責任者也況羈勒於異種之下而幷不止經過君民相爭之一階級者哉淸虜執政於茲幾三百年矣以愚弄漢人爲治世第一義吸漢人之膏血錮漢人之手足爲滿奴升遷調補之符認賊作父之既久舉世皆忘其本來又經滿政府多方面之籠絡摧殘致民間無一毫之反動力以釀成今日之衰敗沃野好山任人割取靈苗智種任人踐踏此所以陷於悲境而無可如何也方今世界文明日益增進國皆自主人盡獨立獨我漢種每況愈下瀕於死亡丁斯時也苟非凉血部之動物安忍坐圈此三等奴隸之獄以與終古是以僕不自量欲乘變亂推翻逆胡力圖自主徒以時機未至橫遭蹉跌以至於斯悲矣

人或云共和政體不適於支那之野蠻國此不諒情勢之言耳共和者我國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遺業也我國民之論古者莫不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實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勿謂我國民無理想之資勿謂我國民無進取之氣即此

所以慕古之意正爲富有理想之証據亦大有進步之機兆也試觀僻地荒村舉無有浴胡虜之惡德而消滅此觀念者彼等皆自治之民也立尊長所以判曲直置鄉兵所以禦盜賊其他一切共通之利害皆人民自議之而自理之是非現今所謂共和之民者耶苟有豪傑之士起而倒清虜之政府代敷善政約法三章慰其飢渴庶愛國之志可以奮興進取之氣可以振起也

且夫共和政治不僅爲政體之極則且以適合於中國國民之故而又有革命上之利便者也觀中國古來之歷史凡國經一次之擾亂地方豪傑互爭雄長亘數十年不能統一無辜之民爲之受禍者不知幾許其所以然者皆由於舉事者無共和之思想而爲之盟主者亦絕無共和憲法之發布也故各窮逞其一己之兵力非至併吞獨一之勢不止時或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因有此傾向而盜賊胡虜亦遂得極其兵力之所至居然可以爲全國之共主嗚呼吾同胞之受禍豈偶然哉今欲求避禍之道惟有行此迅雷不及掩耳之革命之一法而與革命同行者又必在使英雄各充其野心充其野心之方法唯作聯邦於共和之名之下其夙著聲望者使爲一部

之長以蠶其材然後建中央政府以駕馭之而作聯邦之樞紐方今公理大明吾儕實行此主義必不至如前此野蠻割據之紛擾綿延數紀而梟雄有非分之希望以乘機竊發殃及無辜此所謂有便利於行共和之革命上者也

嗚呼今舉我國土之大人民之衆而爲俎上之肉餓虎取而食之以振其蠻力雄視世界自熱心家用之以提挈人道足以號令宇內反掌之間相去天壤余爲世界之一平民而人道之擁護者猶且不可恝然於此況身生於其國土之中嘗直接而受其苦者哉余才短識淺不足以擔任大事而當此千鈞一髮不容袖手之秋不得不自進爲革命之先驅而以應時勢之要求若天與吾黨有豪傑之士出而相援即願讓渠獨步而自服犬馬之勞不然則唯有自奮以任大事而已余固信爲中國蒼生爲亞洲黃種爲世界人道而興起革命軍天必助之即君等之來締交於吾黨亦其証也朕兆發於茲矣夫吾黨所以努力奮發以期不負諸人之望諸君又盡力於所以援吾黨之道欲以救中國四萬萬之蒼生雪亞東黃種之屈辱恢復宇內之人道而擁護之者惟有成就吾國之革命斯爲得之此事成其餘之問題即迎刃而解矣

逆者曰吾國人心之死也久矣逆胡之盜竊我土地既二百六十年奉天承運之僞勅以掩吾之目馬蹄鳥尾之胡裝以梏吾之體舉世奄奄之陳死人方賁歡獻醜，無暇晷豈曾有一人敢溢出其死圈而一萌非常之想者呂留良戴名世曾靜齊周華之徒於網羅密布之朝，曾一發其狂噱至今談革命者猶想望其風采闡揚其緒論此風豈不可尚然尋其意例之所出多以去明未遠不能忘情於朱氏而已是則以革命之精神而傾注於既死不可復生之一私姓初不問篡竊屬於誰氏夫一言復明則卽令其繼世者爲吾之本種而或有優於明亦在所當革之列噫，無怪胡虜之掀髯也洪楊起義其建邦，策命之宣告曷嘗不以恢復漢種爲職志然掃除清虜未盡其域之半而卒，以頹放恣肆未竟其業讀中興之史豈勝遺恨曾左起於湘中大奮其奴隸之力剪滅我同胞之革命軍而舉世傳爲口碑謚爲命世曷嘗有以民權革命之眼孔眇及洪楊者嗟呼、吾不料羶虜之惡德沁人肝脾之至於是也邇年以來累經外界之激刺民間之動力亦驟增幾度日清之役舉國若狂號稱維新之領袖者初猶矜矜於保中國不保大清之說一覩，其改革之僞詔，遂乃一歸於保皇此

可以告無罪矣而其黨人亦至遭滿奴之僇辱，夫天王明聖，臣罪，當誅僇辱亦何足懼食其迷而無所發，遂乃一變其派爲勤王而勤王亦卒莫逃后黨之搜獲戊戌之蔡市歟庚子之漢上歟是豈豈者豈不獲已我以赤心向人其如人之以爲馬肝何雖然勿謂秦無人也當康有爲僞說之風靡天下天下之人無不惑之而有立於反動之點與之鏖戰收集一部之人士與之抗對者而愛親覺羅之王氣至此一洩中國一線之血脉正賴以延伊何人伊何人得毋今之所稱孫中山其人者乎孫君者其出現之日不久方之呂戴爲能實行其主義且洞見非我族類之不可汚我一寸土必不可有絲毫興滅繼絕之假借方之洪楊則成功乃遜之然方如行星之初平地平當行之軌道正不可測且其宗主其方畧多洪楊之所不能望者夫由孫而溯之呂戴之相去已二百年洪楊之相去亦四十年，世界之進步運會當與之爲變遷人才者由運會而生者也則今日之有孫與康乾之有呂戴咸同之有洪楊其難易之比較第一之孫起當有無量之孫以應之、嘻何以二萬萬方里遼闊之幅員竟如闃其無人也是故二十世紀新中國之人物吾其懸孫，以爲之招誠以其倡革命於

舉世不言之中爭此不絕如髮之眞氣深足爲吾國民之先導今諦聽其革命之判談言何時與之言何人吾其爲吾民族羞死矣

革命之原因

革命革命我四萬萬同胞今日何爲而革命吾先叫絕曰

不平哉不平哉中國最不平傷心慘目之事莫過於戴猳子野心游牧賤族之賊滿洲人而爲君以貽羞我始祖黃帝於地下而我方且求富希貴搖尾乞憐三跪九叩酣嬉濃浸於其下而恬然不知自恥不知自悟也哀哉我同胞無主性哀哉我同胞無國性哀哉我同胞無種性無自立之性

近世革新家熱心家常號於衆曰「中國不急急改革則將蹈印度後塵波蘭後塵埃及後塵而於是印度波蘭之活劇將再演於神州」著者曰噫是何言歟是何言歟何厚顏盲目而爲是言歟何忽染風病而爲是言歟不知吾之爲波蘭印度埃及於滿洲人之胯下者行已三百年來矣而猶曰將爲也何故諱爲我同胞一解之將謂吾已爲波蘭印度於賊滿人賊滿人又爲波蘭印度於英法俄美等國乎苟於是

也則吾寧爲此直接亡國之民而不願爲此間接亡國之民何也彼英法等國之能亡吾國也實其文明程度之高出於吾也吾不解吾同胞何既不願爲文明人之奴隸而偏愛爲此野蠻奴隸之奴隸乎嗚呼明崇禎皇帝殉國任賊碎戮朕尸毋傷我百姓之一日滿洲人率八旗精銳之兵入山海關定鼎北京之一日此固我皇漢人種亡國之記念日也

世界之大有少數人服從多數人之理愚頑人服從聰明人之理使賊滿人而多數也則僅五百萬人尚不及一州縣之衆使賊滿人而聰明也則有目不識丁之親王大臣唱京調二簧之將軍都統三百年中雖或有一二稍知政體之人乎則皆爲吾教化之所陶鎔

一國之政治機關一國之人共司之有不能司政治機關參預行政權者不得謂之國不得謂之國民此世界之公理萬國所同然也今試游於華盛頓巴黎倫敦之市執途人而問之曰汝國中執政者爲同胞歟抑異種歟必答曰同胞同胞豈有異種執吾國政權之理又問之曰汝國人有參預行政權者否必答曰國者積人而成者

也。吾亦國人之分子。故國事爲己事。吾應得而參預焉。乃轉詰。我同胞何一一與之大相反對也耶。今就賊滿人待我同胞之政策一爲同胞揭破之。

滿洲人之在中國。不過十八行省中之一最小部分耳。而其官於朝者。則以一最小部分。敵十八行省而有餘。今試以京官滿漢缺額觀之。自大學士尚書侍郎滿漢二缺平列外。如內閣衙門則滿學士六漢學士四。滿蒙侍讀學士六漢軍侍讀學士二。滿侍讀十二漢侍讀二。滿蒙中書九十四漢中書三十。又如六部衙門則滿郎中員外主事缺額約四百名。吏部三十餘。戶部百餘。禮部三十餘。兵部四十。刑部七十餘。工部八十餘。其餘各部堂主事皆滿人無一漢人。而漢郎中員外主事缺額不過一百六十二名。其每季縉紳錄中。則於職官總目下。僅標出漢郎中員外主事若干人。而渾滿缺於不言。殆有不能示天下以隱衷者矣。是六部滿缺司員幾視漢缺司員而三倍。(筆帖式尚不在此數。)而各省府道實缺。又多由六部司員外放。何怪滿人之爲道府者布滿國中也。若理藩院衙門。則自尚書侍郎以迄主事司庫。皆滿人任之。無一漢人錯雜其間。(理藩之事。惟滿人能爲之。咄咄怪事。)其餘掌院學士宗

人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鴻臚寺國子監鑾儀衛諸衙門缺額。未暇細數。要之皆滿缺多於漢缺。無一得附平等之義者。是其出仕之途。以漢視滿。不啻霄壤雲泥之別焉。故常有滿漢人同官同年同署。漢人積滯數十載而不得遷轉。滿人則俄而侍郎。俄而尚書。俄而大學士者。縱曰滿洲王氣所鍾。如漢之沛明之濠。然未有綿延數百年。定爲成例。竟以王者一隅。抹煞天下之人材。至於斯極者也。向使嘉道咸同以來。其手奏中興之績者。非出自漢人之手。則各省督撫道府實缺。其不爲滿人攙竊也幾希矣。又使非軍興以來。雜以保舉軍功捐納以爭各部滿司員之權利。則漢人幾絕跡於仕途矣。至於科舉清要之選。雖漢人亦居十之七八。然主事則多額外。翰林則爲清貧。補缺難於登天。開坊類乎超海。不過設法虛縻之以戢其異心。又多設各省主考學政及州縣教官等職。俾以無用之人治無用之事而已。卽幸而億萬人中有竟登至大學士尚書侍郎之位者。又皆白頭齒落垂老氣盡。分餘瀝於滿人之手。然定例漢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大拜。而滿人則無論出身如何。均能資兼文武位兼將相。其中蓋有深意存焉。嗚呼。我漢人最不平之事孰

有過於此者哉雖然同種待異種是亦天演之公例也

然此僅就官職一端而言也乃至於各行省中擇其人物之駢羅土產之豐阜山川之險要者命將軍都統治之而漢人不得居其職又令八旗子弟駐防各省另爲內城以處之若江寧若成都若西安若福州若杭州若鎭江等處雖閱年二百有奇而滿自爲滿漢自爲漢不相錯雜蓋顯然有賤族不得等倫於貴族之心且試繹其駐防二字之義猶有大可驚駭者得毋時時恐漢人之叛我而羈束之如盜賊乎不然何爲而防又何爲而駐也又何爲駐而防之也

滿人中有建立功名者取王公如拾芥而漢人則大奴隸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之倫殘殺同胞數百萬挈東南半壁奉之滿洲亦不過封侯而止又試讀其所謂歷朝聖訓遇稍著賢聲之一二滿大臣獎藉逾恆眞有一德一心之契而漢人中雖賢於楊名時李紱湯斌等之馴靜奴隸亦常招譴責挫辱不可嚮邇其餘抑揚高下播弄我漢人之處尤難枚舉

我同胞不見夫彼所謂八旗子弟宗室人員紅帶子黃帶子貝子貝勒者乎甫經成

人即有自然之祿俸不必別營生計以贍其身家不必讀書嚮道以充其其識力由少爺而老爺而大老爺而大人而中堂紅頂花翎貫搖頭上尙書侍郎殆若天職反漢人而觀之夫亦可思矣

中國人羣向分爲士農工商士爲四民之首曰士子曰讀書人吾見夫歐美人無人不獨書即無人不爲士子中國人乃特而別之曰士子曰讀書人故吾今亦特言士子特言讀書人

中國士子者實奄奄無生氣之人也何也民之愚不學而已士之愚則學非所學而益愚而賊滿人又多方困之辱之汩之羈之且從而摧賊之待其垂老氣盡奄然軀殼而後指揮鞭策焉困之者何困之以八股試帖楷摺俾之窮年矻矻不復暇爲經世之學也辱之者何辱之以童試鄉試會試殿試（殿試時無坐位待人如牛馬）俾之行同乞丐不復知人間尙有羞恥之事也汩之者何汩之以科名利祿俾之患得患失不復有仗義敢死之風羈之者何羈之以庠序臥碑俾之柔靜愚魯不敢有議政著書之舉摧賊之者何摧賊之以威權勢力俾之畏首畏尾不敢爲鄉曲豪舉

游俠之雄株連之獄開創於順治（朱國治巡撫江蘇以加錢糧株連諸生百餘人）文字之禍濫觴於乾隆（十全老人以一字一語徵誅天下羣臣震恐）以故海內之士莘莘濟濟魚魚雅雅衣冠俎豆充牣儒林而抗議發憤之徒絕迹慷慨悲咤之聲不聞名爲士人實則死人之不若佩文韻府也淵鑑類函也康熙字典也此文人學士所視爲拱璧連城之大類書也而不知康熙之時代我漢人猶有仇視滿洲人之心思彼乃集天下名人以成此三書借是消磨我漢人革命復仇之銳志焉（康熙開千叟宴數次命羣臣飲酒賦詩均爲籠絡人起見）噫吁嘻吾言至此吾不禁投筆廢書而歎曰『朔方健兒好身手天下英雄入彀中』吾不禁五體投地頓首稽顙恭維拜服滿洲人壓制漢人籠絡漢人驅策漢人抹煞漢人之好手段好手段

中國士人又有所謂一種岸然道貌根器特異別樹一幟以號於衆者曰漢學曰宋學曰詞章曰名士漢學者流尋章摘句箋注訓詁爲六經之奴婢而不敢出其範圍宋學者流日守其五子近思錄等書高談太極無極性根之理以求身死名立一瞰

其東西兩廡之特豚詞章者流立其桐城陽湖之門戶流派大唱其嫣紅姹紫之排腔濫調以粉飾其太平名士者流則用其『一團和氣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聲音律六品官階七言詩句八面張羅九流通透十分應酬』之大本領鑽營奔競無所不至此四種人日演其種種之活劇奔走不遑而滿洲人又恐其頓起異心也乃特設博學鴻詞一科以一網打盡焉至近世又有所謂通達時務者拾腐敗報紙之一二語襲皮毛西政之二三事求附驥尾於經濟特科中以進爲滿洲人之奴隸欲求不得又有所謂激昂慷慨之士日日言民族主義言破壞目的其言非不痛哭流涕也然奈痛哭流涕何悲夫悲夫吾揭吾同胞腐敗之現象至此而究其所以至此之原因吾敢曰半自爲之半滿洲人造之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半自爲之半滿洲人造之

某之言可以盡吾國士人之醜態者曰『覆試而几案不具待國士如囚徒賜宴而塵飯塗羹視文人如犬馬簪花之袍僅存腰幅棘圍之膳卵作鴨烹一入官場即戚兒戲是其於士也名我恩榮而實羞辱者其法不行也由是士也髫齡入學皓首窮

祈禱命運祖宗風水之靈僥房師主司知音之倖百折不磨而得一第其時大都在強仕之年矣而自顧餘生吃着猶不沾其位天祿毫末恩寵之施於此而不魚肉鄉愚威福梓里或恤舍冤而不包詞訟或顧廉恥而不打抽豐其何能贍養室家撐持門戶哉「痛哉斯言善哉斯言爲中國士人之透物鏡爲中國士人之活動大寫眞（即影戲）然吾以爲生今之日處今之時此等醜態當絕於天壤矣既而又聞人譏之言曰某某入學矣某某中舉矣某某報捐矣發財做官之一片喊聲猶是囂囂然於社會之上如是如是上海之濫野雞如是如是北京之滑兔子如是如是中國之腐敗士人嗟夫吾非好爲此尖酸刻薄之言以罵盡我同胞也實吾國士人屠毒社會之罪有不能爲之恕者春秋責備賢者我同胞盍醒諸

今試游於窮鄉原野之間則見夫黧其面目泥其手足荷鋤壠畔終日勞勞而無時或息者是非我同胞之爲農者乎受田主土豪之虐待不足而彼滿洲人者復派設官吏多方以刻剝之以某官括某地之皮以某官吸某民之血若招信票若攤賠款其猶著者也是故一納賦也加以火耗加以錢價加以庫平一兩之稅非五六兩不

能完務使之鬻妻典子而後已而猶美其名曰薄賦曰輕稅曰皇仁吾不解薄賦之謂何輕稅之謂何若皇仁之謂則是盜賊之用心殺人而曰救人者也嘻一國之農爲奴隸於賊滿人下而不敢動是非賊滿人壓制漢人之好手段乎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賊滿人壓制我漢人之好手段

不見乎古巴誘販之猪仔海外被虐之華工是又非吾同胞之所謂工者乎初則見拒於美繼又見拒於檀香山新金山等處飢寒交逼葬身無所以堂堂中國之民竟欲以此葺髮重脣之族而不可得誰實爲之至此極哉然吾聞之外國工人有干涉國政倡言自由之說以設立民主爲宗旨者有合全國工人立一大會定法律以保護工業者有立會演說開報館倡社會之說者今一一轉詢中國有之乎無有也又不見乎殺一教士而割地償款罵一外人而動勞上諭慰問者乎至我同胞置身海外受外人不忍施之禽獸者之奇辱而彼滿洲政府乃一若盲於目而聾於耳漠然無所動於其心夫頭同是圓也足同是方也而一則尊貴如彼一則卑賤如此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旨吾胸吾敢曰滿洲人之虐待我

抑吾又聞之各國之富商大賈皆得爲議員執政權而中國則貶之曰末務卑之曰市井賤之曰市儈不得與士大夫伍及一旦償兵費賠教案甚至供玩好養國蠹者則又莫不取之於商若者有捐若者有稅若者加以洋關而又抽以釐金若者抽以釐金而又加以洋關震之以報効國家之名誘之以虛銜封典之利公其詞則曰派美其名則曰勸實則剝吾同胞之膚吸吾同胞之髓以供其養家奴之費修頤和園之用而已吾見夫同胞之不與之計較也自若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滿洲人之剝吾膚吸吾髓

以言夫中國之兵則又有不可忍言者矣每月三金之糧餉加以九錢七之扣折與以朽腐之兵器位置其一人之身命驅而用之使戰其不聚殲其兵而饋餉於敵者夫將焉往及其死綏也則又委而去之視爲罪所應爾旌恤之典盡屬虛文妻子哀望莫之或問即或幸而不死則遣以歸農扶傷裹創生計乏絕流落數千里外淪爲乞丐欲歸不得而殺游勇之令又特嚴酷似此殘酷之事從未聞有施之於八旗駐防者嗟夫嗟夫吾民何辜受此慘毒始也欲殺之終也欲殺之上薄蒼天下撤黃泉

不殺不盡不盡不快不快不止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滿洲人之殘殺我漢人

文明國中有一人橫死者必登新聞數次甚至數十次不止司法官審問案件即得有實憑實據非犯罪人親供不能定罪（於審問時無用刑審問理）何也重生命也吾見夫吾同胞每歲中死於賊滿人借刀殺人濫酷刑法之下者不知凡幾賊滿人之用苛刑於中國言之可醜可痛天下積怨內外咨嗟華人入籍外邦如避水火租界必思會審如禦虎狠乃猶或援引故事虛文而頓忘眼前實事不知今無滅族何以移親及疏今無肉刑何以立斃杖下今無拷訊何以苦打成招今無濫苛何以百毒備至至若監牢之刻獄吏之慘猶非筆墨所能形容即比以九幽十八獄恐亦有過之無不及者而賊滿人方行其農忙停訟熱審減刑之假仁假義以自飾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賊滿人之屠戮我若夫官吏之貪酷又非今世界文字語言所得而寫擬言論者也悲夫

乾隆之圓明園已成灰燼不可憑藉而如近日之崇樓傑閣巍巍高大之頤和園間

其間一瓦一礫何一非刻括吾漢人之膏脂以供一賣淫婦那拉氏之笑傲乎夫暴秦無道作阿皇宮天下後世尚稱其不仁於圓明園何如於頤和園何如而我同胞無一敢道其惡者是可知滿洲政府專制之極點

開學堂則曰無錢矣派學生則曰無錢矣凡有絲毫利益於漢人者莫不曰無錢無錢乃無端而謁陵修陵則有錢若干無端而修宮園則有錢若干無端而慶典壽則有錢若干同胞乎盍思之

「量中華之物力結友邦之歡心」是豈非所謂煌煌上諭之言乎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割我同胞之土地劫我同胞之財產以買其一家一姓五百萬家奴一日之安逸此割臺灣膠州之本心所以感發五中矣嗚嗚怪事我同胞看者我同胞聽者

吾讀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錄吾未盡吾幾不知其涕之所自出也吾爲言以告我同胞曰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是豈非當日賊滿人殘戮漢人一州一縣之代表哉夫二書之所紀不過聚舉一二耳而當日既縱焚掠之軍又嚴薙髮之令則賊滿人鐵騎所至其屠殺擄掠必有十倍於二地無可疑者有一有名之揚州嘉定有千百無名之揚州嘉定吾憶之吾惻痛於心吾不忍而又不能不爲吾同胞告也

揚州十日記有云初二日傳府道州縣已置官吏執安民牌遍諭百姓毋得驚懼又諭各寺院僧人焚化積尸而寺院中藏匿婦女亦復不少亦有驚餓死者查焚尸載籍不過八日共八十餘萬其落井投河閉門焚縊者不與焉

吾又爲言以告我同胞曰賊滿人入關之時被賊滿人屠殺者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乎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之伯叔甥舅乎被賊滿人姦淫者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之妻之女之姊妹乎（揚州十日記云卒常謂人曰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何堂堂中國無恥至此讀此言可知當日姦淫之至極）記曰「父兄之仇不共戴天」此三尺童子所知之義也故子不能爲父兄報仇以托諸其子子以托諸孫孫又以托諸玄來礽是高曾祖之仇卽吾今父兄之仇也父兄之仇不報而猶厚顏以事仇人日日言孝弟吾不知孝弟之果何在也高曾祖有靈必當不瞑目於九原

中國之有孔子，無人不尊崇為大聖人者也。曲阜孔子廟，又人人知為禮樂之邦、教化之地，拜擬不置，如耶穌之耶路撒冷者也。乃賊滿人割膠州於德，而聽德人毀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遺教之地，生民未有，神聖不可侵犯之孔子之鄉，使神州四萬萬眾無復教化，而等倫於野蠻，是誰之罪歟？夫耶穌教新舊相爭，猶不惜流血數百萬人，我中國人何如。

一般服從之奴隸，有上尊號、崇諡法、尊諡為聖祖仁皇帝、高祖純皇帝者，固在黑暗時代所號為令主賢君者也。及觀南巡錄所載，實則淫掠無賴，鳥獸洪水，氾濫中國。（乾隆欲食黃角蜂，由張家口遞至揚州，三日而至，於此可見其奢侈）嗟夫，竭數省之民力，以供覺羅玄曄（即康熙）覺羅弘曆（即乾隆）一民賊之行止，方之隋煬、明武，為比例差，吾不知其相去幾何。吾嘗讀隋煬艷史，吾安得其人再著一康熙乾隆南游史，揭其禽獸之行，暴著天下乎。袁氏以法王路易十四比乾隆，吾又不禁拍手叫絕，喜得其酷肖也。

主人之轉賣其奴也，猶且必問其奴之願否。今慨然以我之土地與人，並不一問及之，而私相授受，我同胞亦絕不與之計較之，反從而聽任之。若臺灣、若香港、若大連灣、若旅順、若膠州、若廣州灣，於未割讓之先，於既割讓之後，從未聞有一紙公文布告天下者。我同胞其自認為奴乎？吾不得而知之。此滿洲人大忠臣剛毅所以有『與其授家奴不如贈鄰友』之言也。

牧人之畜牛馬也，牛馬何以受治於人？必曰人為萬物之靈耳。今以我同胞自受治於賊滿人鞭箠之下，而不自知是牛馬之受治於牧人也。我同胞雖欲不自認為牛馬，其如彼之實以牛馬畜之何？何以言之？彼於各州、府、縣，苟有催租、勸捐之事，必有『受朝廷數百年豢養深恩，力圖報効』之文，煌煌然榜之通衢，此識字者之所知也。夫曰豢養，即畜牧之謂也。吾同胞自食其力，彼滿洲人乃劫吾之財，攘吾之土，以食吾之力者，不自認為賊，而顧以牛馬畜吾同胞乎？抑自居乎？抑不自居乎？

滿洲人又有言曰：『二百年食毛踐土，深仁厚澤，浹髓淪肌。』夫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非賊滿人所得而固有也。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此不待辯而自知。彼賊滿人之為此言也，其反言歟？抑實謂歟？尚請吾同胞一自道之。賊滿人入關二百六十

年食吾同胞之毛踐吾同胞之土吾同胞之深仁厚澤淪其髓浹其肌此固滿洲人所粉骨碎身吮癰舐痔猶不足以報我豢養深恩於萬一者也乃此言也不出諸我同胞之口而反出諸於滿洲人之口喪心病狂至於此極耶

山海關外之一片地曰滿洲曰黑龍江曰吉林曰盛京是非賊滿人所謂發祥之地游牧之鄉同賊滿人所當竭力保守者乎今乃再拜稽首以之奉獻於俄羅斯有人焉已不自保而猶望其能保人焉其可得乎有人焉不愛惜已物而猶望其能愛惜人物焉其又可得乎

拖辮髮着胡服躑躅而行於倫敦之市行人莫不曰 Pig tail（譯言猪尾）Savage（譯言野蠻）者何爲哉又躑躅而行於東京之市行人莫不曰チヤンチヤンボツ（譯意拖尾奴才）者何爲哉嗟夫漢官威儀掃地已盡唐制衣冠蕩然無存吾撫吾所衣之衣所頂之髮吾惻痛於心吾見迎春時之春官衣飾吾惻痛於心吾見出殯時之孝子衣飾吾惻痛於心吾見官吏出行時荷刀之紅綠衣喝道之皂隸吾惻痛於心辮髮乎胡服乎開氣袍乎花翎乎紅頂乎朝珠乎爲我中國文物之冠裳乎抑

打牲遊牧賊滿人之惡衣服乎我同胞自認賊滿人入關所下薙髮之令其略曰

向來薙髮之制不急姑聽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事朕已籌之熟矣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若不歸一不幾爲異國人乎自今布告之後京城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行薙髮若惜髮爭辮決不輕貸

嗚呼此固我皇漢人種爲牛爲馬爲奴爲隸棄漢唐之衣冠去父母之髮膚以服從滿洲人之一大紀念碑也同胞同胞吾願我同胞日日一讀之

娼妓之於人也人盡可以夫謂其爲纏頭計也至我之爲賊滿人之順民賊滿人之臣妾則從未見盆我以多金者卽有一二入其祿利誘導之中登至尙書總督之位者要皆以同胞括蝕同胞而賊滿人仍一毛不拔自若也嗚呼我同胞何娼妓之不若

吾同胞今日之所謂朝廷所謂政府所謂皇帝者非卽吾疇昔之所謂曰夷曰蠻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韃靼其部落居於山海關之外本與我黃帝神明之子孫不同種

族者乎其土則穢壞其人則殲種其心則獸心其俗則毳俗其文字不與我同其語言不與我同其衣服不與我同逞其凶殘淫殺之威乘我中國流寇之亂盤踞上國驅策漢人二百餘年坐食其祿故禍至則漢人受之福至則滿人享之太平天國之立也以漢攻漢山尸海血所保者滿人甲午戰爭之起也以漢攻倭償款二百兆割地一行省所保者滿人拳民之亂也以漢攻洋血流津京所保者滿人故今日強也亦滿人強耳於我漢人無與焉故今日富也亦滿人富耳於我漢人無與焉同胞同胞其甚毋引以為己類已賊滿人剛毅之言曰『漢人強滿人亡』彼族之明此理久矣願我同胞當蹈其言毋食其言

以言夫滿洲人之對吾待者固如此以言夫我同胞之受害也又如彼同胞同胞知所感乎知所擇乎夫犬羊齧骨猶嫌鯁喉我同胞之受此種種不平之感殆有若銅駝石馬者焉然而賊滿人之奴隸我者尚不止此吾心之所欲言者而口不能達之口之所能言者而筆又不能宣之吾今發一大誓以告人曰有舉滿人對待我同胞之問題以難於吾者吾能羅搜博引細說詳辨揭其隱衷微意以著於天下吾願我身化為恒河沙數一一身中出一一舌一一舌中發一一音以演說賊滿人驅策我屠殺我姦淫我籠絡我虐待我之慘狀於我同胞前吾願我身化為無量恒河沙數名優巨伶以演出賊滿人驅策我屠殺我姦淫我籠絡我虐待我之活劇於我同胞前

且夫我中國固具有囊括宇內震耀全球撫視萬國凌轢五洲之資格者也有一萬方里之土地有四百兆靈明之國民有五千餘年之歷史有二帝三王之政治而又地處溫帶人性聰明物產豐饒江河源富舉地球各國所無者我中國獨擅之倘使不受奴爾哈齊皇太極福臨諸盜賊之蹂躪而脫離滿洲人之羈縛吾恐英吉利也俄羅斯也德意志也法蘭西也今日之張牙舞爪以蠶食瓜分於我者亦將屏氣斂息以憚我之威權怵我之勢力吾恐印度也波蘭也埃及也土耳其也亡之滅之者不在英俄諸國而在我中國亦題中應有之目耳今乃不出於此而為地球上數重之奴隸使不得等倫於印度之紅巾(租界用印度人為巡捕)非洲之黑奴吁可慘也嘻可悲也夫亦大可醜也夫亦大可恥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

也非天下也滿洲人亡我乎抑我之自亡乎語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昨日之中國譬猶昨日死今日之中國譬猶今日生過此以往其光復中國乎其爲數重奴隸乎天下事不興則亡不進則退不自立則自殺徘徊中立萬無能存於世界之理願我同胞速擇焉我同胞處今之世生今之日內受滿洲之壓制外受列國之驅迫內患外侮兩相刺激十年滅國百年滅種其信然乎然吾聞達人有言曰欲禦外侮先淸內患如是如是則賊滿人爲我同胞之公敵爲我同胞之公讎二百五十餘年之奴隸猶能挩數十年之奴隸勿論已吾今與同胞約曰張九世復仇之義作十年血戰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驅逐凌辱我之賊滿人壓制我之賊滿人屠殺我之賊滿人姦淫我之賊滿人以恢復我聲明文物之祖國以收回我天賦之權利以挽回我有生以來之自由以購取人人平等之幸福

噫吁嘻我中國其革命我中國其革命法人三次美洲七年是故中國革命亦革命不革命亦革命吾願日日執鞭以從我同胞革命吾祝我同胞革命

『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山河』我同胞其有是志也夫

革命必剖淸人種

地球之有黃白二種乃天予之以聰明才武兩不相下之本質使之發揚蹈厲交戰於天演界中爲亘古角力較智之大市場即爲終古物競進化之大舞臺也夫人之愛其種也必其內有所結而後外有所排故始焉自結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繼焉自結其鄉族以排他鄉族既焉自結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終焉自結其國族以排他國族此世界人種之公理抑亦人種產歷史之一大原因也吾黃種吾黃種之中國之皇漢人種吾就東洋歷史上能相結相排之人種爲我同胞述之使有所觀感焉

亞細亞黃色人種約別爲二種曰中國人種曰西伯利亞人種

中國人種蔓延於中國本部西藏及後印度一帶地方更詳別爲三族

第一、漢族漢族者東洋史上最特色之人種即吾同胞是也據中國本部棲息黃河沿岸而次第蕃殖於四方自古司亞東文化之木鐸者實惟我皇漢民族焉彼朝鮮日本亦我漢族之所蕃殖者也

第二、西藏族自西藏蔓延克什米爾泥八剌及緬甸一帶地方殷周之氐羌秦漢時

之月氐。唐之吐蕃。南宋之西夏。皆屬此族。

第三交趾支那族。自支那西南部(即雲南貴州諸省)而蔓延於安南暹羅等國。此族在古代時。似占據中國本部。而爲漢族所漸次驅逐者。周以前之苗民荊蠻。唐之南詔。蓋屬此族。

西伯利亞人種。自東方亞細亞北部。蕃殖北方亞細亞一帶。今更詳別之。凡四族。

第四蒙古族。原蕃殖於西伯利亞之貝加爾湖東邊一帶。其後次第南下。至今日乃自內外蒙古蔓延於天山北路一帶地方。胡元即由此族而起。印度之莫臥爾帝國。亦由此而起。

第五通古斯族。自朝鮮北部。經滿洲而蔓延於黑龍江附近。秦漢時之東胡。漢以後之鮮卑。隋唐時之靺鞨。唐末之契丹。宋之女眞等。皆屬此族。即今日僭竊我中國之滿洲人。亦由此族而興焉。

第六土耳其族。原蕃殖於內外蒙古地方。後漸西移。今日則自天山南路。凡中央亞西亞一帶。多爲此族所佔據。周以前之獯鬻玁狁。漢之匈奴。南北朝之柔然。隋之突

厥。唐之回紇等。皆屬此族。而今東歐之土耳其。亦此族所建。

今就今日人種之能成立者。列表如左。

- 黃種
  - 中國人種
    - 漢族
      - 中國人
    - 朝鮮人
    - 暹羅人
    - 日本人
    - 西藏人
    - 其他亞細亞東部人
  - 西伯利亞人種
    - 蒙古族
      - 蒙古人
      - 滿洲人
      - 西伯利亞人
      - 其他亞細亞北部人
    - 土耳其族
      - 土耳其人
      - 匈牙利人
      - 其他在歐洲之黃種人

由是以觀我皇漢民族起自黃河東北一帶之地經歷星霜繁衍四方秦漢之時已布滿中國之全面以中國本部爲生息之鄉降至今日人口充溢四萬萬爲地球絕大蕃多無有倫比之民族其流出萬里長城以外青海西藏之地者達一千餘萬之多更進而越日本之境或侵入北方黑龍江之左岸俄界或達南方進入安南交趾柬蒲寨暹羅緬甸馬來半島更入太平洋侵入布哇美洲合衆國加拿大秘魯伯拉踰南洋侵入呂宋瓜哇浡泥及澳洲歐洲者亦不下三四百萬其無資力者孜孜勵精以勞力壓倒凌駕他國之人民有資力者擁數十百萬之資本與歐美之富商大賈爭勝敗於商戰場中而不相下我漢族之能富於擴張種族之勢力如此吁是卽以二十世紀世界之主人翁推尊我漢族殆非河漢之言也

嗚呼我漢種是豈非飛揚祖國之漢種是豈非獨立亞細亞大陸上之漢種是豈非爲偉大國民之漢種嗚呼漢種漢種雖衆適足爲他種人之奴隸漢地雖廣適供足他種人之棲息嗚呼漢種不過爲滿洲人恭順忠義之臣民嗚呼漢種又將由滿洲人介紹而爲歐美各國人之奴隸吾寧使漢種亡盡殺絕死盡而不願其享昇平盛

世歌舞河山優游於滿洲人之胯下吾寧使漢種亡盡殺盡死盡而不願其爲洪承疇爲細崽爲通事爲買辦爲繙譯於地球各國人之下吾悲漢種吾先以種族之念覺漢種

執一人而謂之曰汝之父非眞汝父也爲汝父者某某也其人莫不起立而怒以詰得其直而後已又一家人父子夫婦兄弟相居無事也忽焉來一强暴入其室據其財產而又奴其全家人則其家人莫不奮力死鬬以爭回原產而後已夫語人有二父而不怒奪人之家產而不爭是其人非行尸走肉卽僵尸殘骸耳吾特怪吾同胞以一人所不能忍受之事舉國人忍受之以一家所不忍受之事舉族忍受之悲夫悲夫滿洲人入關則稱大清順民聯軍破北京則又稱某某國順民香港人立維多利亞紀念碑曰德配天地臺灣人頌明治天皇功德曰德廣皇仁前之爲大金大元大遼大清之順民旣去矣而今之爲大英大法大俄大美之順民者又來此無他不明於同類異種之觀念而男盜女娼羞祖辱宗之事遂至無不可爲也

吾正告我同胞曰昔之禹貢九州今日之十八省是非我皇漢民族嫡親同胞生於

斯長於斯聚國族於斯之地乎黃帝之子孫神明之冑裔是非我皇漢民族嫡親同胞之名譽乎中國華夏蠻夷戎狄是非我皇漢民族嫡親同胞區分人種之大經乎幸而滿洲人與我不通婚姻我猶是清清白白黃帝之子孫也夫人之於家庭莫不相親相愛而對異姓則不然者有感情故耳我同胞豈忍見此莫大之奇辱而無一毫感情動於其中耶愛爾蘭隸於英也以人種稍異故數與英人爭卒得其自治而後已我同胞寧不彼若乎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又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我同胞其三復斯言我同胞其有志跳身大海洋中濯大海洋之水以洗潔我同胞羞祖辱宗男盜女娼之大恥大辱乎

駁革命駁議

有著革命駁議者自謂主張維新而不主張革命大致以今日革命之難一在外界干涉一在內容腐敗故不如降心壹志研究實學以為異日輔佐君國興起宗邦之用語多鶻突未能分析瞭了不知異日獲用將以立憲政體輔佐君國興起宗邦乎抑將以小小變法補苴罅漏而遂可以輔佐君國興起宗邦乎若僅變法而已康有為戊戌之事成鑒未遠誠使胡牝就戮明辟當陽百日新政延至百歲而外人之侵犯國權要求割地果能禦之與否若言立憲彼既知人心腐敗以鑿井耕田為本分輸租納稅為常職初不知何者為自由何者為不自由矣而欲其決議稅則規復權利此又必不可得之數也夫小小變法不過欺飾觀聽而無救於中國之亡立憲足以救中國之亡又非不知自由者所能就然則研究實學果安所用耶然而維新之極點則必以立憲為歸矣彼所以侈陳維新諱言革命者非謂革命之舉必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大蹂小搏以與凶頑爭命而維新可從容晏坐以得之耶夫各國新政無不從革命而成如意大利匈牙利之轟轟烈烈百折不迴放萬丈光芒於歷史者無論矣英倫三島非以不成文憲章與憲政祖國之名自豪於大地者乎然一千二百十五年之革命何如一千四百八十五年之革命何如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革命又何如使英人而不革命則一土耳其耳東睨日本非以皇統綿綿萬世一系貢媚言於其君主者乎然薩長二藩尊王覆幕之革命何如西鄉南洲鹿兒島之革命又何如使日本而不革命則一朝鮮耳然則革命與維新又何擇焉且彼之言論洋洒

萬千而莠言熒聽最足破衆庶之胆而短英雄之氣者則曰外人干涉而已夫干涉亦何足懼使革命思想能普及全國人人挾一不自由毋寧死之主義以自立於搏搏大地之上與文明公敵相周旋則炎黃之胄冠帶之倫遺裔猶多雖舉揚州十日嘉定萬家之慘劇重演於二十世紀之舞臺未必能盡殲我種族不然逆天演物競之風潮處不適宜之位置奴隸唯命牛馬唯命亦終蹈紅夷櫻蠻之覆轍而已非律賓前事尤吾黨所搥胸泣血飲恨終夕者也雖然以阿圭拿度之英傑非國國民之義憤今雖茹辛含苦暫爲强敵所屈伏而仰視天俯視地咄咄書空之情態殆不可以一日已黃河伏流一瀉千里大地風雲朝不謀夕吾敢昌言曰十年以後太平洋中無復美利堅人之殖民政略矣即不然而當日義旗一指千里從風西班牙九世之仇亦既掃蕩無餘不猶愈於伈伈俔俔長爲奴隸者乎彼謂鄉村富戶値羣盜在門之時其主人與僕從唯有齊心協力抵禦外侮若兩造同室操戈先已筋疲力盡迨至羣盜破門而入即更不復抵禦此固一定之理矣吾不知彼之所謂主人與奴隸者將何所指乎夫中國國民爲全國之主人翁若今之政府不能盡公僕之天責

而反摧夷辱戮我民以爲快直羣盜之尤無賴者耳內盜不去盤堂踞奧而囂囂然曰拒外盜拒外盜縛手足而與人鬬烏可勝乎且彼既排革命而主張維新矣而維新終未可從容晏坐以得之則使不得不望諸民黨之崛起彼政府之仇視我民也見我民之稍有氣節稍稍舉動者莫不欲得而甘心又豈知革命與維新之有別哉唐才常昌言勤王而伏尸鄂市日本留學生以服從政府爲主義而下詔大索海內況維新革命相去之不能以寸乎吾知一日憲政黨出現於中國而政府之追討外人之干涉猶如故也

夫低首下心以求所謂維新者而終不成何如昌言革命反有萬一之希冀哉彼謂中國之民未有怨政府之心不可以言革命夫我國民豈生而有奴隸之性質牛馬之資格任政府之食吾毛踐吾土而不動於心哉毋亦智識未開浸淫於四千年來之邪說上天下澤名分等嚴雖有怨尤末如之何耳使有人决此藩籬昌明大義二十世紀之中國何詎不如十九世紀之歐洲乎然則彼所謂明目張胆於稠人廣衆之中公言不諱并登諸報章以期千人之共見者正以中國國民未知革命而求所

以知之之道耳彼所謂聯絡會黨殊不足恃而引拳民爲鑒夫拳民之事豈可與革命黨同日語哉彼挾一「扶清滅洋」之宗旨既可以梟漢之貴種而靦然自稱大清之順民帖耳俯首受治異族無復廉恥矣又何不得以爲大英大法大日本之順民乎能爲張氏奴亦必能爲李氏奴性質如此無足怪者而遽以區區少數并多數之未必如是者而同類並譏之亦嚮言之而已抑今日之主張革命者雖詞嚴義正必不如彼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陽利之韻不入里耳逞臆爲談猶多歧路無已請比較革命立憲之難易還以商摧之義與海內外人士質之可乎革命之舉雖事體重大然誠得數千百錚錚之民黨遍置中外而有一聰明睿智之大人率而用之攘臂一呼四海響應推倒政府驅除異族及大功告成天下已定而後實行其共和主義之政策恢復我完全無缺之金甌則所革者政治之命耳而社會之命未始不隨之而革也若夫維新則必以立憲爲始基立憲則必人人能守自治之法律人人能有擔任憲政之資格然後得以公布憲法爲舉國所同認今以數千年遺下孱弱疲玩之社會性質俯首屏息於專制政體之下一旦欲其勃焉而興胥人人

而革之以進於光明偉大立憲國之國民吾恐遲之十年數十年後仍不得覩效於萬一而中國之亡已亟不能待況滿清政府之初無立憲思想乎夫對此扞格不謀之敵體出此迂遠無補之希望如醉如痴如夢如寐外人乃朝換一約暮索一款伺我內情之懈弛徐行其擴張權利之計使我膏涸血竭財窮智絀徧國人無能爲抵禦之策而後印度我波蘭我支那大陸永永陸沉吾不知行立憲主義者尚足以救波蘭印度之亡耶無奮雷之猛迅則萬蟄不蘇無蒲牢之怒吼則晨夢不醒無掀大揭地之革命軍則民族主義不伸民族主義不伸而欲吾四萬萬同胞一其耳目齊其手足羣其心力以與眈眈列強競爭於二十世紀之大舞臺吾未聞舉國以從也彼又謂中國一隅之地往往彼焉怨咨此焉謳歌至證以科舉之醜態釐金畝捐之弊政是眞大惑不解者矣科舉者愚民之術有志之士不入其彀中即以常人言之獲者不過少數而不獲者仍是多數是固謳歌少而怨咨多也釐金畝捐鑿損元氣舉國皆蒙其害況於生物成物運物之農工商隨在有密接之關係吾未聞工商受釐金之酷虐而農者謳歌於野農者受畝捐之勒派而工商謳歌於市者雖有謳歌

亦如哭泣痛苦之中暫而飲酒以慰無聊而已及其既醒則怨咨如故也此何足爲獨倡寡和不能革命之證哉總之國民與政府立於對待之地者也革命之權國民操之欲革命則竟革命維新之權非國民操之不操其權而強聒於政府亦終難躋此革命之一大階級也悲夫放棄國民之天職而率其四萬萬神明之同胞以仰一畢種胡兒之鼻息是又豈昌言維新者所挾以自豪乎無量頭顱無量血即造成我新中國前途之資料畏聞革命者請先飲汝以一巵血酒以壯君之胆毋再饒舌徒亂乃公意

論復仇主義

頃者金山各新聞載有自英屬域多利之轉來電言去歲廣東黨人舉事設出首害事之人得賞金千圓不數日即爲黨人刺殺割去兩耳肢體糜爛所得之千金尚存之而未用所保之生命即去矣而莫留害人自害殺人自殺死而有知應亦自悔生前之下愚而莫能補救也然而天下最痛快最得意之事亦無過於此彼會黨人而能演此大活劇又何其壯耶

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稱之禮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遊之仇不同國蓋復仇者天下之公理古今之通義也夫今日黨人之運動汲汲然以謀自強者爲外人之侵權奪利由我國而對於人國仇當復也個人之自由不伸於是振國民之精神絞國民之腦髓皇皇然爭之前仆後起殺頭流血而不顧以個人而對於政府仇當復也優勝劣敗而始於競爭惡莠害苗而鋤其非種我國與他國之交涉如是個人與政府之交涉如是然則我所實存之主義有反對我者有陷害我者其報復又當奚若耶且不寧惟是而已彼外人之刑律固有自衛殺人雖殺勿論之說矣況乎此等出首害事之人媚官虜之一走狗耳其於人格固已久缺而不得謂之人殺一物而天下安者物物皆安焉而寧得謂之非耶夫會黨之進步黨人之所企視者也人以橫逆來吾以順受往則非會員者褒足而爲黨人者寒心運動之襄脅之以發揮其主義以光大其目的又何爲也哉然則不能復仇者非會黨也碧血無光痛長宏之已死白虹貫日祝荊卿之復生蓋自有此舉而彼之因以爲利者當知所警矣我敬復仇我愛復仇我信仰復仇

庚子之歲偽政府用神權以攘外人又大捕黨人劉學詢奔走於粵先以別案電報總辦經某黨人憤之於粵之沙基發兩槍以擊劉傷重而不死然而前日之兇燄甚張者至是而沉埋隱匿不敢復現人形作人語矣則復仇之功也

漢陽事起有富有山堂大領袖朱楚香者湘人也避難至粵武員楊某渾號大覇道者躡蹤獲之卒就戮過數日楊過粵城華寧里遇四人手槍而環之楊遂死肢體解焉而粵之領黨捕黨人諸姦惡皆為寒心則復仇之功也

泰西有古神像左手持衡右手執劍彼其意蓋以衛此權者勢力而已然則今日不講復仇之義彼所謂權力者安在耶瞰枳深之井窺豫讓之橋撫劍光芒雄心猶在凡我國之黨人凡我黨之有心人盍亦自勉而自省之不然者受大辱以生毋寧死且何黨之足云

黃河

挾七千八百餘里之迅流貫入秦隴晉豫齊魯諸州域浩浩巨浸淤為泥沙曾不足以開駛航路運輸文明之潮惟是土質粗鬆水勢漂忽炎夏雨行隄防屢傾蓋不知其耗損幾千萬經費埋葬幾百萬人類也地理學家莫不道黃河為中國之憂然則今之黃河胡為作也

曰世界人口凡十五億餘吾族占其四分之一漲力之發達如此其大者實以黃河為奠定之基礎則種族上之黃河不可不作主權者司國家之鎖鑰者也吾族歷來之主權大半寄於黃河流域之間則國家上之黃河不可不作

種族上之黃河　黃河之歷史吾族最名譽之歷史也從洪荒未奠之世播殖文明於大陸日張日進侵入異族境內獨遂其物競天擇之能其人文固蔚然可觀矣然地理上之人文恒緣地文為影響則欲考吾族依黃河所建之事跡不可不知黃河關於吾族之情勢中亞細亞之高原曰帕米爾者為世界人類發生地黃河與揚子江皆導源中亞細亞之東部吾族初祖之東漸勢力何以必循黃河而下洪荒之初舟楫未興一水之隔一谷之限輒礙進步揚子江之上源若鴉礱江若瀾滄江若怒江諸流平行其間谿谷交錯隔絕行道黃河則自出伏流以來無巨浸之匯入遮河岸而南所注者皆涓涓小水不足阻文明過渡之路川無大小必有興廢兩河之間

不無餘壤揚子江之上源峻嶺插天若大雪山若雲嶺山若素龍山脈絡連屬橫亘諸大河間黃河則循中崑崙山山脈之東麓曲折以入本部賀蘭陰山二山皆讓入黃河之北境嶓山山脈之支嶺又不能遮斷於東南當古游牧時代人民逐水草爲轉移故結隊而進者得以循序蕃衍於河濱今試歷數中原之文化何一非自黃河流域發生者乎人類第一級之進化必由游牧進於土著農業者土著之根原也黃河一帶平原彌漫蒼蒼無極支流細川之脅輪皆足資灌溉之利其適於農業者一地土以泥沙湊合而成又時受沈澱之浸潤所在肥沃最宜耕作其適於農業者二黃土積於兩岸多至千八百尺可爲糞田之料其適於農業者三農業既興居必定所作必合力於是社會之團結以固是以神農製耒耜藝五穀使人民經營生計脫游牧而進於土著時代黃帝遂承之而併部落四征八討驅除異族遷其溫和者於鄙屠其兇猛者逐之北方迺畫野分州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以奠定吾族之基礎熱帶之地生物繁殖人民易於謀生不復勞事遂養成蠢惰之習慣黃河雖適於農業之區而廣漠荒寒氣候懍烈兩岸沙磧數里偶有漲溢千里腴壤悉成澤國廬居

受其漂沒財產蕩爲子虛上古之民知識未具方慶目前衣食之幸福忽遇意外可驚可愕之事於是不得不勞役力作冀得免於流離以震怖於地理上現象孕育此勤儉耐勞之特質傳遺而無替雖以無智無識處今日文明世界中猶足與白皙人種戰爭於優存劣敗之塲其蔽也專其恐怖畏懼之念束縛心思閉塞理想人人有幸免之智慮而無獨立之精神吾族後世之滯於進化安於屈服何嘗非此現象之所感召則夫唐虞之以洪水氾濫組織部落爲國家者誠吾族之一大紀念時代也凡物之憑藉也小則膨脹之力必微黃河流域遠接揚子江幅員數萬里實握本部之第一平原中無大山大河爲之隔障聽人民以自在之力次第發育於其間其占地廣其取物博直若造物之故設此一絕大平原以胎養龐然無二的民族其性質被其影響遂成一種自尊自信不崇拜外人之人格故雖以數千年之獨夫民賊所壓抑箝制不得自由之身當今日之內界如斯摧殘外界如斯驅迫尙不能定其前途之何如地理之關于人事顧不偉哉

國家上之黃河　撿二十四朝之史凡夫詞臣珥筆諛媚皇室頌曰美哉山河洵帝

王之所居者曾有幾何不在此黃河流域之內也夫黃河土不甚豐水不能航何足爲吾國重然今昔時勢不同錮敝時代之黃河不可以概開化時代之黃河交通時代之黃河不可以概鎖國時代之黃河

自皇古以訖有周爲吾族開化時代其時自中亞細亞移住而來者以黃河爲根據地王者奠都必宅中以握形勝故伏羲都陳帝嚳都亳殷都亳周都洛皆在今河南地神農都曲阜少昊都穹桑皆在今山東地唐都平陽虞都蒲坂夏都安邑皆在今山西地自周季以訖今朝中葉爲吾族鎖國時代其時根據已固人民安於逸豫易進取爲保守國家之勢力雖已益發達而民族之思想反日束縛而不自由朝廷以防民爲主義都會所在必擇山川形勝之所以易於憑險而守或沿前朝舊都就施其馴制民族之術交通之利便與否所弗籌慮也綜計大都會之地有三曰洛陽東漢西晉所都也曰長安西漢隋唐所都也曰汴五代宋所都也此外不依黃河建都者惟明祖驅逐胡元定鼎金陵餘皆偏據一隅無有握我本部之全權者則雖謂中國一部歷史全由黃河流域上組織而成可也

其在黃河河系所延之平原上建都者更有燕京一所負嵎北方得居高馭下之勢梟雄異類嘗竊據其地以臨中原若安祿山史思明皆以崛起幽燕用范陽盧龍之衆蹂踐中國以無道行之其關係於全局之重輕已若此矣自有宋以來胡元都之以迄於今豈非其地勢使然耶天禍中國強俄密邇驅可薩克之兵而南下駸駸乎以黃河北域爲其勢力圈焉此尤撫念時勢而憤不自勝者也

結論　嗟乎黃河所貫之諸洲域曰甘肅陜西山西河南山東孰非我黃帝子孫所移殖之地乎甘肅僻在荒遠無與交通之大勢者無論矣此四省者就今日已成之現象觀之其在鑛山則陝西河南爲英意二國所承攬山西北部爲俄公司所採掘英意亦握有開採之權其在鐵道則在黃河以北者有自正定至太原之線俄所經營也有自館陶至澤州之線英意所經營也其貫黃河而南者有比承修之蘆漢鐵路英意敷設之鑛山鐵路英德合辦之津鎮鐵路而山東一省且全轄於德載諸不准讓與他國之條約內茫茫北部不數年間將舉不便交通之地悉進於文明第不知所經營而建設之者其有一爲我黃帝之子孫否也回憶吾族初祖開墾洪荒時

與禽獸戰與土蠻戰不知絞若干之腦流若干之血始購得此安全之土爲吾輩今日衣食之所後人坐而安之習於文弱自漢受匈奴降衆以來胡虜雜居於中原人民無種族之觀念北望蒼茫忍令白種人次第闖入演其亡國新法之慘劇擴餡土拓殖民地山河依舊而國家無存焉奴隸自甘而種族尋滅焉哀我四萬萬同胞豈意長瞑而不悟也

揚子江

緒言　展一幅赤綠線文萬國輿圖有所謂屬地有所謂租界有所謂條約港有所謂勢力圈有所謂某省開礦利歸某國人承辦某省築路權歸某國掌握使人目昏心悸寢食具廢者非我中國之全部輿地乎盜賊充斥於室內健者已飽橐而去我方津津焉計算我財產鋪張我土地其抱歉何如菁華盡獻於他人大局且難支持我猶舉形式屬我精神屬人之一部分以自雄其抱慚又何如今日之揚子江實無面目出現於地理界中也然讀日人國府犀東所著揚子江航路記與藤戸計太所著支那富源揚子江嘆彼外人之經營揚子江且能編輯成書餉其國民我國之地

理家敘揚子江者又徒知以測量流域方向考求道里遠近爲義務未能發揮揚子江一切關係俾讀者油然而生愛國心此我國地理家之一大缺點也於是揚子江問題忽從三萬萬個細胞腦界直躍入於二十世紀之舞臺之學界

外人民族帝國主義漸及於揚子江　歐洲自十六世紀以來其政治之變遷演出無限新世界愈演愈新愈新愈演駸駸乎有不可遏抑之勢全球因之受其影響國於其間者由弱而強由強而弱而亡令人歡迎悲送發種種之思想生種種之希望具冒險之精神奮進取之能力欲使其名占歷史之特色其國居世界之優等其民族爲世界之主人翁以從事於政界學界軍事界商業界絞腦筋勞心系而爭趨若鶩者不外民權民族與民族帝國數主義所運動而已民權主義爲受虐之平民與專制之君主戰脫壓力享自由之時代法蘭西所以革命英吉利所以立憲也民族主義爲同種之民族與異種之民族戰脫羈縻成獨立之時代希臘所以復立意大利所以建國也民族帝國主義爲優等之民族與劣等之民族戰優等日益膨脹劣等日益消滅之時代澳大利亞所以見闢阿非利加所以見分也茲數主義者互相

胎孕互相過渡各有原因各有結果至近世紀而民族主義之發達已由澳非兩大陸直撲於太平洋中雹掣風馳海倒山崩忽抵我中國東南二面之海岸線一躍登陸乘我睡獅之未醒病夫之未瘳舒其慘淡經營之手段若廣州臺灣九龍膠州威海旅順大連諸要地相繼割讓均受此主義之影響然其精神所萃幹綫所趨則又排崇明島入吳淞口以上溯揚子江之源而行此主義者遽飾其名曰通商我國政府亦沿其詞曰通商英法德日猶屬舞臺之名優蜿蜒一條水移殖民政策爲通商政策嗚呼外人所謂通商者乃愚我政府之美詞而亡我國家之新法也政府所謂通商者乃乞憐外人之慣技求免我國民干涉之實禍也我是以不憚大聲疾呼奔走相告曰揚子江者非外人通商之航路乃外人實行民族帝國主義之中心點也揚子江沿岸之民族其知之乎中國四萬萬之民族其知之乎行尸走肉醉死夢生之政府其亦有感悟乎虎視鷹瞵詭波譎雲之外人其亦知顧忌乎

歷史上之揚子江與漢族之關係　黃帝發軔帕米爾高原造崑崙率子孫南下備根據地於黃河沿岸進取中原是爲吾漢族發達之第一原因大禹奠山鑿川大治

水患出河渡江大會諸侯於塗山權力及於江南是爲吾漢族發達之第二原因不然亞洲東大陸洪水氾濫猶是禽獸苗蠻交集之一塊荒土吾漢族尙守老死不相往來主義不知人間有滅國亡種之慘狀與夫天擇物競優勝劣敗之公例則彼白晳人種開闢此土吾漢族不知畫勢力範圍圈於此土吾漢族不知不待今日攘奪於野蠻酋長主人翁之手已成非洲之宰割吾漢族更不知何必揮漢族之鐵流漢族之血與彼異族野種爭生存於天演界中乎東亞新天地與漢族關係如何試問吾輩一飲一食一起一居非吾漢族曠古崛起造時勢之祖宗灑滿腔熱血組織之經營之以留其子孫乎橫亘直走東大陸中央之揚子江與吾漢族之關係又何如終春秋之世吳都江南楚都江北皆恃此富庶流域挾江淮之新漢族與吾中原之舊漢族互爭雄長朝聘盟會雖漸染中朝之習慣戎狄之號未脫也迨漢族文化漸移而南劣等民族不能不爲優等民族所吸取所化合而日趨統一之勢（今日外人之行民族帝國主義與此適成正比例）秦復開通巴蜀布勢力於上流自是揚子江上下南北皆爲漢族有人物發達遂以揚子江爲中心點迄今檢歷朝戶口之

數賦稅之册。生齒之繁殖。物產之殷富。歷史上占特色焉。悲哉。豎子談兵。創長江天塹之說。啓吾漢族殘殺同種之心。長吾漢族苟且偸安之習。當中國割據時代。則用上游而控制下游。當外夷侵略時代。則由江北而遷都江左。周瑜戰赤壁。王濬下江南。用揚子江以殘殺同種之代表者也。典午東遷。靖康南渡。福王建國。實借長江以苟且偸安之代表者也。此皆我中國歷史最著之汚點。雖洗盡揚子江之水不能乾淨者。嗟呼。周瑜之徒。素無種族思想印於腦筋中。我黃帝孫子。若其人者。殆難悉數。曾不若有如白水之揚子江。猶存吾漢族於外夷猾夏異種蹂躪之際。使吾漢族得藉以苟延殘喘。待英雄再生。徐圖恢復。（晉之東遷以後。能以數萬之師。破符堅投鞭斷流之衆者。非吾漢族之謝玄乎。宋之南渡以後。能以一介書生。褫金兀朮之魄者。非吾漢之虞允文乎。今過淝水流域。與采石磯。訪其父老。談當年軼事。未嘗不嘆吾漢族之熱於種族思想者。前代尙有人也。又未嘗不感淝水揚子江之靈。能默助吾漢種也。）所惜者當年君臣。皆以偸安江左爲得計。其光復革命之英雄。或遲至數十年。而生。或遲至百餘年。而生。或遲至數百年。而不生。揚子江支持吾漢族之力稍歇。故晉亡。而漢族之天下。仍歸於漢族之手。宋亡以來。而漢族之天下。竟爲異族所竊取。幾至百年。而後還。而不還。此皆吾漢族有負於揚子江。於揚子江乎何尤。

揚子江開港通商之原因　今日之揚子江。與昔日之揚子江異。昔日之揚子江。爲漢族之功臣。今日之揚子江。爲異種之奴隸。昔日之揚子江。爲吾漢族與漢族。或漢族與異種兵戰之要地。今日之揚子江。爲彼異種與漢族。或異種與異種商戰之市場。昔日之揚子江。爲中國南北競爭之樞紐。今日之揚子江。爲地球東西奔走之舞臺。自故吳淞以上至重慶通商之港凡八。（上海在黃浦江流域、吳淞岳州兩埠、我國近年自行開放、故均不在內）曰鎭江。曰南京。曰蕪湖。曰九江。曰漢口。曰沙市。曰宜昌。曰重慶是也。汽船往來停泊。江心絡繹不絕。洋房櫛比。租界連雲。其握我利源。奪我主權。種種現象。書罄南山之竹。嗟嗟同胞。應下亡國淚矣。

揚子江通商以南京爲最早。道光二十二年。（西歷千八百四十二年、）與英訂南京條約（鴉片戰爭之結果、爲商港條約之始）而南京遂爲揚子江通商港八分之一。（同時開廣東廈門福州寧波上海諸港）咸豐十一年。（西歷千八百六十

一年）與英法訂天津條約。（英法連合軍之結果）而九江漢口遂爲揚子江通商港八分之二。（同時開牛莊天津芝罘鎮口汕頭瓊州諸港）光緒二年。（西歷千八百七十六年）與英復訂芝罘條約。而鎮江蕪湖宜昌遂爲揚子江通商港八分之三。（同時開温州北海諸港）光緒二十一年。（西歷千八百七十六年、與日本訂馬關條約。（淸日戰爭之結果）而沙市重慶遂爲揚子江通商港八分之二。（同時開蘇州杭州諸港）以上所開諸港皆係戰敗之後。聽其要求莫敢誰何。更不知擲吾民族若干之頭顱。耗吾民族若干之脂膏。以購此最腥穢最慘淡之數十年歷史也。尤可駭者。英人於光緒二十四年。（西歷千八百九十八年）要以揚子江流域不許讓與他人之約。得政府之承認。法日（法人要以雲南兩廣不得讓與他人、日人要以福建全省不得讓與他人）援以爲例。接踵要求。而勢力範圍問題。遂喧騰於有勢力者之口。環球各國。其資格稍優於我者。莫不以得一染指爲快。蓋外人之瓜分中國。始終未嘗變其目的。勢力範圍云者。不過瓜分之代名詞也。故開港通商時代。揚子江瓜分主義。尚在理想。勢力範圍時代之揚子江。瓜分主義

將徵事實。揚子江者。實亡中國之介紹也。傳有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則曰中國無罪。揚子江其罪。大禹九原有知。亦必弔其子孫之將盡。而有痛於福兮禍伏之一語。

揚子江之資格優於黃河西江　雖然。揚子江關係漢族之責任。雖已放棄。揚子江固有之主權。雖已見奪。揚子江之資格。實於中國本部占獨一無二之地位。中國稱大水者三。曰黃河。（發源於青海之札靈湖、東流入中國本部、經甘肅陝西河南直隸山東諸省入海、其支流最著者、爲發源甘肅之渭水、與發源陝西之洛水、）位中國之北部者也。曰揚子江。（發源於西藏之巴薩通拉木山、東流入中國本部、經雲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諸省入海、其支流灌域最著者、於甘肅四川有嘉陵江、貴州有涪陵江、陝西湖北有漢水、湖南有洞庭湖、及其湖內所滙之澧沅資湘等江、江西有鄱陽湖、及其欵內所匯之贑盱修鄱等江、安徽有魯明水陽等江、及巢湖等之支津、江蘇可由北運河以達發源河南之淮河、由南運河以達浙江之太湖、其流域灌域共經十二省、）位中國之中部者也。曰西江。（有三源、曰東江北江西、

江。西江最大、發源於雲南、東流經廣西廣東入海、三源於廣東合流之後、又名珠江、其支流最著者、爲柳江、通貴州、爲桂江其上流達湘江出洞庭湖達揚子江、爲濱江、下流由三水來會、上流經廣東之北境出鄱陽東湖達揚子江、）位中國之南部者也。而揚子江之資格優於黃河西江者有二。一曰經濟上之資格。黃河之水勢如建瓴（昔人作詩云黃河之水天上來）潰決之患史不絕書。兼之氾濫所經化爲沙礫。農業日有退步之象。河身甚淺輪舟不通。商業永無起色之期。職此之故黃河流域之人民轉徙於他省者道路相望。中部生活之品料運輸於北部者舟車不絕也。西江流灌（兼本流支流而言）雖亘五省而土地豐饒惟珠江之一帶。輪舟航行以梧州爲終點。是農業商業之發達不過廣東一省。廣西雲南瞠乎其後。然資近年輸入之項（指廣東一省言）食品最夥（自滿洲輸入者爲大豆及豆油、自美國輸入者爲小麥及麥粉）則廣東之農業不待問。自鴉片戰爭以後商港日多。則廣東之商業不可知。而揚子江航路能達千里之遙（重慶爲極點）其影響於商業爲何如。四川之絲兩廣之絲江西湖廣之米均爲出口大宗。其天然之農利爲何如。故以江

子江之農業。輔以揚子江之商業。雖與南北兩部不相往來。東西各部不相聞問。尚可以自給自養自立自強。無需一毫外助之力。此揚子江經濟上之資格優於黃河西江者也。一曰改革上之資格。大河以外頑黨淵藪。其專制之熱度河水爲沸。其奴隸之種子逐流皆布。故庚子之亂持順民旗謳歌功傘挺立街巷之際以俟洋兵之至而稽首投降於馬前者。黃河流域所經之地之人爲多。是非燕趙之故土耶。而慷慨悲歌之士吾不知自何世而絕迹於茲土也。西江流域雖不乏茁起之豪傑。自洪楊大事不成。英雄短氣。庚子機謀頓敗。志士灰心。近來不受壓制具有愛國熱誠者。大半匿迹於海外。其不去者則排外之心或消滅於習慣。獨立之性又見姤於外人。西江洗兵雨恐終無撥雲霧見青天之一日。而揚子江之開化兩湖以下在幼穉時代。兩湖以上在萌芽時代。開化幼穉時代之揚子江尚武之精神雖未完全而熱於政治思想民族主義者已有如水就下如蟻慕羶之概。故其昌言時局痛哭流涕亦可以爲喚醒國魂之助。開化萌芽時代之揚子江其人最富於勇力。將來借文明潮於下游者。必付尚武精神之利息於下游。上下互輸知識交換。爲揚子江必盡之義

務即爲揚子江獨立之基礎此揚子江改格上之資格優於黃河西江者也

揚子江之將來　過去者揚子江原因未來者揚子江之結果也今對揚子江而叩以將來之命運則茫茫前途彼亦不能自決要其結果惟視揚子江今日之民族能自立與不能自立爲斷揚子江之民族不能自立則政府之割地賠欵於外人也聽之外人之敲膏吸髓於我國也聽之鬼氣陰陰幽囚長夜酣寢臥於揚子江之旁恐不數年揚子江必與印度之恒河埃及之尼羅河同爲亡國之一分子吾四萬萬民族揚子江必以爲葬尸之穴也可豫爲將來之揚子江弔揚子江之民族如能自立擊自由之鼓江流無聲揮獨立之旗江水生色脫家奴之羈絆收外失之主權腐敗破壞之揚子江忽變爲莊嚴燦爛之揚子江則必與歐洲之地中海北美之西斯比士河同產文明占歷史上之名譽而永爲漢族一大紀念物也又可爲將來之揚子江賀吾弔揚子江弔吾漢族競隨揚子江水以去也吾賀揚子江賀吾漢族能逐揚子江而起也吾漢族乎欲隨揚子江水以去乎抑欲逐揚子江流而起乎敢爲漢族代表人決此問題曰揚子江者我揚子江民族之揚子江我中國四萬萬人之揚子

江我黃帝血統孫子之揚子江嗟嗟四面楚歌哀江山其誰主滿腔熱血對容與於中流凡我漢族寧矢破釜沈舟之謀不作楚囚對泣之態佐漢族世世子孫飲一勺自由之水亘億萬年居游於揚子江流域全土瀠溁大地噫嘻禹域久沈漢族應有同仇之慨歌風不競專制必無立足之區黍禾故國之歌被髮伊川之痛望一萬一千里之域誰得其鹿昨夢游吳淞口門聞揚子江之水與東海之水相擊成聲宛如人語東海之水曰予即太平洋之特派員要爾以獨立民權各條如敢託病遲約痛下哀的米敦書大率太平洋最新式文明潮流隊與爾數千年專制之禍水激戰於九圍南匯線內更派支隊溯流窮追洋溢膨脹連結通河漢水各大支流氾濫全大陸破異族頑鈍之巢穴一洗而肅清之揚子江之水應曰我亦獨立民權主義惜供異族驅遣之死奴隸太多洗之亦汚吾揚子江水線以後予擔任運動員飲死奴隸以文明種族水助爾製造二十世紀初期之新江漢國予嘆曰水猶有靈吾漢族庶有豸乎

舊浙江

咄嗟我非生歌舞升平之世商也工也据一二耳食之談刺刺不休星一漏萬詎足豪浙江於今日我思之我思之我迺改絃更鼓爲變徵之聲

咄嗟朱明不祿騈騎南馳自薦紳先生以還婦殉其夫僕追其主一暝萬古視死如飴錢唐大江積尸浮沈多如鳧鶩而草薙禽獮於富陽餘杭之閒白骨如陵流離稍稍復集而望祭胥哭之聲至數十年而不斷嗚呼此亦社會之一大變境也我思之我思之我何懼文字之誅哉

嗚呼荒天絕叫鬼哭燐飛無涕可揮大風滅燭我方伸手疾書悲鳴擊節而一二循謹之士談虎色變起而責難曰鄉曲士流知識匾薾取東西政學擇之必愼而出以平和之口浸淫輸灌猶懼不旣此『浙江潮』之天性也不此之務而摭集舊聞陳陳相因道百年之故事毋亦爲浙江潮之累矣抑當此羣疑衆侮之日諸喙紛乘素絲易色一言之末指摘橫加而子迺以盛氣出之雖其心無他然獨不爲浙江潮計乎秘之秘之毋以多言獲罪

我迺仰天大笑冠纓索絕應之曰唯唯否否不然吾聞之西漢諸儒什類皆通其國聞治其典故考見當代得失之林是非今昔所謂淹雅通人與吾又聞泰西歷史大家之言曰「于歷史上所見意志行爲宜下是非善惡之判定然勿使徒走於感情失事實之眞相」又曰『選擇敎材首宜使知國體之大要取材必限於本國史外國史事非與本國最有關係者匪所亟』嗚呼吾亦取材於本國史不失其眞相而已抑吾又謂東西學士把臂如林數其精理名言昭昭在天入人腦系然窮鄉僻壤之士讀書無多或不能遽爲高論又若靑年秀穎盲然於母國興廢之原變更之要猥拾唾餘以平等自由逢人樂道嗚呼反足以沮其愛國心而長其浮囂之習矣我非敢爲過激之談也不過於陳編斷簡之餘掇拾一二引而伸之爲內地人士告爲海外靑年告使知今日何日非吾人快意雄談之世界至若專門學術政法宏綱則有諸鄉達先生在我不敢聞

溯滿淸入關之始浙東則紹台嚴爲先下而負嵎死鬪之徒以寧之鄞城爲尤烈浙西則杭嘉湖以次下而方國安馬士英之徒據杭之西北面排百死以無懼矢窮兵潰妻子鯨鯢天下仁人多哀之當史可法死難之日江淮倒流順風呼嘯揚州十日

橫流渡江長趨江南逐福王而走之豫王多鋒大功告成迺引天下之精兵疾驅杭州招撫全浙時潞王猶在儼然監國猥以人心未去出其螳臂當隆車之隧分兵兩道岸然而抗旌旗迺以潮汐無靈鴟夷屏息沙灘露宿合郡魂驚遂迺君臣涕泣納款開門嗚呼此固熊履謙張煌言諸亡國大夫之所深痛矣然淮王猶在紹也率數千不戰之兵烽火飛傳心魂墮裂遂迺白衣自縛扁舟渡江望門再拜泣於城下此亦亡國諸侯之尤可憐者矣然周王猶在湖州也迺以高屋建瓴之勢命一介以羅之繫其妻女如鞭犬羊因而置之杭州而浙西迺蠡定矣

然且未已也王之仁猶未降方國安誓死不屈相率聚兵於富陽以爪燒裹創之餘捲土重來覬覦故物溯江而上逕偪杭城而王定國以姚樞寶默之雄摩歷一勳殺人乃至四千餘方國安以殘喘餘生折入餘杭一道然且窮追不舍斬其親子未幾王之仁率所部迎降而方氏之勢益孤矣

時魯王又據紹矣方氏以大創之後率老弱往依之而馬士英在太湖聲勢相聯絡藉保全什一於千百之餘而浙人姚志卓又復號召亡命結方國安攻昭昌化率以

力孤援絕一旦瓦解馬士英又遭大僇而博洛之大兵蜂至方國安以屢敗之餘人寒其魄纔舟江上一炬成灰方氏知勢不可回乃挾魯王走台郡終奪其魂膂於斧鑕而浙東又大定矣

嗚呼此亦浙江之至悲而不能移之他人者矣撫卷嗚咽泣不成聲吾無以名之名之曰亡國社會

十世下讀史之徒據一隅成敗抵掌而談每太息流涕於想象萬一之餘以為當年人士望風奔潰舳艫蔽岸動若拉枯其間必有遺謀不臧事機失算者不然則氣數耳天命耳雖然非至言也夫自史閣部揚州流血福王出走天下大勢固已無可挽回矣然以旁海之郡竭數輩書生之力倉皇歃血號召義兵而多王博洛率其掃蕩江南之衆乘風擊鼓飄忽如神嗚呼此亦漢高帝引天下兵臨魯城之一日雖百志士亦無能為力於其間者矣然且以孤憤摩天之概不顧與洪承疇張存仁諸名流共圖富貴鋤耰白梃率市人而死之乃至身為俘囚臨刑引決猶堅持「薙髮事大」之言蹈白刃無難色甚且斫頭墜地猶大呼「死為明鬼」一時驕將悍卒為之

色變嗚呼此其人皆挾必死之心而欲扶持君臣大義於萬一者也然亦天地之至愚而爲今日讀書名士所鄙夷不道而不屑以民族主義責之者矣

浙江人士自近古以來久以文弱暴著於天下而當明之季以堅銳鳴者多出南國衣冠自黃河以北莫不望風喁喁身先歸附雖以山東孔裔率其子孫告廟大毀章甫逢掖之餘而文譔一疏幾遭沒身之誅即以一代春秋論之北方之民氣遠不若南人之盛矣雖然我又思之

秦齊燕趙之間經李自成縱横蹂躪者十三年一時氣節之士奮鄉里與之相撲輾轉死溝壑者不知幾人而此十餘年之中厲士卒出塞從事於大凌河小凌河錦州山海關以還不爲二臣而以馬革葬尸於疆場之間者必其爲當時之死士可知矣乃一挫再挫凋傷零落至烈宗殉國而士大夫之宛轉就死從其君於地下者蓋又冠帶如雲而士氣益摧殘殆盡矣至南疆片土大抵鷄犬不驚室家如故畜艾三年挺而一決遂使勝國遺聞獨爲南人伸氣嗚呼非南人之多悍也時勢使然耳

況以睿王攝政握天下而鞭箠之攻下江浙雖以輿櫬縛妻子迎降於馬前者亦駢

僇而荊夷之無少吝江浙閩廣之間孤臣孽子人懷必死之心非竄而走海從鄭成功游則梃而反鬭耳不然則挈妻拏召宗族閉門積薪同爲焦土耳不然則以輕舸自載游於大江流之中心號天一躍葬身魚腹耳不然則割鷄烹牢仰酒自飲沈酣起舞大呼宗社手刃家人還刀自決耳不然則片紙書名藏於衣裏倒首溪橋夷然不顧悶而復蘇絕粒而死耳嗚呼此皆我浙之先世仁人也推其必然之故走死地如鶩曾不一返顧者非浙人之獨忍也亦時勢使然耳

況當魯王未敗之日嘉定廢紳有侯峒曾其人者一使潛通結洪承疇王國寶爲捲土重來之想浙人不自量遽謂三戶可以亡秦而事機洩露終於潰決天怒難回大施雷斷此又其屠劊之一大原因也浙人何悲焉浙人何悲焉

雖然自朱瑪喇爲杭州駐防（順治二年）張存仁爲浙江總督（順治二年十一月始改爲閩浙總督）以來迄二百數十祀已儼然天高地厚被自周方率土之濱莫非赤子我亦忘之久矣我獨謂事遠年荒無書可讀揭近百年之史乘公牘盈千後先塗附間有一二草野流傳之說則又魯魚亥豕不盡可徵曰僞曰逆縱横綱貫

精於去取之流讀之不能無闕我自被髮東走雖獲一二遺傳之書則又擇焉不精語焉不詳遂使一代遺聞風流雲散嗚呼此亦我國修方志者之大罪矣然亦以文字推移織而愈密二百年來安見無名山萬重抱經獨往之徒遯滅其中不聞人事而網羅萬狀參以所聞精心獨斷結爲鴻篇發當年之故實者然吾知其書未出而其人已先夷矣昔在田氏以鬱邑之心無所寄托論明季諸王之流落而歎息痛恨於修史之無人嗚呼此亦學者之常談耳然卒以淸風冷灰之語爲人訐發誹謗得罪身首橫分嗚呼我何敢遽謂著作之無人矣

雖然此浙江之舊事耳大勢所盪今昔殊觀强隣逐逐以浙閩兩區等於台灣之續而彼都之新聞彼人之撰述於浙閩之間不惜攷其地理窮其風俗長篇短信耳不絕聞嗚呼其心亦大可見矣詩有之曰子有庭內弗洒弗埽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我爲之欷歔後顧而感不絕於予心矣

新湖南　(節)

嗚呼我湖南有一大紀念事諸君今日抑知吾人之入版籍在於何時乎始於蘄野

甲申中國破後之二年九月滿政府遣兵入湖廣其後二年三月遂克長沙於時吾湖南父老子弟方秣馬勵兵以隨何騰蛟之後思保全疆土以存中原文獻於西南一角彈丸黑子之地兵氣不揚內訌迭起然而湖南人之扶傷更進如故也何騰蛟旣歿繼之以褚允錫之役褚允錫旣歿繼之以李定國之役至明祚旣斬死灰不然而吳三桂以愚闇之姿盜竊名義猶足以傾我湖南人之觀聽蓋倔强洞庭衡嶽之間冀得仰首伸眉者出入順治康熙垂數十年滿政府乃痛懲而獮夷之哀我子遺自兵燹休息以後乃十室而失其九故我湖南戶產至今尙多標業出郭門不十里墓田葬地往往有所謂標業者外府州縣標業之占糧籍十居八九蓋兵鋒所至幾於刬地而一赤之矣當日遺黎所著有下元甲子歌託於靑盲彈詞以寫兵禍之慘讀首尾數萬言讀之令人痛心酸鼻所謂嘔起幾根頭髮氣者村農里嫗至今能謳吟之湖南旣當滇黔兩粵兵事之衝草薙禽獮生齒寥落榛莽多而居人少吏役無所得攫噬而邊地苗獞猺犵所出沒林菁深阻與山鬼爭席遺民逸老乃得展轉棲息於虎豹蛇蟲之窟以寄其天傾地塌之悲所至則誅茅數尺地結庵以居樵夫牧豎

雖皆以其跰手胝足所得歡迎而陰饟之至今吾鄉中數百丁舊族必有一庵庵不必供佛供不知誰何之神像或并其祖先爲一庵而供之其像若披緇爲頭陀狀若黃冠爲道士服若袒背戟肘爲武士裝凡一姓之庵子孫必世守之蓋皆畸民烈士之餘痛也試披楚寶及沅湘耆舊集所載遺聞軼事焄蒿悽愴爲何如哉王船山氏平生所箸書自經義史論以至稗官小說於種族之戚家國之痛呻吟嗚咽舉筆不忘如盲者之思視也如痿者之思起也如瘖者之思言也如飲食男女之欲一日不能離於其側朝愁暮思夢寐以之雖以黃梨州之剛俠至其沈酣沒溺持此爲第一義諦爲畢生歸根立命之所或尚未之及其遺集所傳付不在王氏子姓之家亦不在其故舊親戚之家而往往於破寮廢刹中遇之故種界之悲劇流傳於我湖南人之腦滯者最爲醲深微至當未與湖北分闈以前趨風氣者寥寥焉蓋自洞庭以南自爲風氣而獨以其龐民者獻之學說展轉相傳播自分闈以後則利祿之途既啟而種性亦少劣焉然而微茫滅沒於吾人之心目者亦無往而不遇之蓋士庶之家非食祿服官者其喪葬率用前代之衣冠名爲唐巾詢其故則有所謂生降死不降

之說咸同間號稱中興湖南悻悻然以名業自見矣而巴陵吳敏樹暮年不樂應曾國藩之招其卒也亦以前代冠服殮其餘名士尚多有之纏足惡習也而湖南人保守之性特强叩其所以城市之人不能言其故鄉里之甿又往有所謂男降女不降之說取其與滿政府爲反對也悲夫以如此悖繆害禮之薄俗而託之以爲深痛巨創之一紀念碑吾湖南人曷嘗一日忘奴僇之恥哉諸君諸君出苦海而上天堂以洗二百數十年之積恥者在今日展轉販賣鞭驅足踏自甲家而鬻之乙家者亦在今日是在吾人之自爲之種性不滅則兩戒山河湧起平地種性既滅則萬劫不復沈淪九幽吾豈敢煽起殺機以殖殲我父老子弟之性命哉抑豈忍汩溺世法以任吾父老子弟之沈眠酣寢席薪火以待焦灼哉諸君諸君謂我何求或亦未之思耳孔子之作春秋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諸夏之與夷狄其畛域截然不可紊也其名稱判然不可假也所謂稱子稱人進退之大法則以彼受吾同化力而進之非以吾國民俯首帖耳於賤族劣種之下而進之也民族主義之發達昌矣自是以後吾國民益腐敗五胡之亂淪於左衽垂數百年中國之士不恥賤劣種之

衣冠中國之民不恥受劣種之鞭策耗矣哀哉神聖之子孫奄然無氣至於此極也自唐至宋胡族寖寖猖獗吾國民寖寖柔懦南宋諸儒雖大聲疾呼以復讎雪恥號召天下顧其學說之界畫國家與世界混茫而不可辨乃至朱學末流若許衡吳澄翻轉側於頑兇淫肆之胡俗不以爲恥自前明之末以迄今世紀滿人盜據天府反藉崇奉朱學以伸其壓制鉗束之大義於天下遂至吾國民忘其所自來聞歐洲人則夷之不知彼賤種者其聲明文物學術政理且遠出歐洲民族之下世見歐洲人則惎之不知彼賤種者錮縶吾民之進步攘奪吾民之權利鋤薙吾民之英傑且樂奉歐人之饞吻而自爲其爪牙也今日欲拔出於歐洲之坎窞則不得不拔出於胡族之坎窞歐洲之坎窞藉胡族以爲入穽之隧若不伸明此義而欲親暱和會併爲一家既失獨立之精神而益與人以名義使得挾制政府以行其芟夷蘊崇之毒手雖欲免白人之覆壓不可得也

夫以吾國之學說壓羅若彼則此二百年來所生之現象吾人亦可以自思而得之矣彼胡族歷世相傳之政策何一非防家賊者乎所恃以爲詒謀者不過漢人強滿人亡漢人肥滿人瘠之秘書秘記所挾以爲威福者不過摧折士氣解散民黨之強權辣手至於今日執名義以正告天下猶且曰汝國民者食我之毛踐我之土也汝國民者二百年來列祖列宗深仁厚澤之所覆育也皇太后宵旰憂勤之所扶植也自吾黨觀之是惡可以欺小兒哉二百年來之歷史皆愛親覺羅氏之罪狀也自光緒初政以迄於今皆那拉氏西鄙賣官之貿易所梨園歌舞之淫樂圖也諸君試入學宮門讀所謂臥碑者與周厲王之監謗秦始皇之禁偶語何異繙所謂大清律一書無一毫集會自由之權無一毫出版自由之權故十一朝之事實不暇詳警也觀其對我國民之律令陰謀毒計如對照膽鏡矣那拉氏之淫縱今亦不屑備舉試問縱拳民以要太禍使吾國民負九萬萬之鉅款賣身鬻子不得償者誰之罪歟青衣蓬首走出水竇國門以外豆粥難求可以懲矣及至西安則酣歌恒舞逮日逮莫岑春喧以梨園一部得優擢矣賣官鬻爵需索進奉之事疊見於闕下劉坤一張之洞之貢使至以宮門費多少相比較天下傳爲笑柄回蹕入河南百姓走徙如潰大寇閭里爲墟知縣辦差至被太監勒索而縊死百姓老幼婦女走避及懸縊林中者相

望也日進燕窩粥一頓給宮監三百金乃得達故李聯英榮祿入京以後富過於舊此何從而得之哉以那拉氏爲之城社也日日言母子一心勵精圖治其所圖者何事不過以數十萬金修頤和園爲飲宴外國婦女地耳白玉之牀洋衾酣睡不以爲恥且以爲殊榮奇寵而張大之矣俞正燮記康熙中黑龍江立約事謂使臣與俄女主訂約於鏡匳之下今日之事諸君亦知之乎中國割地賠款之約其不訂於那拉氏鏡匳下者幾何哉嗚呼臺灣之割於日本也我國民之死於殺掠死於覆溺者數萬人金州旅順大連灣之入於俄我國民之死於搜殺死於苦役死於劫奪者數萬人廣州灣之入於法我國民之死於搜殺死於炸彈者數千人新安之入於英我國民之死於格鬬者數千人東三省之擄戮於俄我國民之擠死於黑龍江蹴踏於可薩克馬足焚搜村落灰燼於煙焰者數萬人此其爲同胞之傷痛何如哉顧彼那拉氏則日日樂觀此戲以爲下酒物也此何也滿漢之不相爲苦樂無怪其然也華人在臺灣避日本苛虐相率航海入閩滿將軍某命砲沈其舟無一生活者是而可忍孰可忍今試問土爲誰氏之土歟毛爲誰氏之毛歟吾國民之遺產爲强梁所佔

踞久矣我國民之身命爲强梁所役使久矣今日亦當泥首謝罪以見還矣然而彼之大命不可以倖延神器不可以久竊也念爲吾奴隸所得不如使吾友得之之爲愈也使吾奴隸得之則逆僭而上逼不如使吾友得之豆剖瓜分猶可以洩忿之爲愈也處心積慮如此嘻其甚矣徧東南西北諸界線割讓他人無少顧惜共幾千萬方里豈不以物非固有置諸不足輕重之數哉嗚呼以不同之民族行無限之專制學說不明事至今日尚欲求蘇息於恐怖政府之下諸君諸君吾則安能忍而與此終古歟

福建之現勢

嗚呼壯勇之夫使戕其命脈耗其精血則死亡無日矣富厚之家或據其堂闔劫其倉庫則飢寒立至矣向之中國何其盛今之中國何其衰向也吾中國之福建爲全部革新之試驗場爲文明進步之起點地今也吾中國之福建版圖之改隸將在各行省之先人民之再奴不出一二年之後向也吾中國之福建負可以有爲之資格而能左右全國雄立於世界今也吾福建之漢族喪其所以圖存之憑藉從此萬劫

不復絕跡於地球吾維吾福建之大勢而不禁愴然失聲也

臺灣失矣臺民奴矣唇亡齒寒兎死狐悲古今中外具有此情而況吾福建之與臺灣之本一體也夫以吾福建土滿人彫民食艱匱者得臺灣之殊富異饒者以濟其不足則可不留缺點而成完全之雄邦以吾福建之孤懸海濱援絕易攻者得臺灣以成犄角之勢則進可以戰退可以守而不難建非常之偉業嗚呼今則藩籬撤矣臂翼折矣富源絕矣形勢迫矣封豕長蛇將無厭以及我矣夫使臺灣不隸於福建而永沿吾漢人所定之年號以爲吾漢種存一片乾淨土豈非吾人之所甚願乃自克塽降附而臺灣一亡而取吾臺灣者又復已不能有輾轉以賂於日人而臺灣乃再亡殷鑒不遠吾閩人其能無懼乎吾聞日人畏吾臺人之圖恢復也設種種限制之法財用則取之臺民權利則歸之彼族臺民所執之業農工而已不許習商學立公司防其富也不許習哲理政治經濟諸學防其智也噫嘻臺民安得有伸頭昂首復見天日之一日乎彼今者慮吾國人有興復之一日必能爲吾同胞復仇雪恥而苛抑之也猶且如此則使他日吾國而全亡也又不知當以何等惡毒之暴政施之

吾同胞矣此可懼之現勢一也

自清政府與日本立福建不得讓與他國之約後日本已視吾福建爲其囊中之物而極意經營不遺餘力矣蓋彼雖亦慮吾中國之亡則彼有唇亡齒寒之懼而不願吾國之瓜分然彼觀吾中國之內情覺其殊無足望又恐各國分我土地而已之益形單弱也乃思一攫共嘗而爲匹力鈞勢之計彼其觀吾國之東三省則已入俄之範圍矣山東全省則已入德之範圍矣揚子江之流域則盡入英之範圍矣兩廣雲南則已入法之範圍矣中土雖大更無容彼插足之區而獨有福建一隅與臺灣相隔一水暗取明攻勢無不便於是誘脅清廷訂立此約而我福建遂入於其掌中自是而後日人之來閩者踵履相接愚弄其官吏籠絡我民人山川阨塞則測繪之風土民情則調查之其勢力日以膨脹其政策日益新奇乃至以彼之一僕夫一剃匠勤勞大吏之迎送而紳商之爲所愚弄而爲彼効力者又復不少其人嗚呼有此官吏有此紳商我閩人安得不盡入日人之奴籍哉此可懼之現勢又其一也

英俄德法日美之六大强國者其最利我之瓜分者爲俄德法其次也而其不利我

之瓜分著殆惟英日若美則我之瓜分與否於彼之利害不甚相關彼嘗以世界之文明國自命而外爲義俠之態度矣至於今日俄國既懷其幷吞之大志欲實收東三省入其版圖更復潛窺蒙古衛藏以益擴張其勢力德法和之亦皆乘間以圖私利於是英日聯盟預爲共抗俄國席捲南下之地然俄國東三省之佔據日英雖嘖有煩言卒不能出實力以與俄爭且今者俄國雖在東方極力經營而毛羽猶未豐滋也而與巳利害最切之日本乃猶彷徨瞻顧不乘此易能制勝之時機一決其勝負直至俄人極東之布置既備兵力既厚則彼日本者亦惟有急收我閩以爲屬土爲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之計耳彼各國於極東之問題其利害皆不如日本之關切則雖亦必執利益均沾之說而各攫其所圖畫之土地然當不若日本之迫不及待必迅起而疾追吾知俄人朝取滿洲日人必夕取福建固勢之所必至矣是則福建之亡當緊隨滿洲之後而首開本部之先吾觀日人之抵拒俄國皆托空言而經營吾閩不遺餘力不禁愁然憂傷而嘆吾閩之命運將獨短於其他之各省也此可懼之現勢又其一也

天下最可恥最可痛之事莫甚於舉全族所安宅之土地而見轄於異種若甲既得我而又轉移於乙乙欲得我而又見妒於丙既受甲之羈絆復處乙之荼毒而乙與丙劇烈競爭之禍又復自我承之則慘毒之情更當何如矣吾國人知吾閩在日人之勢力範圍中而不知其懷叵測之心欲潛圖而攫奪之者乃更有法在彼以吾閩與彼所圈定之廣東相毗連而便於撫有也甲申之役已有欲取之之心迨至日割臺灣又定福建不讓他人之約忌嫉之心不可復遏於是乃用秘密詭詐之手段攫收其權利截取其命脈使日人猝不及防而福建遂轉落於其手此其用心與俄之於東三省同乎否耶今表其證如左

一運動滿清大吏使之任法人爲船政之監督彼更乘官吏之愚闇出其操縱牢籠之手段而盡收其實權居然反客爲主以我之有名船廠儼爲彼之外府物焉（先是船政乏款法人請代彼造船而受其租費備値爲支持之計及聶賑乃反欠彼七十餘萬於是有以船政押與法國三年之議沈翊清爲會辦大臣與其謀迄今法人猶經營未巳法人得我船廠則我東南門戶爲法所扼彼更

急製船隻、屯駐海軍於馬江、而吾閩亡矣、）

二探出我福建之礦山而誘脅滿清大吏將我邵武延平建寧之礦山開採權讓與彼國。

以上二端乃法人所取我福建之實利足以制我之死命者也而日本於我中國又舍福建之外別無可圖則此入口未嚥之福建豈復甘心而吐棄之乎是彼北既不能與俄爭滿洲南必不得不與法爭福建一旦法日相持至於衝突吾閩人集能收漁人之利否耶亦第見吾福建適成為腥風血雨之塲而坐受偏境糜爛之實禍而已此可懼、之現勢、又其、一也

日人見法國之在福建既有突飛驚天一躍千里之進步而悄然危懼亟思有以保持其權利也於是『要求清政府讓與日本以福建建築鐵道權』之語諠騰於報紙討論於外務部人人熱心必欲得是而後已夫彼諸強之投巨資以築鐵道於吾境內也夫豈第欲收其往來運載之利而已哉凡鐵路所經之地則軍事上商業上交通之便利皆為其所專擅而更可以藉保護之名而置戍而屯兵藉擴張利益之

名而設埠而科稅如是則卽謂為改隸於其國之版圖可也吾福建幸尚未為他國鐵道之所經進退周旋尚可自便不幸日人由閩達浙之鐵道而告成也則豈但民人之脂膏必為所吸盡彼直已踏吾腹背扼我吭喉使我欲轉動而有所不得蓋至是而亡乃眞亡矣此可懼、之現勢、又其、一也

然日人雖未遽築鐵道於吾福建而內地之航路權則已為所攫取矣吾閩不幸歷遭貪吏民不聊生餓殍載道今更以航路讓與外人則是財益外流民愈困敝積年而後能免胥為彼之奴隸乎不但爾也航路權既為所挾持則懋遷有無彼得以壟斷而操縱之是又不第失其運載水脚之利而已也今將其航之表列左

航線	船名	噸數	每月行駛次數
福州興化線	海龍丸	一五八	四
福州三都澳線	紀攝丸	二二七	六(聞此船已破近改用舞鶴丸)
廈門石碼線	鶴島丸	三七	一
廈門同安線	海光丸	同	同

以上乃大版商船株式會社福州出張所之現行則也。後此擴充。尚未有已。嗚呼。吾閩人日日憂貧。而孰知大利之爲人所剗奪如是乎。且日人之志。又不但在壟斷吾商利而已也。凡考究險阻。調査內情。聯絡聲氣。及種種之密謀秘計。無不藉是以售其奸。嗚呼。譬之人身。精髓既傷。而臟腑復又祟焉。其能以無斃乎。此可懼之現勢又其一也。

日人又憤法國以鬼祟之手段。不動聲色。而取我礦利。據我船政也。乃思急收吾閩之要害。入己版圖。於是設法割我厦門迤南之鼓浪嶼。而爲各國之公地。以今年癸卯四月五日、爲實行之期。所有裁判警察賦稅之權。一併讓與。然諸國以福建本日本之勢力範圍地也。咸推尊日人以爲主人翁。故實權皆落於其手。彼又不足。更要索我與鼓浪嶼對峙之大嶼（俗名羊母嶼）爲洋油倉。此嶼高數十丈。長約二里許。（此據報告者所述）南面坡下。可以艤舟。爲鷺江島之門戶。無大嶼、即無鷺江矣。而日人南闘之大欲。又不在是。而在厦門。彼人之來厦門者。輙不惜重貲。使人教以厦門或福州之土語。且有改從清人之服飾者。其領事官名上野者。在厦十餘年。尤精中文及厦語。厦之紳富。多甘爲所籠絡。如是則厦門豈復爲吾福建有乎。厦門一失。則福建之形勢愈孤。吾迴思外人頌揚我福建。他省同胞責望我福建之語。不自知其涕之何從也。此可懼之現勢又其一也。

自法國得我鑛山開採權後。各國不禁饞涎。而咸思覓得我福建之鑛山以自利。於是有英國某公司。派其幹員名法拉路者。巡視下游各府以覓鑛地。現雖未有所得。然其極力鑽營。固誓必有得而後已也。又聞有某國人者。現亦欲於龍巖永春汀洲等處。覓得鑛利而求予以開採之權。則彼視吾閩爲囊中物之日人。其必躡足而起。更可知矣。如是則吾閩即徧地皆鑛。亦何難爭取而立盡之乎。鑛利盡失。則吾同胞何以爲富强之資。藉益以羸。痃益以痼瘵。必無復振起之可望矣。此可懼之現勢又其一也。

夫以吾國之不講教育。民智否塞者。得日人之助而爲我改良。寧不甚幸。然日人非有愛於我。而代荷教育之責任也。日人之言曰。「諸國之在支那。皆各得其所欲之利權以去矣。吾日人固當圖得其教育權。使其人士親我信我而心向之。則更勝於

得其他之所有權萬萬也』於是昫昫然假同洲同種同文之誼而大豎其赤幟於我學界之壁壘而尤注意而併力者則在吾閩（他省亦有東文學堂、然不若其在福建之勢力日張而範圍日擴也）其所謂東文學堂寧以養吾閩獨立革命之英雄不過以培中日兩國之通譯員已耳。不然彼果欲培我閩士使成爲救亡保國之材者何以立校五年不聞有由日本教師之訓導而有國家之思想種族之觀念者哉。且彼方經營我福建而又爲我培救國之人材是自操矛以伐盾也有是理乎。吾故曰日人之潛移我教育權實欲籠絡吾民以爲爪牙之用非眞有愛於我也。此可懼之現勢又其一也。

報紙所以瀹民智者也。而日人所刋之閩報則適以愚民幷以輸內情於彼國耳。閩報之議論則腐敗之巵言也。閩報之紀事則瑣屑之謠傳也。彼其主筆政者豈必不高尚明達知天下之公理與報館之責任哉。顧刋登之權操之館主（日人前島眞）凡稍涉於諷刺官吏規勸士民者概屛弗錄更安得有昌言自由民權之論說與激勵士氣民心之時事者乎。吾同胞之見聞未廣而能考求時事者亦習閱「報紙爲民之導師」一語常奉報章之言以爲圭臬。有此閩報以腐其腦筋窒其思想而益其痼疾是今日之亡吾閩者必此報矣。而況又以輸內情於彼國哉。此可懼之現勢又其一也。

世界上各國之競爭不在兵戰而在商戰盡人而知之矣。我福建當商埠之初闢茶業之利未始不稱盛一時也。乃吾商之目的不在富國而在營家同業同胞互相傾軋以致俱傷兩敗業以就衰。或更貪一時之利不顧其後售其欺罔之術以僞雜眞致使外人折閱不復敢與吾人貿易。而焙製之術又以不肯改良銷流益滯。於是英屬印度學習種茶更用新法製造以奪吾利。遂使吾國茶業有江河日下之勢而吾閩則幾於衰息焉。嗚呼。爲全國計則茶利可以挽漏巵。爲福建計則茶業可以裕利源。今日吾閩之民生計日蹙者茶業之失敗亦其一分因也。循是而往則吾閩人之貧困能無數倍於今日乎。此現勢之可懼者又其一也。

一國之存亡視乎民氣之盛衰即一方亦何莫不然。吾閩人雖具有冒險敢死之特性。然足以當此美稱而無愧者亦居其少數耳。其但知身家之計而不知有國家而

萎薾疲軟畏怯餒敗毫無生人之氣者。則比比皆是。故每有風鶴之警。則思載蓄積挈妻子而逃。其尤可笑者。馬江之役。居城市者。則徙避鄉僻。居田野者。又徙避城邑。毫無節度。毫無意識。即其人自為謀。鼠頭亂竄。亦適足以顯其團結力之薄弱。愛國心之缺乏。而又無強力不挫之精神。揆勢審機之智慧矣。豈無一一遭官吏之苛暴。起而反抗者。然一見勢絀。立即伏降。而每有公憤或公益之事。則其始亦非不集合大衆。擦掌摩拳。勃勃欲試也。乃一經宿而已衰其氣之大半。再經數宿。則直若忘之矣。其藉勢力以欺壓平民。罔利營私。毫無人性。或甘為外人之鷹犬。以助虐其同胞者。其寡廉鮮恥。固尤吾之所不忍言者也。嗚呼。民氣如此。先亡之禍。可得免乎。此又其可懼之一也。

地球上文明國與文明國遇。即有戰爭之事。亦不過因國際上有不得已之處。而相見以兵戎耳。其人不至有橫受芟夷之慘也。即或勝者入人國都。而凡敵國中之天文臺、儀器館、公園、學舍、及種種文明之建築物與器具。不得燬壞之。惟伐野蠻或半開化之國。則兵不由門而入。而築道跨城以進。殺掠淫暴。皆所不禁。觀吾國歷次之敗衂。各國殆無不以此道施之矣。今吾國各省之同胞。幸各能汲汲以播佈文明於其鄉土為己任。故亦漸覺駸駸日上。城野改觀。而其進步之速者。則已見教學之校。相望於郊畿。閱報之人。徧及於婦孺。有藏書之樓。有俱樂之部。有體操之場。有演說之壇。有議政之會。「一死守祖國。誓抗異族」之言。喧傳於里巷。「自由不死。民權萬歲」之聲。闐溢於道途。足使此人見之而生其欽敬之心。戢其鴟張之念。蓋皆能求以智力角勝於外人。使之斂手而不敢干犯者也。而回視吾閩人。則非但瞠乎其後。而自二三志士而外。大率懵然罔識。舍衣食男女謀利營家之外。一無所知。其野蠻之狀態。比諸未開化之土人。且有體魄遠遜之愧色焉。其能不遭外人之以待野蠻待之者。亦幾希矣。此尤其可懼之一也。

嗚呼。處此現勢。吾閩人其弗能侈言其歷史地理人物以自豪矣。吾哀吾閩之負此資格。而至於澌亡。更哀吾閩人襲此可以有為之憑藉。而終於不振。爰灑血淚以獻芻蕘於我同胞。我同胞尚克思之。

過金陵

過金陵

粵以甲乙之際天禍中國人民塗炭財政籍沒夫暨王之族人處王宮伊川氏之墟傷心野祭遂使我廣漠無垠之禹域神聖相傳之帝系積骸枕山岳流血赤黃河揚州之暴殘嘉定之屠戮其事已矣中間靖海捕敎剿匪攘夷何一非以吾人之血肉供彼人之刀俎乎至於輓近六十年來之事又最所驚心動魄者也

吾不知邇來燕晉齊秦一帶其情形如何能復有曩日悲歌慷慨之風否富厚多藏如曩日否子女玉帛不至散失否然吾今年過金陵蓋距所謂平定粵匪時已四十餘年矣人民之貧苦如故也土地之空曠如故也房屋之坍塌如故也市面之蕭條如故也頹垣破瓦觸目傷心竪者一碑倒者一石問其人曰此當地之叢塚也曰此某大臣駐兵之所某軍門鏖戰之墟也嗚呼金陵而竟若此

蕭梁之霸業今安在哉陳隋之歌舞今安在哉南渡衣冠風流歇絕追問石城之覇業鍾山之王氣乎訪桃葉之遺蹤尋板橋之故址求如虞初新志中所紀一時之情事已不可復得但見淸涼一片湖水含愁而已等而下之至於隨園文酒之場亦已如草如煙纍纍如饅首者皆當時紀念也

嘗與吾友謁孝陵適有二三日人在焉因與撥草披榛徘徊隧道間忽一髑髏當其衝一人俛而拾之狂喜且曰我日本南州翁亦曾拾得此物遂成大業此吾他日預徵也當置之博物院以傳觀我國人翌日遂作歌張之有曰『汝朱元璋之首級耶汝洪秀全之頭顱耶汝好男子胡爲叩之無聲吾將以汝鑰我國人』吾讀其詞一字一汗流也死者長已矣忍令後人見此慼耶

自吾留金陵凡數閱月每好聞當日軼事聞之又未嘗不悲嘗因冠帶之招裙屐之宴泛舟秦淮檀板金尊冶容艷色非不傾耳悅目極一時之歡娛也洎乎酒後更闌執其人而叩以里居與其家世大抵少者憨嬉不知所對其一二年齒稍增顏色稍衰者輒復唏噓忸怩謂吾某嘗爲達官吾某嘗爲名士吾居成灰燼吾產成標業吾親戚族屬有子孫滅絕全村蕩盡者吾等失業而農年荒歲不給以吾儕之他人或自爲生活以是靦顏向人耳其言如是吾聞之以爲聽白頭宮人談天寶遺事也其他之流徙各埠者又寧可勝道哉

彼其一種也而不見乎白髮蒼顏囚首垢面無男無女無老無幼傴僂襤褸相率而

乞食於道者城南北迴二十餘里比比而是持竹杖挾藤筐如斗見有衣冠整楚車馬往來者追隨呼籲聲喃喃不休得一錢則孜孜以喜甚至叩頭流血夜則編蘆爲屋支土作床環廂而居者不下數十萬戶白楊蕭蕭饑鳥怒號旱西門外之鬼火青燐其隣光也暮春三月江南草長撥寸許之萌芽（土人呼爲麥子頭）擔荷而貿於市易升斗之粟以博一飽爲其死生過渡時代昔日繁華之都會有如是耶

方城七十里遼闊無邊試登鍾鼓樓望之依約兩行楊柳青青而着地者新開之馬路也以外茫如渺如凹者爲潭坳凸者爲坏塿大都游牧不到之墟耳豈無一二依當日壞牆修之葺之編茅種竹以蔽風雨者亦有四壁屹立當日巍峨壯麗之規模彷彿可辨而西歪東倒瓦蓋不完僅存三數椽者則租地而居灌園鬻蔬之士人也（城中隙土不曰官地即曰無人產業土人據此者轉按月納地租房稅焉）

西南一隅人煙少聚開場列肆逐什一者往焉肩挑手挽謀朝夕者往焉尋歡賣淫爭妍鬥靡者往焉父老爲吾言金陵古帝王都歷代精華萃於城北故宮在焉故也而又長江千里舳艫相接爲往來交易之要衝華族富商聚處於此自雨花臺一戰

後諸路王師雲屯雨集搜括剿除了無寧日以吾省十三年之久脅處危巢髮日以長薙無可薙王師亦無從黑白耳今日之殘敗誰曰不宜吾等非不願雨粟產金光彩市面一新舊觀爲國家增半壁之輝也其如財力不及何（所謂王師者其殘暴乃如此固洪氏之所無也）

至於今日西南之場所稍稍完整者蓋亦有說此間荒遠不利舟車爲百工雜肆之所居王師哀矜而恕之留爲軍中柴米薪油之供應不必盡加焚毁故後人猶得踵而增之然而錙銖之消失子女之逃亡已無遺孑其一二大戶更無論矣（吾戚家嘗傭一女工本金陵世家子爲湘勇所姦掠者鄉人呼爲南京婆與談當日事輒唏噓不自勝今死矣）試取梨花雪傳奇讀之猶能窺見一斑也而秦淮污濁之水自南而西達於長江流妓士娼淫風未墜則某大臣當日徧觴諸名將名士於中流酒酣起舞頓足激昂瞥睹二八麗姝荊釵布裙憑窗窺客者不覺掀髯一笑之所招來而留遺也（曾國藩每謂此舉爲生平第一經世學問其功不在管氏子下至今湘人猶艷稱之）

父老又言。吾小經理人也。今年九十有四矣。生長兵戈蹂躪中。身凡數十死。安得今日復覩太平。然前此十餘年。嚴寒夜雪。尙有短褐單衫。破襟見肘。持不襠之麻鞋無縫之護膝。强之質庫者。不與則努目攘衿。詬詈隨之。謂我某年月日某案保奏之某總兵提督銜也。微我等。汝儕焉有今日乎。吾至今聆彼之方言。猶矜矜戰慄也。豈無一二浮薄少年。尾而噭之。號曰騾子。吾見而屢誡之。以爲微彼人。吾儕寧至此。其實騾子云者。非敢以爲奴隸牛馬之代名詞也。但極言其多而已。吾聞老者言。毛髮森張。不自知其泚之過顙也。

然而今之殿閣崢嶸。聯扁堂皇。歌功而頌德者。非某大臣之專祠耶。門楣閥閱。樓閣參差。鴟金而藻碧者。非某某軍門之居室耶。武夫前呵。從者塞途。四人輿而八人擁者。非大臣某軍門之子若孫耶。園亭、花木、天章、世襲、主盟、粉黛、綺羅、慾界、生成、奴隸、而其他、提一旅之師、虛五等之爵、猶且一人向隅、滿座不歡。有不憚累牘聯章。齗齗爭辯者。謂某固江左虎臣。曾經効力之故員也。噫噓嚱。危乎盛極。

吾留金陵數閱月。爲日殆不可謂不久。屬以人事叢處。憂端多故。不得周遊村郭。憑弔邱墟。與二三田夫野老。閒話滄桑。一驗當日敗殘之餘跡。而夕陽城郭。衰草寒烟。問帝子以無靈。哀王孫而不見。其所見所聞所傳聞者。固已若此。嗚呼。江山半壁。本歷劫之紅羊。金粉六朝。盡嘔心之碧血。庾子山哀江南之賦。李華弔古戰場之文。恐無此蕭瑟凄涼。傷心慘目也。易曰。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吾湘人也。不復暇爲金陵悲矣。

燕京遊記

蓋嘗沿黃河以北。登陸行且行。行入一都會。雖野無青草。而重樓傑閣。類帝王居。公子王孫。後塵相逐。踞於是者。若燕巢危幕。恬不知大廈之將傾。詢之土人。知爲古召公所封之燕人舊地。五胡之後。而契丹。而金人。而蒙古。而東胡。每爲異族結巢之所。無論聲明文物。蕩然靡存。卽華胄堂前之燕。已淪落於氈裘異種之家。而勝地遺民。已無復前朝之光景矣。一切燕雀之徒。肉食其間。既無鴻鵠之志。但爲啄飲之謀。曾不知廉恥之爲何物。而近者牝燕踞巢。燕雛失所。業有年矣。庚子之時。燕壘已傾。幾無完卵。西馳千里而外。流離播越。遂如海燕無家。而數百兆羽毛豐滿之種類。復竭

力卿泥爲老燕作補梁之計故今燕巢如昨也自是以後無復憂患燕燕居式驕淫佚樂甚於曩時朝管暮絃笙歌達旦張筵宴也電燈龍舟奇技淫巧備燕遊也夫吳宮失火燕窩被焚則今之頤和園亦其類乎乃巢於飛幕之上而不自知而彼供張奔走者流方且日如燕燕之忙毫無國家之思想而鶺鴒何之而鷹鸇何之遂使天府京城如烏衣巷口半壁斜陽吾因之有感矣燕地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而豪傑輩出焉故齊人滅燕燬其宗廟遷其重器而樂毅以微弱燕國下齊七十餘城自石晉敬塘舉燕地以奉契丹遂使終宋之世而燕雲十六州不入版圖及燕王棣再復經營氣象一新曾幾何時胡人乃南下而牧馬矣今則宮殿巍巍臨制於上者果誰氏耶剝削摧殘以供一人之欲者果何如耶乃庚子燕京被陷而燕民竟有甘爲大英大法大日本之順民者何以同此山川土地而昔多慷慨悲歌之士者乃今多靦顏俯首之人也豈以五胡契丹金人蒙古東胡竊據而後羶腥混雜而民性爲之大改耶抑燕民向受外人壓抑最爲密邇故習慣自然以養成奴隸之根性耶若是則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不能不爲燕民感也夫無往不復爲天運之自然何燕京淪

陷二百餘年而燕民願未有興起者何歟吾聞古有田光義至高以刎頸燕契丹薦荊卿以褫秦王之魄其事不成則天也今日遊於其市尙有屠狗之輩擊筑之徒足以奮雄心而感壯士者乎爲我弔而謝曰表裏山河烏可世世沉淪而不一圖光復也可以奮然興矣

駁康有爲書

長素足下讀與南北美洲諸華商書謂中國祇可立憲不能革命援引今古灑灑萬言嗚呼長素何樂而爲是耶熱中於復辟以後之賜環而先爲是齟齬不了之語以聳東胡羣獸之聽冀萬一可以解免非致書商人致書於滿人也夫以一時之富貴冒萬億不韙而不辭舞詞弄札眩惑天下使賊儒元惡爲之則已矣尊稱聖人自謂教主而猶爲是妄言在己則脂韋突梯以佞滿人已耳而天下之受其蠱惑者乃較諸於賤儒元惡之口爲尤甚吾可無一言以是正之乎謹案長素大旨不論種族異同惟計情僞得失以立說雖然民族主義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潛在遠至今日乃始發達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長素亦知種族之必不可破於是依違遷

就以成其說援引匈奴列傳以爲上系淳維出自禹後夫滿洲種族是曰東胡西方謂之通古斯種固與匈奴殊類雖以匈奴言之彼既大去華夏永滯不毛言語政教飲食居處一切自異於域內猶得謂之同種也耶智果自別爲輔氏管氏變族爲陰家名號不同譜牒自異況於戕虐祖國職爲寇讎而猶傅以兄弟急難之義示以周親肺腑之恩巨繆極戾莫此爲甚近世種族之辨以歷史民族爲界不以天然民族爲界藉言天然則褅祫海藻享祧蝦蟆六洲之氓五色之種誰非出於一本而何必爲是聒聒者耶長素又曰氏羌鮮卑等族以至元魏所改九十六姓大江以南駱越閩廣今皆與中夏相雜恐無從檢閱姓譜而攘除之不知駱越閩廣皆歸化漢人而非陵制漢人者也胡代北始嘗宰制中華逮乎隋唐統一漢族自主則亦著土傅籍同爲編氓未嘗自別一族以與漢人相抗是則同於醇化而已日本定法夙有蕃別歐美近世亦許歸化此皆以己族爲主人而使彼受吾統治故一切可無異視今彼滿洲者其爲歸化漢人乎其爲陵制漢人乎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辮髮瓔珞非弁冕之服清書國語非斯邈之文徒以尊事孔子奉行儒術崇飾觀聽斯乃不得已

而爲之而即以便其南面之術愚民之計若言同種則非使滿人爲漢種乃適使漢人爲滿種也長素固言大同公理非今日即可全行然則今日固爲民族主義之時代而可溷殺滿漢同薰蕕於一器哉時方據亂而言太平何自悖其三世之說也長素二說自知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得已復援引春秋謂其始外吳楚終則等視不悟荊楊二域禹貢既列於九州國土種類素非異實徒以王化陵夷自守千里遠方隔閡淪爲要荒而文化言語無大殊絕世本譜系猶在史官一日自通於上國則自復其故名豈滿洲之可與共論者乎至謂衣服辮髮漢人已化而同之雖復改爲宋明之服反覺不安抑不知此辮髮胡服者將强迫以成之耶將安之若性耶禹入裸國被髮文身墨子入楚錦衣吹笙非樂而爲此也强迫既久習與性成斯固不足以定是非者吾聞洪楊之世人皆蓄髮不及十年而曾左之師摧陷洪氏復從髡薙是時朋儕相對但覺纖首銳顚形狀醜異然則蓄髮之久則以蓄髮爲安辮髮之久則以辮髮爲安向使滿洲制服涅齒以黛穿鼻以金刺體以龍塗面以堊恢詭殊形有若魑魅行之二百有六十年而人亦安之無所怪矣不問其是非然否而惟問其

所安則所謂祖宗成法不可輕變者長素亦何以駁之乎野蠻有自尖其板齒而反
譏有齒者爲犬類長素之說得無近於是耶種種繆戾由其高官厚祿之性素已養
成由是引犬羊爲同種奉豭尾爲鴻寶向之崇拜公羊誦法繁露以爲一字一句皆
神聖不可侵犯者今則幷其所謂復九世之仇而亦議之其言曰揚州十日之事與
白起坑趙項羽坑秦無異豈不曰秦趙之裔未有報白項之裔者則滿洲亦當同例
也豈知秦趙白項本非殊種一旦戰勝而擊坑之者出於白項之指麾非出於士卒
全部之合意若滿洲者固人人欲盡漢種而屠戮之其非爲豫酋一人之志可知也
是故秦趙之仇白項不過仇其一人漢族之仇滿洲則當仇其全部且今之握圖籍
操政柄者豈猶是白項之胤胄乎三后之姓降爲輿臺宗支荒忽莫可究詰雖欲報
復烏從而報復之至於滿洲則不必問其宗支而全部自在也不必稽其姓名而政
府自在也此則枕戈剸刃之事秦趙已不能施於白項而漢族猶可施於滿洲章章
明矣明知其可報復猶復飾爲瘖聾甘與同壤受其豢養供其軀役寧使漢族無自
立之日而必爲滿洲謀其帝王萬世祈天永命之計何長素之無人心一至於是耶

長素又曰所謂奴隸者若波蘭之屬於俄印度之屬於英南洋之屬於荷呂宋之屬
於西班牙人民但供租稅絕無政權是則不能不憤求自立耳若國朝之制滿漢平
等漢人但有才者匹夫可以爲宰相自同治年來沈李翁孫迭相柄政曾左及李倚
爲外相恭醇二邸但拱手待成耳卽今除榮祿慶邸外何一非漢人爲政若夫政治
不善則全由漢唐宋明之舊而非滿洲特制也然且擧明世廷杖鎭盜大戶加稅開
礦之酷政而盡除之聖祖立一條鞭法納丁於地不復差徭此唐虞至明之所無大
地萬國所未有他日移變吾四萬萬人必有政權自由可不待革命而得之也夫所
謂奴隸者豈徒以形式言耶曾左諸將倚畀雖重位在藩鎭聶爾彈丸未參內政且
福康安一破臺灣而遂有貝子郡王之賞曾左反噬洪氏挈大圭九鼎以付滿洲爵
不過通侯位不過虛名之內閣曾左在日猶必諂事官文始得保全首領較其輕重
計其利害豈可同日而道近世軍機首領必在宗藩夫大君無爲而百度自治爲首
領者亦以衆員供其策使彼恭醇二邸之仰成而沈李翁孫之有事乃適見此爲奴
隸而彼爲主人也階位雖高猶之閹宦僕豎而賜爵儀同者彼固仰承風旨云爾曷

能獨行其黨哉一條鞭法名爲永不加賦而耗羨平餘猶在正供之外徭役既免民無哭聲而舟車工匠遇事未嘗獲免彼既以南米供給駐防亦知民志不怡而不得不藉美名以媚悅之玄曄弘曆數次南巡強勒報效數若恆沙已居堯舜湯武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間接以行其聚斂其酷有甚於加稅開礦者觀唐甄之潛書與袁枚之致黃廷桂書則可知矣莊生有云狙公賦芧朝三暮四衆狙皆怒朝四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此正滿洲行政之實相也況於廷杖雖除詩案史禍較諸廷杖毒螫百倍康熙以來名世之獄嗣庭之獄景祺之獄闇華之獄中藻之獄錫侯之獄務以摧折漢人使之噤不發語雖李紱孫嘉淦之無過猶一切被赭貫木以挫辱之至於近世戊戌之變長素所身受而猶謂滿洲政治爲大地萬國所未有嗚呼斯誠大地萬國所未有矣李陵有言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夫長素所以不認奴隸力主立憲以摧革命之萌芽者彼固終日屈心忍志以處奴隸之地爾欲言立憲不得不以皇帝爲聖明舉其詔旨有云一夫失職自以爲罪者而謂亟亟欲開議院使國民咸操選舉之權以公天下其仁如天至公如地視天位如敝屣然後可

以言皇帝復辟而憲政必無不行之慮則吾向者爲正仇滿論既駁之矣蓋自乙未以後彼聖主所長慮卻顧坐席不煖者獨太后之廢置我耳殷憂內結智計外發知非變法無以交通外人得其歡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歡心無以挾持重勢而排沮太后之權力載湉小醜未辨菽麥鋌而走險固不爲滿洲全部計長素乘之投間抵隙其言獲用故戊戌百日之政足以書于盤盂勒于鍾鼎其迹則公而其心則祇以保吾權位也曩令制度未定太后夭殂南面聽治知天下之莫予毒則所謂新政者亦任其遷延墮壞而已非直墮壞長素所謂拿破崙第三新爲民主力行利民已而夜宴伏兵擒議員百數及知名士千數盡置於獄者又將見諸今日何也滿漢兩族固莫能兩大也今以滿洲五百萬人臨制漢族四萬萬人而有餘者獨以腐敗之成法愚弄之錮塞之耳使漢人一日開通則滿人固不能宴處於域內如奧之撫匈牙利土之御東羅馬也人情誰不愛其種類而懷其利祿夫所謂聖明之主者亦非遠於人情者也果能敝屣其黃屋而棄捐所有以利漢人耶藉曰其出於至公非有漢滿畛域之見然而新法猶不能行也何者滿人雖頑鈍無計而其怵惕於漢人知不可

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頑鈍愈甚團體愈結五百萬人同德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寮是故漢人無民權而滿洲有民權且有貴族之權者也雖無太后而掣肘者什伯於太后雖無榮祿而掣肘者什伯於榮祿今夫建立一政登用一人而肺腑暱近之地羣相譏謗朋疑衆難雜沓而至自非雄傑獨斷如俄之大彼得者固弗能勝是也共驩四子於堯皆葭莩姻婭也靖言庸回而堯亦不得不任用之今其所謂聖明之主者其聰明文思果有以愈於堯耶其雄傑獨斷果有以儕於俄之大彼得者耶往者戊戌變政去五寺三巡撫如拉枯獨駐防則不敢撤彼聖主之力與滿洲全部之力果孰優孰絀也由是言之彼其爲私則不欲變法矣彼其爲公則亦不能變法矣長素徒以詔旨美談視爲實事以此誑耀天下獨不讀劉知幾載文之篇乎謂魏晉以後詔敕皆責成羣下藻飾既工事無不可故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勳華再出此足以知戊戌行事之虛實矣且所謂立憲者固將有上下兩院而下院議定之案上院猶得以可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議員誰爲之耶其曰皇族則親王貝子是已其曰貴族則八家與內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則衞藏之達賴班禪是

巳是數者皆漢族之所無而異種之所特有是議權仍不在漢人也所謂漢滿平等者必如奧匈二國並建政府而統治於一皇爲雙立君主制而後可使東三省尙在而滿洲大長得以兼統漢人吾民猶勉自抑制以事之今者滿洲故土既攘奪於俄人失地當誅並不認爲滿洲君主而何雙立君主之有夫戴此失地之天囚以爲漢族之元首是何異取罪人於囹圄而奉之爲大君也乃曰朋友之交猶貴久要不忘安有君臣之際受人之知遇因人之危難中道變棄乃反戈倒攻者誠如是則載湉者固長素之私友而漢族之公仇也況滿洲全部之蠢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者哉雖然如右所言大抵關于種類而於情僞得失未暇論也則將復陳斯旨爲吾漢族籌之可乎長素以爲革命之慘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則立憲可不以兵刃得之耶既知英奧德意諸國數經民變始得自由議政之權民變者其徒以口舌變之乎抑將以長戟勁弩飛丸發旝變也近觀日本立憲之始雖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師在其前矣使前日無此血戰則後之立憲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爲立憲所無可幸免者長素亦知其無可幸免于是遷就其說以

自文謂以君權變法則歐美之政術器藝可數年而盡舉之。夫如是則因君權專制也，非立憲也。闢普通武之請立憲，天下盡笑其愚，豈有立憲而可上書奏請者？立憲可請，則革命亦可請乎？以一人之詔旨立憲，憲其所憲，非大地萬國所謂憲也。長素雖與載湉久處，然而人心之不相知，猶極一體而他體不知其痛也。載湉亟言立憲，而長素信其必能立憲，然則今有一人執長素而告之曰：我當釀四大海水以爲酒，長素亦信其必能釀四大海水以爲酒乎？夫事之成否，不獨視其志願，亦視其才略何如。長素之皇帝聖仁英武如彼，而何以剛毅能挾后力以尼新法，榮祿能造謠詠以聳人心，各督撫累經嚴旨皆觀望而不辦，甚至京章受戮，己亦幽廢於瀛臺也。君人者善惡自專，其威大矣。雖以文母之抑制，佞人之讒嗾，而秦始皇之在位，能取太后嫪毐不韋而踣覆之。今載湉何以不能也？幽廢之時，猶曰爪牙不具，乃至庚子西幸，日在道塗，已脫幽居之軛，尚不能轉移俄頃，以一身逃竄於南方，與太后分地而處，其孱弱少用如此，是則仁柔寡斷之主，漢獻、唐昭之儔耳。太史公曰：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是故志士之任天下者，本無實權，不得以成敗論

之；而皇帝則不得不以成敗論之。何者？有實權而不能用，則不得竊皇帝之虛名也。夫一身之不能保，而欲其與天下共憂；督撫之不能制，而欲其使萬姓守法，庸有幾乎？事所無可奈何矣，其明效大驗，已衆著於天下矣。長素則爲之解曰：幽居而不失位，西幸而不被弒，是有天命存焉。王者不死，可以爲他日必能立憲之徵。嗚呼！王莽漸臺之語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今之載湉，何幸有長素以代爲王莽也。必若圖錄有徵，符命可信，則吾亦嘗略讀緯書矣。緯書尚繁，中庸一篇，固爲贊聖之頌。往時魏源、宋翔鳳輩，皆嘗附之三統三世，謂可以前知未來，雖長素亦所篤信者也。然而中庸以天命始，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終。天命者，滿洲建元之始也；上天之載者，載湉爲滿洲末造之亡君也。此則建夷之運終於光緒，奴爾哈齊之祚盡於二百八十八年，語雖無稽，其彰明較著，不猶愈於長素之談天命者乎？要之，撥亂反正，不在天命之有無，而在人力之難易。今以革命比之立憲，革命猶易，立憲猶難。何者？立憲之主，自上言之，則不獨專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萬姓之合意；自下言之，則不獨專恃萬姓之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人我相待，所倚賴者爲多，而革命則既有其

合意矣所不敢證明者才略耳然則立憲有二難而革命獨有一難均之難也難易相較則無寧取其少難而差易者矣雖然載湉一人之才略則天下信其最絀矣而謂革命黨中必無有才略如華盛頓拿破崙者吾所不敢必也雖華盛頓拿破崙之微時天下亦豈知有華盛頓拿破崙者而長素徒以阿圭拿度一蹶不振相較今天下四萬萬人之材性長素豈嘗爲其九品中正而一切檢察差第之乎藉曰此魁梧絕特之彥非中國今日所能有堯舜固中國人矣中國亦望有堯舜之主出而革命使本種不亡已耳何必望其極點如華盛頓拿破崙者乎長素以爲中國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舊俗俱在革命以後必將日尋干戈偷生不暇何能變法救民整頓內治夫公理未明舊俗俱在之民不可革命而獨可立憲此又何也豈有立憲之世一人獨聖於上而天下皆生番生獸者哉雖然以此譏長素則爲反唇相稽校軫無已吾曰不可立憲長素猶曰不可革命也則應之曰人心之智慧自競爭而後發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且勿舉華拿二聖而舉明末之李自成李自成者迫於飢寒揭竿而起固無革命觀念尙非今日廣西會黨之儕也

然自聲勢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賑飢濟困之事興豈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競爭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雖然在李自成之世則賑飢濟困爲不可已在今之世則合衆共和爲不可已是故以賑飢濟困結人心者事成之後或爲梟雄以合衆共和結人心者事成之後必爲民主民主之興實由時勢迫之而亦由競爭以生此智慧者也徵之今日義和團初起時惟言扶清滅洋而景廷賓之師則知掃清滅洋矣今日廣西會黨則知不必開釁於西人而先以撲滅滿洲剿除官吏爲能事矣唐才常初起時深信英人密約漏情乃卒爲其所賣今人廣西會黨則知己爲主體而西人爲客體矣人心進化孟晉不已以名號言以方略言經一競爭必有勝於前者今之廣西會黨其成敗雖不可知要之繼此而起者必視廣西會黨爲尤勝可豫言也然則公理之未明卽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卽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長素以爲今日之言革命者或託外人運械或論外國練軍或與外國立約或向外國乞師卒之堂堂大國誰肯與亂黨結盟可取則取之耳吾以爲今日革命不能不與外國委蛇雖極委蛇猶不能

不使外人干涉此固革命黨所已知而非革命黨所未知也日本之覆幕也法人嘗通情於大將軍欲爲代平內亂大將軍之從之與否此固非覆幕黨所能豫知然以人情自利習之則從之爲多數而不從爲少數幸而不從是亦覆幕黨所不料也而當其歃血舉義之時固未嘗以其必從而少沮今者人知恢復略有萌芽而長素何忍以逆料未中之言沮其方新之氣乎嗚呼生二十世紀難知種界難新學發見難値人心奮厲時難前世聖哲或不遇時今我國民幸覩精色哀哀漢種繫此刹那誰無父母誰無心肝何其天閼之不遺餘力幸同種之爲奴隸以必信其言之中也且運械之事勢不可無而乞師之舉不必果有今者西方數省外稍負海而內有險阻之形勢可以利用外人而不爲外人所干涉者亦未嘗無其地也畧得數道爲之建立政府百度維新庶政具舉彼外人者亦視勢利所趨耳未成則欲取之小成則未有不認爲與國者而何必沾沾多慮爲乎世有談革命者知大事之難舉而言割據自立此固局於一隅所謂井底之蛙不知東瀛者而長素以印度成事戒之雖然吾固不主割據猶有辯護割據之說在則以割據猶賢於立憲也夫印度背蒙古之莫臥爾朝以成各省分立之勢卒爲英人蠶食此長素所引爲成鑒者然莫臥爾朝不亡遂能止英之蠶食耶當莫臥爾一統時印度已歸於異種矣爲蒙古所有與爲英人所有二者何異使非各省分立則前者爲蒙古時代後者爲英吉利時代而印度本種並無此數十年之國權夫終古不能得國權與暫得國權而復失之其利害相越豈不遠哉語曰不自由毋寧死然則暫有自由之一日而明日自刎其喉猶所願也況綿延至於三四十年乎且以印度情狀比之中國則固有絕異者長素論印度亡國書謂其文學工藝遠過中國歷舉書籍見聞以爲證不知熱帶之地不憂凍餓故人多慵惰物易壞爛故薄於所有觀念是故婆羅釋迦之教必現於印度而不現於異地惟其無所有觀念而視萬物爲無常不可執著故此社會學家所證明勢無可遁者也夫薄於所有觀念則國土之得喪種族之盈衰固未嘗慨然於胸中當釋迦出世時印度諸國已爲波斯屬州今觀內典徒舉比隣諸王而未見波斯皇帝若並不知己國之屬於波斯者厥有憤發其所能自樹立者獨阿育王一家耳近世各省分立之舉亦其出於偶爾而非出於本懷志既不堅是故遷延數世國以淪喪夫

欲自强其國種者不恃文學工藝而惟恃所有之精神中國之地勢人情少流散而多執著其賢於印度遠矣自甲申淪陷以至今日憤憤於腥羶賤種者何地蔑有其志堅於印度其成事亦必勝於印度此寧待蓍蔡而知乎「若夫今之漢人判渙無羣人自爲私獨甚於漢唐宋明之季是則然矣抑誰致之而誰迫之耶吾以爲今人雖不盡以逐滿爲職志或有其志而不敢訟言於疇人然其輕視韃靼以爲異種賤族者此其種性根於二百年之遺傳是固至今未去者也往者陳名夏錢謙益輩以北面降虜貴至閣部而未嘗建白一言有所補助如魏徵之於太宗范質之於藝祖者彼固曰異種賤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爲立於其朝者特曰冠貂蟬襲青紫而已其存聽之其亡聽之若曰爲之馳驅效用而有所補助於其一姓之永存者非吾之志也理學諸儒如熊賜履魏象樞陸隴其朱軾輩時有獻替而其所因革未有關於至計者雖曾胡左李之所爲亦曰建殊勳博高爵耳功成而後於其政治之盛衰宗稷之安危未嘗有所籌畫焉是并擁護一姓而亦非其志也其他朝士入則彈劾權貴出則搏擊豪强爲難能可貴矣次即束身自好優游卒歲以自處於朝隱而下之貪墨無藝怯懦忘恥者所在皆是三者雖殊科要其大者不知會計之盈絀小者不知斷獄之多寡苟得稟祿以全吾室家妻子是其普通之術矣無他本陳名夏錢謙益之心以爲心固二百年而不變也明之末世尤遭傾覆一命之士文學之儒無不建義旗以抗仇敵者下至販夫乞子兒童走卒執志不屈而仰藥剚刃以死者不可勝條也今者北京之破民則願爲外國之順民官則願爲外國之總辦食其俸祿資其保護盡順天一城之中無不牽羊把茅甘爲貳臣者若其不事異姓躬自引决縉紳之士殆無一人焉無他亦曰異種賤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爲立於其朝者特曰冠貂蟬襲青紫而已其爲滿洲之主則聽之其爲歐美之主則聽之本陳名夏錢謙益之心以爲心者亦二百年而不變也然則滿洲弗逐而欲士之爭自濯磨民之敵愾效死以期至乎獨立不羈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浸微浸衰亦終爲歐美之奴隸而已矣非種不出良種不滋敗羣不除善羣不殖自非躬執大彗以掃除其故家汙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豈可得乎」(以上錄章著正仇滿論)夫以種族異同明白如此情僞得失彰較如彼而長素猶偷言、立憲、而力排、革命者、寧智、不足、

識不逮耶吾觀長素二十年中變易多矣始孫文倡義於廣州長素嘗遣陳千秋往密與通情及建設保國會亦言保中國不保大清斯時志在革命者未幾瞑瞞於富貴利祿而欲與素志調和於是戊戌柄政始有變法之議事敗亡命作衣帶詔立保皇會以結人心然庚子漢口之役猶以借遵皇權密約唐才常等卒爲張之洞所發當是時素志尚在未盡澌滅也唐氏既亡保皇會亦漸潰散長素自知革命之不成則又瞑瞞於富貴利祿而今之得此非若疇昔之易於是旨布是書其志豈未在保皇立憲耶亦使滿人聞之而曰長素固忠貞不貳竭力致死以保我滿洲者而知之所傳借遵皇權保中國不保大清諸語是皆人之所以誣長素者而非長素固有是言也榮祿既死那拉亦耄載湉春秋方壯他日復辟必有其期而滿洲之新起柄政者其勢力權藉或不如榮祿諸奸則丁部主事可以起復雖內閣軍機之位亦可以覬覦矣長素固云窮達一節不變塞焉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抑吾有爲長素憂者歸日革命之議諠噪於人間至今未艾陳千秋雖死孫文尚在唐才常雖死張之洞尙在保國會之微言不著竹帛而入會諸公尙在其足以證明長素之有志革命者

不可件舉雖滿人之愚蒙亦未必遽爲長素欺也嗚呼哀哉南海聖人多方善療而梧鼠之技不過於五亦有時而窮矣滿人既不可欺富貴既不可復而[illegible]胥受其蒙蔽而緩於自立之圖惜乎已既自迷又使他人淪陷豈直二[illegible]乎此吾所以不得不爲之辨也若長素能躍然於祇悔振厲朝氣內量資望外審時勢以長素魁壘耆碩之譽聞於禹域而弟子亦多言革命者少一轉移不失爲素王玄聖後王有作宣昭國光則長素之像屹立於星霧長素之書尊藏於石室長素之迹葆覆於金塔長素之器配崇於銅柱抑亦可以慰薦矣藉曰死權之念過於殉名少安無躁以待新皇雖長素已槁項黃馘卓茂之尊榮許靖之優養猶可無操左契而獲之以視名實俱喪爲天下笑者何如哉書此敬問起居不具章炳麟白

覆張之洞書

頃者奉到勸戒之文反覆數千言語長心重諄諄是告嗚呼公誠狼狽不堪矣既懼亡國大夫之誚又羞蒙殺士之名內疚神明外慙清議俯仰無聊欲以自解其情可憫其用心抑亦苦矣雖然公與吾黨皆可謂宗旨既定不能強也惟是公既不憚煩

言吾黨亦何忍不舉所知繩愆糾謬以附忠告明知公必不能聽受非以公爲不肯敢拒諫怙非也實由公平日守數千年一章詩賦之舊傲然自負爲通學耳食一二西事知之未全便又自以爲深通西學於文明之學術世界之公理未嘗夢見亦未肯虛心求益是實公之病根故每每有字字皆非言言盡謬之文字貽笑天下而不自知比年以來此病更深入骨髓不可救藥矣推原其故公本徘徊兩可而好名最甚之人不幸而遇國變一切醜態不容於公論積羞成怒積怒成仇仇一人可也仇天下不可也仇私怨可也仇公理不可也竊爲公惜更爲公憐憐惜之人豈有他哉冀公之一悟耳請就來文太謬不然之處以至淺易知之理逐一詮證仍以勸戒之義還以報公盍亦猛省熟讀閉門思過爲晚節末路之修可乎公之所以致誤者有一總原有二分因自餘諸義千差百錯靡不由此而來何謂總原在於不知國家爲何物不知國家與朝廷之區別由此一原乃生二因一則不知歐美所以致文明之故視世界公理之新學一切臆斷疑爲康梁之說一則不知志士之所志以爲舍做官而外別無保國救民之法視天下之人皆不如己之得計審讀來文以前一因立

說以後一因著心併爲一談牢不可破至愚極陋坐井觀天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何所見而云然耶公所謂康梁之唾餘者驟聞是言不知所指今來文所指出者曰人人有自主之權曰不受朝廷壓力曰流血以成大事不知以此三者指爲康梁唾餘將以罪康梁耶抑以重康梁耶夫人人有自主之權一語今日歐美諸國無論其爲政治家其爲哲學家議會之所議報章之所載未有不言乎是者若欲盡舉其說盈箱累篋而不能盡列國著名之士如法國之愛耳喜斯孟德斯鳩福祿特爾盧騷脫爾告康德爾賽英國之陸克彌勒約翰斯賓塞爾德之康德諸人其所著之書何一不言自由何一不言平等何一不言民權之數人者生於康梁之前昌言自主歐美已實受其福公目未睹西籍亦將以康梁之門徒死黨羅織之乎若以人人有自主之權爲慘礉凶險誣罔不道犯上作亂則諸人將爲天下之罪人何以聲名遍於全球各國爭譯其書政治家人人仰之爲山斗其故何耶無他公理之於地球猶衣食之於身不可一日無者乃歐西諸名士竭畢生之力以發明之公一旦盡舉而歸之康梁且目爲康梁之唾餘毋亦太重視康梁而自安固陋矣且更徵之各國之

實例法之革命也天賦人權之說載於憲法美之獨立也權利自由之書布之列邦其他各省所有者曰人民言論思想之自由權曰出版之自由權曰從敎之自由權曰居住移轉之自由權曰身體之自由權曰住所之自由權曰信書秘密之自由權曰產業之自由權載之憲法布之通國人人實享其利益豈亦在瀰習聞者乎豈亦以康梁之說爲新奇而私淑者乎豈所謂求己之[illegible]乎中國有一於是乎公試一考西史當亦啞然自笑矣總之人人有自主之權爲地球之公理文明之極點無可訾議者也若欲知其理之所以然則諸家之說原書具在其理甚精可詳考也至若不受壓制甘心流血固捨身救民之志士之所爲各國歷史數見不鮮者矣試取英國之史觀之一千二百十五年之革命何如一千四百八十五年之革命何如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革命又何如使英人甘心壓制而不流血則今日之英民猶君主貴族之奴隸也取法國之史觀之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革命何如一千八百三十年之革命何如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又何如使法人甘心壓制而不流血則今日之法民亦君主貴族之奴隸也又取美國之史觀之英之所以壓制美國者何若美之所以抵抗英人者又何若使美人甘心壓制而不流血則今日之美國猶印度也取意大利之史觀之各邦之君所以治其內者何若法奧諸國所以制其外者又何若使意人甘心壓制而不流血則今日之意國猶土耳其也是故西儒有恒言曰『列國之文明皆從流血購來』柏雷亞言曰『自由猶樹也溉之以虐政之血而後生長焉』今試游乎其都銅像巍巍高立雲表者皆昔日之爲國民流血者也自公視之必以爲忘身忘生何苦爲此思之而不得其解者嗚呼燕雀之胸焉知鴻鵠固其所也今日中國方諸英法革命以前美意受制之日有以異乎無以異乎蓋爲埃及印度土耳其之日久矣猶太覆轍尤吾黨所捶胸流血飲恨終夕者也公以爲猶太之受鄙賤於各國爲其宗國已亡無復君長公亦知猶太之所以亡乎猶太之人既害捨身救民之耶穌其君復驅頑劣之民起與崇奉耶教之國爲敵動歐洲列強之公憤民氣渙散營私自利無政治思想不知關心於國事故今日分散各地猶徒知居積而無他志此猶太之所以亡也公試念以中國今日之人心加以縱團仇教啟釁強鄰舉猶太之故轍一一而趨步之誰實猶太吾耶公既聞猶太之亡何不

一考其所以亡而漫欲引證西史耶國會之設誠憤我四萬萬同胞已淪於埃及印度土耳其而猶太吾者又欲速我以種滅族絕之慘任是爲之豈獨奴隸牛馬萬劫不復哉鑒英法美意之前事怵埃及印度土耳其之實形抱猶太之沈痛號呼奔走以謀自立地球之大萬國之衆稍有人心者誰不鑒茲耿耿陰助其成乃公憤憤以爲條規甚秘未經刊布豈知公初聞二日而國會之文檄國會之條告歐美日本各新報已騰載流布贊其文明歐美日本各領事已飛電縱橫道其舉動皆以爲國民公義例無侵犯之條有保護無干預此事遍布於五洲無可虛造者也新報議論尚可檢譯者也然而公必曰各國既已默許漢口之事領事何以簽押曰國民何以自立中國之所利各國之所不利也公之力能使中國不自立固各國所求之而不得者也然而公必又曰各國既不利吾自立豈有陰助其成之理曰國民舉動有文明思想者無論何國不得以[illegible]干預之文明各國之通例也各國既以　明自待斷不能背此公例而自居於野蠻者也譬之巨室主人倫情家道中落其僮僕又恃驕怙寵爲患里黨於是强鄰悍族伺其可乘入而分佔其田宅侵奪其財產而號於人

曰彼不自治日貽吾患故將代理焉其子若弟出而逐僮僕整家業索歸其田宅財產鄰族亦不能屈之以非理忽有悍僕恐如是則害其執事願爲鄰族殺逐其主人以求鄰族仍予以執事當是時也爲鄰族者仗義則曰擇之利將復失計利則罪在悍僕今日之事何以異是此領事之所以簽押而聽公爲之也嗚呼公既以一手絕中國一綫之機矣而復醜詆狂吠誣爲康梁思蓋其醜將欲中國永不自立乎將欲中國永無文明之日乎昔申包胥告伍員曰「子能覆　我必能興之」吾黨亦告公曰子能敗之吾必能興之國會者立此會以興中國者也非發爲議論以備採擇者也蓋立會者各有宗旨不必仿上議院不必仿下議院各有自由暴君不可得而制民賊不可得而奪者也故地球之上苟稱爲文明國者其憲法所載必使人人有立會之自由權誠以會黨者國民之元氣也法無革命黨何以成民主德無國民黨何以成聯邦意大利無燒炭黨何以脫外國之拘絆而成新造　國凡茲三國雄視於宇內獨立於地球其始也皆自立會且其立會之時遭當事之忌不亞於今日豈發爲議論以備採擇哉公既不知國會之議而漫曰仿外國下議院之例公何嘗

知外國下議院之例哉。下議院若但為議論備當事採擇。則採與不採擇。悉聽當事之便。而下議院為無權矣。下議院者何。全國人民之代表者也。曷謂之代表。全國人民不能人人入議院以議定其政事。故於人民中選舉若干人以代議其事。所謂代議政體也。代議者人民之權利。不能以君主之威而使之不議。即不能以君主之威而使之無權。此所謂民權也。故議院者為民而設。非為君而設。若但備採擇。是專制國之顧問官。而議院不如是也。考之各國憲法。若英若美若德若法若瑞士。下議院皆有立法權。而君主與大統領不過行法權而已。則下議院之權遠出君主與大統領之上。豈待其採擇哉。且君主與大統領得入議院演說。是君主與大統領發為議論。以備議院採擇矣。若奧若意大利若荷蘭若比利時若瑞典挪威若西班牙若葡萄牙。則議院有立法權。君主亦得而共之。是君主有君主之權。議院有議院之權。非徒憑君主之採擇。君以為是而所議皆是。君以為非而所議皆非。如東方專制之國者也。外國議院之例則如是。公所謂外國下議院之例。不知其國在於何方。其例定於何人。豈公所知者於地球之外。尚別有。　有議院之國乎。且所謂當事者。亦不知何所指。若以外國言。則議院中之議員即當事者也。何則。事也者。一國之事。非一人　家之事也。豈以君主與大統領為當事者。而議員乃置身事外乎。公又謂以自立為名。自主為教。人人將有大者王小者侯之思。豈知自主云者。人人自由。人人平等。我不能以非理加諸人。人亦不能以非理加諸我。所謂太平之世也。若夫大者王小者侯。則封建之世。野蠻之習。至不自由至不平等者也。自由平等之理。在歐美各國。雖五尺童子。亦莫不知之。蓋自幼穉園小學校。已養成其自主之權。故斯賓塞爾社會平權論。有童子之權利一章。童子且然。而況其餘。固耳。若東方之國。專以柔順服從為教。而專養其奴隸性質者也。公既不知自主之權為何意。而曰人人有大者王小者侯之思。何以英國之民。人人有自主之權。不聞其民一旦蠢起而為君主。法國之民。人人有自主之權。不聞其民一旦蠢起而為總統。德國聯邦。而人人有自主之權。不聞撤其聯邦。美國合衆。而人人有自主之權。不聞渙其台衆哉。然而公必又曰。此在外國開化之民也。若中國會黨。皆貪淫獷猂之人。何足語此。曰中國之民。豈生性好亂哉。暴君汚吏。肆其荼毒。橫征暴斂。迫之以饑寒。凍餒驅之使然。而

又窮設法網絕其生路故其人之所欲者衣食而已所仇視者官吏而已有能除官吏與衣食者自奮身忘死樂爲其用徐而導之以謀生之路與之以教養之方是本良民其智其力豈必讓歐美哉公總督湖湘十年於茲試念境內何以有會黨會黨何以多湘人自反而縮偏又挾其權勢橫逞殺戮行文四出到處株連惑會黨之人於他人祇一重仇於公有數重怨史遷有言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公以爲總督之權足恃乎昔兩江總督馬新貽仇客一人不得其死公所目睹者也公自揣積怨於人較爲公何如公第自計無煩代爲吾黨憂矣且公之殺志士殺會黨豈不自以爲功乎昔者李鴻章奉使西國至德見鐵血宰相畢士馬克叩李以生平功業李歷述其平髮平捻之事意氣頗自得畢氏曰『公之功業誠巍巍矣然吾歐洲人以能敵異種者爲功自殘同種以保一家歐洲所不稱也』李有愧色今公之殺同種也誣之以將燬租界將害外人是殺同種以媚異種也且己無權捕戮必藉領事之簽押是借異種人之勢力以殺同種而轉以媚異種也以例李者例公不知歐洲之人將視公何等矣公之定此獄也一則曰領事恨之再則曰教士恨之三則曰洋官西士無

不恨之公以爲領事教士洋官西士其爲中國乎其爲彼國乎何大惑不解如是也今日地球通矣公理愈發明矣以公之學問見識而欲與地球上之公理爲敵多見其不知量也公謂外國學校以倫理科爲第一科未必盡然特倫理爲重要學問耳但東西洋之講倫理學有相同者卽以君臣之道言之患得患失不顧廉恥者謂之鄙夫偷生苟活以媚權奸者謂之亂賊此東西之所同者也東方學者曰『亶聰明作元后』『后作民父母』西方學者曰『君者爲民辦事者也一國之公僕也』東方學者曰『君使臣死臣不得不死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西方學者曰『人人自由人人平等君有君權民有民權各不相侵乃底於平』東方學者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西方學者曰『君者行法者也臣者輔君以行法者也民者立法者也』此東西之所異者也然驟以此義語公知公之腦筋中素來無此思想必不敢認爲公理有反顧却走掩耳而不欲聞者故曰公致誤之總原在於不知國家爲何物不知國家與朝廷之區別也夫人人有國家乃至不辨國家爲何物豈非大可痛哉惟

其不辨也乃以國家拱而奉之於朝廷久而遂視國家爲朝廷之物矣以國家之大而視爲朝廷之物是何異昔之論天文者以日爲地球之一物乎且夫蜂與蟻微蟲也蜂能成房蟻能爲垤蜂之房衆蜂成之蟻之垤衆蟻成之未有蜂蟻之中以此房垤爲一蜂一蟻之物者人之於國家也亦猶蜂之於房蟻之於垤而顧以此國家爲一人之國家乎今本文屢言國家率皆指爲朝廷之私有欲人人爲朝廷謀保其私物指國會爲叛亂是何異禁蜂不得爲房禁蟻不得爲垤哉歐美諸國有政治思想普及之法故三尺童子皆知有國家皆知國家非朝廷之私物今公以督撫大僚而見出童子下是不得不仿政治思想普及之法以兩國之教童子者教公使知國家與朝廷之區別以拔公之病根者也何謂國家國家有定義焉國家云者即人民集合之區域以遂共同之志願居一定之疆土組織一定之政治而有獨立無限之主權者也是故國家之土地吾民集合之區域也國家之庶務吾民共同之志願也國家一定之疆土吾民與他國人民之界限也國家一定之政治吾民之機捩也國家獨立無限之主權集合吾民之權力而成者也由此觀之國家之土地疆域庶務政

治主權何一非本於吾民故曰國家者民衆之國家也非一人之私產也何謂朝廷朝廷亦有定義焉朝廷云者指君主於國家中所占之地位而言屬於一姓者也徵不爾奔家者法國之朝廷也而今亡矣其國猶強於大地日皇居東京日本之朝廷也據皇室典範所載有世傳御料皇室經費二款田產有字經費有制與國家民衆之土地毫不淆亂未聞全國之土地人民俱朝廷所有也普魯士之王爲德國聯邦之皇帝即聯邦之朝廷也凡百政事皆決於聯邦之議院一切土地民衆皆聯邦諸州之所有朝廷不惟不敢視爲己有并不敢稍侵所有英爲議院政體其朝廷與國家之區別更顯然易明一切立法行政無不本於議院朝廷不過畫諾而已朝廷之權如此其小而竟爲歐洲第一等強國日月照臨之地皆有領土是國家之權力與朝廷何關哉他若奧之與匈牙利瑞典之與挪威爲雙立君主之國君主雖爲兩國共立而奧有奧政府匈有匈政府朝廷雖在奧而匈人與奧人皆立於同等之地位其朝廷不惟不敢以匈爲己有并不敢以奧爲己有瑞典與挪威也亦然凡世界之上有無朝廷而有國家者美與法其著名者也有無國家而有朝廷者埃及土

耳其其著名者也或亦公之所知也印度猶有皇位自其民視之猶以爲朝廷在而國家不亡則公之所未知也中國之人以國家爲朝廷之私物視朝廷即爲國家者不獨公一人故於國家之興亡亦視爲朝廷之私事於是國家之土地聽朝廷之割讓國家之庶務聽朝廷之荒廢國家之疆域聽朝廷淆亂國家之政治聽朝廷之敗壞國家之主權聽朝廷之放棄甚至朝廷敗亡爲異族異種人所據有吾國人亦遂安然奉之爲朝廷且奉之爲國家而靦然號於人曰吾中華也此地球諸國所鄙爲支那人之特別性質者也且不論此即就今日之中國而言自公視之因猶印度之民以爲朝廷尚在而國家未亡也然試問土地如何矣務庶如何矣疆域如何矣政治如何矣主權如何矣尚可一一諉之爲朝廷之私事乎故今日而忍中國之亡也如不忍中國之亡必自辨朝廷與國家之區別始且西國今日之強皆自明此公理始也當歐洲之中世紀亦有以君權爲天授者亦有以國家爲朝廷之私有者洎一千七百四十年普王佛勒特力深以前說爲非以爲國君者國家第一臣之僕歐洲之人傳之爲格言而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國家一語全歐之人目之爲大逆不道至十八世紀諸儒踵起競倡自由人權平等之說而成今日民權之世界其精義粹理不可不知者也公就將木無志於學也亦宜而開口便欲詆人抑何不考他人之說所自來而一概以康梁唾餘一語自塞其耳目乎公不識西字致疑西國無此種學問何不虛心一問左右之通西文者乎即左右之人迎合公意諱言不知公之左右固多洋官西士若一問之其人雖陋必不肯諱其本國滅此公理以求合公意者惟是西學本非公之所知猶可言也乃公必強以爲知何可言也雖然強以不知責人者謂之不恕吾黨所不爲也若夫中學古義名士之譽數十年矣安得謂之爲不知何亦所言盡謬耶不論其他公平日所講求者忠節也所事服者朝廷也乃至北京破滿酋走而猶號於人曰天下幷未全亂於所謂君父之危難視之若秦越之不相關保此總督之任便自以爲謝責且忝然自命曰粗明大義維持名教不知公所謂名教大義者爲何物矣不倫不類絫然加罪於公羊公羊經師之精言豈公一孔之士所能知哉孔子以改制之心託王魯之義張三世之治由撥亂而文致太平此正以春秋當新王之微言而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莫近乎春秋者也夫曰文致曰

託王此實孔子改制之精心垂示後王之大法故曰天下愈亂春秋愈治非謂任天下之陸沈瓦解而但偸安苟息自以爲安如後世之竊高官尸厚祿置國事於身外而但苟保富貴粉飾承平者所可藏身也不明經義妄爲牽合何其謬耶且公既知言公羊矣春秋不討賊非臣不復仇非子之義公知之乎春秋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之義公知乎何立嗣之命下蒙塵之變出不聞公一言之力爭一卒之勤王而不一言春秋之大義也若謂草野寡陋不曉朝事必立嗣蒙塵之事皆屬子虛而後可不然婦人孺子兒童走卒莫不曉之豈所謂朝事者僅深宮中二三大臣與公所密謀故草野之人不獲聞知乎豈曰天下自亂我自治耶春秋精深公所不解論語孟子公所讀之解之矣孔子曰『天下有道某不與易』孟子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豈任天下之亂而自以爲治乎顧亭林之言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公豈并顧氏之言而亦未嘗聞之乎公既無恥無志無學無才安心以亡中國勉爲小人可矣何苦讕言妄語再貽笑柄吾黨之士立志已定非恐嚇所能動非引誘所能惑來文厚意危言謝之甘言亦謝之嗚呼休哉海島飄蓬之味誠不如公高車駟

馬宦況之佳然而俯仰無怍神明泰然愛我者敬我仇我者亦不敢鄙我何則西人於不受朝廷壓力甘心爲國民流血以復人民自主之權者莫不愛之敬之目之爲豪傑爲聖賢其去而之他國也則保護之萬國公法凡國與國有交付罪人之條約者甲國之罪人逃至乙國甲國往索乙國應立時交出惟奴隸與國事犯不交奴隸之所以不交者謂人人平等奴隸二字爲文明之國所不認故其人不願爲奴隸逃至他國乃復其自主之權故不交國事犯之所以不交者以其人有文明思想故合地球上文明諸國而共保之若有迎合他國而交國事犯者除阿非利加之野蠻則然苟以國自命者斷斷乎不許也若夫許外國人之來就學固出於欲普文明之學於地球之公心其優待也優其士之志也非與別國之朝廷講交誼盡酬酢也其爲自備經費來者則重視也有加豈仗官府之派遣委員之照料哉且也文明諸國無論何人至於其國其入也疫癘爲之診視行李爲之安頓其居也巡衛其室廬保護其出入周之密之惟恐或失其歡慰然也固非若野蠻之國出入無稽胥小盜賊爲行李患者也若與縉紳士大夫相往還其相待也則有差蓋視其人文明之程度何

如耳國事犯之尊敬無論矣以學生言有國家思想政治思想者則愛之敬之畏之慕之苦心求學專門是肄者則愛之重之頑固守舊不喜公理志趣卑陋無他遠志者則寬待之無所謂鄙惡之者乃若有之則公之子若孫遊於日本種種行動人人皆知足以喪中國之體壞彼國之風者故其國某公婉轉託辭令公促歸者實出於鄙惡也且公聞之乎日本幕府之末守舊藩臣恐人知外情圖變法於已不利於是嚴出洋之禁有志之士相率充賤役伏番舶入外國學校卒業而歸為維新之功臣當時其本國尚禁之豈有人為之經理哉豈有朝廷之交誼哉且印度非律賓之人英美之制不得入大學其少年有志者私逃日本求學日人許之一律入大學校亦未見其偎偎無之也是故志士擔簦非流寓覓食之事南洋投止豈跼天蹐地之場公薄人為畧知外情公誠昏昏不知外情者矣凡所云云其間諸人而受人愚耶抑自冥心思索憑空搆造者耶吁何其言之妄也勿謂天下可欺勿謂公理可誣自今以往毋再饒舌言盡於此惟公自思天下之士亦不屑教誨之矣

獄中答新聞報

讀新聞報論革命黨一篇保皇拒俄阻法義勇隊國民會諸事不知何人發端而吾章炳麟未嘗與焉自六七歲時讀蔣氏東華錄明季稗史見夫揚州嘉定戴名世曾靜齋之事仇滿之念固已勃然在胸中歲主時務報與康梁諸子委蛇亦嘗言及變法當是時固以為民氣獲伸則滿洲五百萬人必不能自立於漢土其言雖與今異其旨則與今同昔為間接之革命今為直接之革命何有所謂始欲維新終創革命者哉訄書之作與康梁保皇同時巴縣鄒容肄業日本元旦演說已大倡排滿主義此皆在拒俄阻法義勇隊國民會之先孰云始為大清國民無端而不認大清者夫民族主義熾盛於二十世紀逆胡羶虜非我族內不能變法當革能變法亦當革不能救民當革能救民亦當革吾之序革命軍以為革命光復名實大異從俗言之則曰革命從吾輩之主觀言之則曰光復會朝清明異於湯武驅除賤族異於山嶽黨其為希臘意大利之中興則是矣其為英法之革命則猶有小差也逆胡挑釁與此大獄盜憎主人亦固其所吾輩書生未有尺刃寸匕足與抗衡相延入獄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質皇天后土下可以對四萬萬人矣而租界權利為外人所必爭

獄中答新聞報

堅持此獄不令陷入內地此此自各行其志與吾輩宗旨不同既以租界爲大羅而欲軼出租界外以求流血此必不可得之數也誰爲吾輩請律師籌訟費者下獄之日神氣激揚寧暇謀及此事而以四萬萬人之公心激於義憤而相率奔走馳逐以圖之吾以致命遂志爲心彼以公理戰勝爲的亦任其從旁觀畫而已愚者不察輙以始勇終怯妄相詆誚豈非見夏峯之營救而譏左魏之貪生耶且今日獄事起於滿洲政府以滿洲政府與漢種四萬萬人搆此大訟江督關道則滿政府之代表吾輩數人則漢種四萬萬人之代表爲四萬萬人者固欲本種之獲伸而不欲其爲異種之所勝況乎滿漢爭訟則裁判之權自非滿洲官吏所能有以英美諸國中立而判此獄于法則宜寧能聽其攔出租界使裁判之權悉歸於訴訟人之手乎此固四萬萬人之公心而非吾輩所能阻止亦非吾輩所當阻止者也去矣新聞記者同是漢種同是四萬萬人之一分子亡國覆宗祀逾二百奴隸牛馬躬受其辱不思祀夏配天光復舊物而惟以維新革命錙銖相較大勇小怯秒忽相衡斥鷃井蛙安足與知鯤鵬之志哉去矣新聞記者濁醪夕引素琴晨張鬱青霞之奇意入脩夜之不暘天命方新來復不遠請看五十年後銅像巍巍立於雲表者爲我爲汝坐以待之無多聒聒可也

閱湖南官報

著者以己亥之秋東走日本尋遊大洋洲羣島還復至日本居一年有半始倦遊歸此身殆自忘其爲湘人也今日世界交渾極矣其不交通者惟獨吾國吾國中又實以湖南爲最人生湖南亦何不幸吾聞文明進步之次第先河而後海曰內河文明曰內海文明曰大洋文明自來文明之發達未有與地理無關係者然吾謂歐亞兩洲文明發達之次第大相反對歐洲之文明爲輸出亞洲之文明爲輸入然則亞洲之文明其先河而後海乎今以南部數省言之滇蜀草昧無論已閩粵大洋也吳越內海也湖南內河也湖南文明之輸入其必後於閩粵吳越有斷然深信無可疑者某君來以湖南官報一紙見遺蓴鱸桑梓我心如癡擘鏡自睎鬢毛已摧而鄉音未改湖南文明輸入之遲與我身蒲柳先衰之感能不令人悲痛抑吾猶有說者湖南自近五十年來常以英雄之資而爲奴隸之役昔以奴隸而博公侯今以奴隸而異

身首昔傾天下之財力而注入之今則傾祖宗之遺產而捐棄之如鼠搬薑得罪於天下者以此見笑於天下者以此爲他人所使役所賣弄者以此甚至自相戕賊父子仇讎兄弟胡越亦以此至於今而湖南之智力財力武力生殖力皆斷送於爲奴隸三字嗟我兄弟邦人諸友猶欲馳騁乎彬彬之場潤色鴻業不其忸歟

然吾非欲此疆爾界也使合今國之人能知所以自私則傾刻之間不難立國無一身不能有一家無湖南何以有中國推而放諸他省而準亦若是則已矣爾尚前人之懲吾湖南之責任尤大嚮使無湖南吾中國或早脫奴隸之羈絆者數十年然則湖南之力量原自不小以湖南之力量而甘心爲一奴隸眞千古未有之奇事抑千古未有之奇辱然則今之具有不爲奴隸之力量者又誰屬耶

新聞歐洲前世紀新文明之原動力也今合吾全國新聞尚未發生而貿貿焉望吾湖南遽進於新聞界何其奢也然寄語創報諸公吾湖南三年前叢報中有所謂湘學報者新聞中有所謂湘報者今則風微人往矣向令前此創報諸公尚存亦不過以彼之五十步笑公等之百步然則公等已百步或至於二三百步矣豈文明果有退步之理耶公等至今日猶以此官報名其欲爲湖南光耶抑亦欲爲湖南羞惟恐湖南之奴隸不能永存耶雖然以輸入之文明而欲其一躍而達於內河此眞著者之過望也瞻望鄉關白雲一片

蘇報案

自唱民族講公理羞亡國求獨立之宗派出而思潮之所鼓盪風聲之所趨馳遂如急湍迅流浸人腦際此蓋國民之大幸而政府之不幸也自此一原遂造出滿清無數之變幻風雲以求打消此派之尾閭而爲保全其家產計始焉變舊法繼焉行新政惟其變之也無善因故其行之也無良果愈經營愈狼狽愈壓制愈激昂而革命之先聲獨立之影響愈有一日而千里之勢由是野蠻之政府計窮力盡乃轉求其所以異我者而芟鋤之而蘇報一案於是乎出世吾不意革命舞臺中乃有此如火如荼之新活劇也奇哉異乎以一報館六黨人積極而震動全球無端孕出此一大交涉清廷不能强索滿奴不能反噬遐邇聞其事婦孺識其名一切官者民者新者舊者腐敗者文明者齊注目而觀此案之結果驗此案之前途奇哉蘇報異哉黨人

(甲)蘇報案之原因　專制政體爲國民之疫神故歐洲無不死之專制以其爲國民害也乃長命之專制其戾氣獨鍾俄羅斯十耳其與滿清在土耳其之衰落俄羅斯之內亂也其民皆抱一不自由毋寧死之雄心而專制之滿清爲此懼矣以爲俄土之專制制其同種也而爲害乃如此則以異族而制中原其將來之爲害不且什百於俄土乎故不憚瞻前顧後易其溫和籠絡之手段而爲陰險暴厲之方針欲杜漸以防微寧殺一以儆百耳否則彼之萃一國之精神以購一二黨人之性命而勞此全獅搏兎之力者何爲也哉雖然彼既奪主人之財產必不肯甘心而還奉之主人而主人之子若孫有懷大志圖光復者又烏得不箝制之彼自爲謀曾何足怪所異者蘇報自高談革命提倡獨立以來其排擊滿人轟震民志者殆非一日乃雖有關係於滿洲之前途而此案獨發洩於呂海寰之小傳則清官亦知獨立爲不可無之義清廷亦知革命爲所必有之時不過清官以攻及其身暴露其惡急不能耐而出於此耳積羞成怒積怒成仇欲雪吾仇必張吾勢而又自慮其直接之難也於是不得不委曲運動而間接以清廷捕黨人封報館借題發揮以成此案其執仇之心未嘗不巧其效忠之計未嘗不工既可以報私仇又可以博私眷嗚呼呂海寰上海何地耶租界之治權果誰屬耶章炳麟鄒容之罪在文明之國又果何罪也耶即此計幸而獲售則能殺黨人之首者必不能沒黨人之名而寰球之公論革命之風潮必自此而愈益不可遏觀於沈藎之獄而知之矣不幸外人愛顧治權不忍放棄也則此計直如畫虎不類而清國之辱反自呂海寰而益增蘇報之名黨人之譽且自呂海寰而益壯矣夫爲一身而辱其國不可爲也辱一國而以增他人之名譽又胡可爲乎是呂海寰者實孕育革命之功臣而爲蘇報黨人增長名譽者也如是吾不必爲蘇報哀而當爲呂海寰歎

(乙)蘇報案之組織　上海黨人而或可有一線之生機者則實賴上海袁道與西官立約于前遂爲此案未審以前不能交出租界以外之鐵板註脚或以爲袁道愛惜同種不忍殘害黨人故不爲已甚然清廷以是責之江蘇大吏大吏以是責之上海道員則在袁道亦何愛于黨人不過知租界之治權彼實不得過雷池一步而不能爲非分之想出位之謀耳惟甫經照會捕人旋即嗾差封報則袁道之萬鈞壓力

亦可謂重矣迫矣而卒不能償大吏殺人固寵之心慰清廷戮異實同之願者此則租界之制限使然而袁道無可如何者也曩令袁道未訂立事前之約西官能放棄界內之權則蘇報長封黨人受戮本足以快野蠻腐敗政府之心而何以美領事之朋比通同魏光燾恩壽之電文催迫上海道之哀求賄託法文報同文滬報之吠影隨聲合什百千萬之小醜幺魔而不能制一鐵筆斗膽銅頭之死命者何哉蓋旣有立約捕人之權即有租界審判之權有租界審判之權即有租界行罰之權而清官之伎倆至是皆窮矣於是闔省官吏喘汗倉皇旣懼今日之無功又慮將來之得罪乃翻然變計欲藉清廷之死力以臨六人而移之北京以組成巨案斯時也在各國宗旨不同豈無市好清廷而爲染指利權之計者無論刻意東方之野蠻俄國固允交人而即稍涉文明如彼法奧亦復附和隨之無他利之所在固不難背公法以行之也要之此案愈危此案愈重自有英美之專電日意之確商而光明復見矣何則彼雖不必盡爲蘇報黨人計獨不自爲租界治權計乎故雖加以張之洞嗜殺希榮再三之運動而究竟無功綜思數月以來忽然立約忽然捕人忽然封報忽然傳訊忽然索交人忽然起交涉忽然與公使而詰責工部局忽然美公使而電飭美領事忽然而移歸北京忽然而仍留租界前如兎起後如鶻落可以動一國之全神可以分各國之意見千奇萬幻異哉蘇報之風雲

黃帝魂

(丙)蘇報案之波瀾　前說仍不足盡蘇報案之奇也惟有襯點助點而此案愈奇如演劇焉必有別事爲之串插如繪事焉必有旁筆爲之渲染自此案出現以還清政府既逆料其野蠻之行爲必難如願而積怒愈深故無端而產沈藎之獄是時北京江左正在昏昧之時而短命之沈藎遂慘遭其際墮慶寬之手以陷非刑而爲蘇報諸人之替命鬼此非沈藎與蘇報諸人有幸有不幸亦非慶寬等之神通優於張之洞魏光燾等之手段也蓋所處之地不同也前有梟目曾國章等之釋放後有南匯黃炎培等之保釋既有派慶寬查拿之事實又有列單搜捕之風聞眞革命黨耶非革命黨耶或輕罪而重決或無故而被誣凡施種種之餘威皆以蘇報六人爲之中心點是章鄒一案實爲各案之孕母而各案實爲章鄒一案之產兒也至一切遷怒大學堂移禍留學生又其餘波矣夫刑獄株連在清國亦尋常之事耳戊戌康有

為之變被殺者六士株連者四十餘人庚子漢口之案至今搜求未已然此皆直接之波瀾而究不若沈藎黃炎培等為蘇報間接波瀾之奇妙也噫異矣

(丁)蘇報案之參商　伍員有言失巢之鳥尚且偕飛即同病相憐之謂耳今蘇報六人雖同時同地同案同禍而意見仍有不同者則章鄒以革命為宗旨龍積之以保皇為宗旨是也夫言革命者固為革命即言保皇者亦何嘗非革命要其名目固分為兩途也章鄒見危授命可死而不可屈可殺而不可辱而龍積之乃偽以奉有清帝密詔託為保全身命之詞此願望志趣之不同而獄中衝突之所由起也章鄒不待捕而自投錢陳等則被拘之後徒自呼冤則程度之相去又何遠耶夫自古黨人之獄大都出於共轍同途乃此案不過六人而仍若門戶相分旗各異者是則聞所未聞也即自清官言之魏督則志在索人袁道則先行立約事本同謀而情若相反且其始並無原告之人至中途而突有恩壽之名出現且以呂海寰為之先張之洞為之後而清官之狀態不待繪而各肖其形矣而自西官言之則工部局之命意與各領事不盡同此領事與彼領事之命意亦不盡同彼公使與此公使之命意

又不盡同以章鄒兩種書說黨人六顆頭顱而演出此千般之活劇吾不知其價值幾何也雖然黨人亦殊苦耳本無名之公罪以滿洲政府私仇之故而受囚禁於盛暑之中久懸不決在黨人死生且不計即囚禁抑何足憂所異者自號文明國之領事府本有判定此案之權而竟任其阻撓於腐敗之清官以遷延累月也夫苟欲曲徇所請則亦已矣若律以租界治權之所有其又焉能為領事解耶

(戊)蘇報案之現象及其前途　今者此案已確定由上海會審公堂審判矣清官之絕望黨人之重生皆意中必有之事何則以六人既在租界有罪則亦在租界受罰而已即清官必欲致之以死黨人且不畏於死而在租界又烏能犧牲其權限以亂次行之乎雖然以上海道受上游之督責上游又防清政府之憤怒豈能不介於中勢必竭力於將來再籌計外之計或重延律師以證成重罪或示罰之後再設他謀或定案以還復行索討此雖千萬難行之事要亦清官奇思異想之所必至者也不寧惟是以美領事之與清官既已通同一氣而美外部之電詞乃至大違所欲則彼縱不能明抗外部之電而其心固未必釋然也如是則何難為清官施耳助力小

罪大罰以稍報向受清官深厚之情此又平日不愛治權不恤人言之美領事情所或有而當代爲六人慮者矣然姑勿論其處置六人者何如而此後限制租界報言論之權必有順清官之意而重加壓力者壓力重則公論難伸報館之公論不伸則國民之前途必礙是此案之關係於國民前途者又烏可以道里計耶

噫嘻天之孕育一大事固如是其不易也有排擊者有嫉忌者有衝突者有限制者有助虐者而總歸於自然之結搆曩令諸人被逮而後即能依約辦理有罪者罰之無罪者釋之固足以完領事之責任又不失租界之治權而此案反不見其重也即使清官橫纂領事徇情工部局不據公理而力爭英美不準人道而電阻則諸人必陷黑闇之地獄而不免刀鋸之酷刑然死則死矣仍不足見此案之奇也其原因也則以排滿之聲中清廷之忌而以異己之仇肆殺人之欲其組織也則官吏求媚清廷魚肉同種美領事則爲一人之私怨俄奧公使則爲一國之利權而法公使又以聯俄之故隨聲而附和之於是而電文照會絡繹於途其波瀾也則以未得六人而甘心故藉沈藎等而洩恨迨私恨既洩而適足動外人之觀念遂反爲六人之續命金丹然惟六人之生死計較相殊各國之交涉方針亦異因而有意見之參商亦惟租界之權不可棄事前之約不可更因而有今日之現象在於此案之前途則有駿難豫計者然而清官之積忿難消死灰復燃是可斷言也

異哉列少年其章鄒之徒乎夫革命何事耶何者爲種族之幸福何者爲殺身之本原在六人非不自知也業已知之矣而不忍以壓制之辱奴隸之羞無國之慘長之萬世獨以三寸之舌七寸之管提倡民氣鼓吹風潮爲一國計絕 爲一身計何其明於死生利之害若斯之至哉異哉烈少年其章鄒之徒乎夫囚獄何地耶自蘇報放言讚忌以來捕人封報之風聲已非一日乃不惟不避而顧坦然自投以證之以甘蹈此不可知之禍斯已奇耳觀章炳麟獄中答新聞報之書處蒙難之際絕無怨心而勁直之氣絕不改其初操乃舉國若狂終不理於謬悠之口者（如法文報同文滬報等）抑又何耶

雖然自今以後此案之結穴其尾聲尚不知如何而上海之風氣言論必因之一變可想而知矣謂余不信請觀此案自有歸上海租界辦理之確聞而法文報之議論

頓爲之一改然則使黨人而幸不致死則瀛上之華字各報昔以附和官場紊亂黑白顚倒是非欲族黨人於死地者至是不結舌而緘吾不知其何以造詞也報館有對待政府之權又遭漢種奴辱之秋而與黨人有同胞之誼尚且如斯而反待闡發轉移於無甚關係之西報寧不哀乎吾以爲蘇報之被封黨人之被逮實我同胞之一大機關也嚮使淸官既可以封報又可以殺人未嘗不少沮國民之銳氣今而有一線之光明也倘藉黃帝在天之靈幸而獲免則雖封蘇報而如蘇報者既可以興雖捕黨人而爲黨人者又可以脫則此後之是非庶以此案爲定論乎

今此案尚懸而未結惟所謂六人者其一錢一龍一陳巳釋放矣編者識

鄭成功傳

緒論　橫覽五洲縱覽廿紀六物如球衆生如蝨其英雄之大舞臺乎以渺渺一歐羅巴地不滿四千人不滿四億率其所謂民族主義民族帝國主義者以憑凌於世界風潮磅礴日月慘淡異類殊族低首帖耳夷爲歐隸大地摶摶益將爲掀天揭地之大洪水所淪陷焉何以故惟英雄故惟英雄能排異種以殖新地故

哀矣哉中國人之無民族精神也吾嘗讀盡二千餘年之相斫書繙遍二十四姓之家譜所稱大政治家大戰爭家者車載斗量焉夷攷其行非盡忠竭力於一人一姓之朝置民族全體於不顧而詡詡然自以爲功即欺人孤寡夷人宗祀以暴易暴竊天下於囊槖而以應天順人自命者也其尤無恥者自殘同種以獻媚於人如張洪範洪承疇之所爲敗類之餘喪心不復長夜漫漫狂瀾滔滔而所謂英雄者不出此三途矣使歷史能增進其名譽者有幾人哉使吾儕私崇拜之價値者有幾人哉雖然以吾黃帝子孫四千年神明之胄冠帶之族詩書禮樂之所薰陶山川文物之所鍾應而謂坐受異族之蹂躪鄉愿之汚衊竟無一人焉足以尸英雄之徽號而一雪此恥者豈公理所當然哉吾不求得意之英雄而求失意之英雄不求成事之英雄而求敗事之英雄不求大名煌煌盛業鼎鼎爲世俗所稱道之英雄而求數百年來若明若滅蕭條門巷無人過問之英雄嗚呼英魂毅魄哀怨生平海島飄蓬潮聲嗚咽非我絕代佳人鄭成功而誰屬哉非我絕代佳人鄭成功而誰屬哉

鄭成功之家世及其時代　黃帝紀元四千九十年以降至四千一百八十年此一

世紀之中其漢種存亡絕續之大關係乎天禍中國變故相屬伊川披髮荆棘銅駝而掀天揭地之豪傑猶誕生斯世增歷史之榮光殆爲黃族樹紀念一大碑乎果也距大思想家大哲學家黃梨洲之降生十五年而大政治家大戰爭家鄭成功起實紀元後四千一百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也

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兩文明相觸而新文明起生理之學然哉然哉成功父芝龍南安徽之石井人驕悍桀驁自命不凡實一世之頑傑幼以事遁日本居肥前平戶學劍術自遣母田川氏日本一老儒女貞操果決見義敢爲有大和魂武士道之風見芝龍而慕之請於父婚約遂成既而舉一子名福秋即他日留萬丈光燄於世界拒滿洲排荷蘭闢臺灣新地永爲黃族好男兒模範之鄭成功也

抑成功有生之時代實民族競爭最劇烈之時代也黃帝子孫自秦漢以來困于專制之束縛民智日陋民氣日弱北狄賤種乃得紾其臂而奪之溯源于五胡之割據濫觴于索虜之分治滔天於蒙古之混一神州赤縣無乾淨土者久矣朱明起於草野仗義北伐驅除胡元實漢族千載一時之遭遇惜太祖以梟雄無賴之性質不務培養國脈使適於天演之淘汰反從而壓制而錮塞之行八股之謬制倡祖訓之邪說沿及末流弊竇日起重以魏閹之橫熹宗之暗東林之黨同文之獄羅織萬狀人心惶惶盜賊并起時事日非近而長白山下之鐵騎遠而大西洋中之軍艦相持相摶逐鹿中原成功降生之前八年滿洲始建國稱帝越三年滿洲伐朝鮮荷蘭據爪哇越五年滿洲取全遼荷蘭取臺灣及成功降生之年而葡萄牙人遂據澎湖焉嗟嗟滿族西侵歐權東漸果始收于今日而因已佈于當年佇看吾愛國男兒之經略何如矣

成功之返國及起兵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懷抱大志之英雄雖頭顱如雪而雄氣猶騰躍于九天况少年之俊傑哉成功降生後之二年芝龍奪臺灣澎湖而據之逐荷蘭葡萄牙人聚衆爲海盜出沒烟波奮威水陸明遺將討之數爲芝龍所敗然芝龍不能忘情於祖國卒以四千一百十九年降明越二年迎成功及田川氏歸時成功甫七歲見芝龍於石井儀容秀整聲音清朗偉人丰度漸露頭角爰改名森字曰大木自是以後延師就學覃精經籍享和平之生涯者十

有五年。

天不欲絕代偉人以一書生終者也。漢種之歷史。必要求成功出世。以爲祖國光也。

四千一百三十五年北京破。四千一百三十六年南京破。芝龍時爲福建都督。擁立思文帝。成功隨父進謁。帝大悅之。始賜今名。授御營中軍都督。參預機務。是爲成功初出現于政界之時代。峨冠彩服。颯爽英姿。年少翩翩。交歡魚水。喜可知也。惜乎盛事不常。危機早伏。骨肉之間。親爲戎首。大禍之來。已在眉睫。君子誦『月明何與浮雲事。偏向圓時故故生』之句。能不爲成功。搵一掬傷心淚哉。

芝龍之爲人也。血氣有餘。道心不足。以翌戴之功。頗夜郎自大。與擧朝文吏。齟齬不合。水火玄黃。浸成朋黨。而漢種公敵之洪承疇。復以卑劣之手段。憸險之說辭。勸其叛降滿洲。以閩學總督印相餌。芝龍惑焉。撤藩籬不守。四千一百三十七年。滿人南下。思文殉國。芝龍遣使進表。成功諫不聽。絕裾奔金州。母田川氏自殺。而芝龍亦爲敵兵所脅挾之北上。爲楚囚者六年。卒賜死。以龍騰虎跳之英雄。立身一敗。萬事瓦裂。楓青月黑。魂兮不歸。夫亦大可憐矣。

杜宇啼枝。縈縈血淚。精禽塡海。耿耿孤懷。此日之成功。其停辛佇苦。銜酸茹痛之心事。殆有未可以入意懸揣者乎。生我田川。知我思文。倏忽之間。幽冥痛隔。而芝龍又身入虎穴。永無生還之望。相見之期。國仇家怨。熱血塡胸。環顧大局。則四百州土地。四萬萬同胞。將盡淪於異族。男兒男兒。豈甘偸息草間。長此終古乎。一點『烟士披里純』。忍無可忍。遏無可遏。遂以二十三齡之少年。一躍而樹獨立之旗于南澳。

金陵之失敗及臺灣之攻取

大地萬千愁雲。一片芸芸黃族之主權者。漸近末日之期。黑龍江中之禍水。浸灌中原。恢復運動。看着失敗。自成功起兵之歲。迄四千一百四十九年。而明帝由榔失肇慶。失桂林。卒竄身滇南尺寸地。以延殘喘。忠臣義士。死亡殆盡。所遂倚爲聲援者。惟成功一軍而已。成功於此十餘年中。以金門廈門兩島爲根據地。侵泉州。侵漳州。侵福州。軍勢頗盛。而一彼一此。迄無大勝敗。成功意不愜。知非大擧北上。奪金陵而據之。不足以震動天下耳目。遂以明年七月。由海道入瓜洲。大敗海軍。進收鎭江。圍金陵。令諸將號召大江南北。於是常州、徽州、池州、太平、滁、和、六合等州郡子弟。爭投麾下。東南諸省。朝夕待變。成功希望中所謂「新中國」

者殆有從白地上湧起之觀。洒天不助順滿將梁化鳳再邀擊之鄭軍大潰成功遁還中興之望至此役而絕矣。

魯仲連義不帝秦誓言蹈海髯虬客恥比肩襃鄂乃謀海外扶餘尋常專制霸王猶無術以網羅天下英雄豪傑況莽莽神州羈困異族者乎成功既不得志於江南復思闢地於海洒再還鷁首以入臺灣。

芝龍之降明也臺灣復落于荷蘭人之手取之實難雖然拿破崙有言『難之一字惟愚人所用字典爲有之耳』咄我絕代佳人鄭成功又何遽不如老拿皇乎果也四千一百五十二年以百艘泊澎湖進攻臺灣荷蘭不能敵乞和成功曰「我欲復先人故土耳他非所求」洒結條約縱之歸成功復雄據臺灣爲之定新名曰「安平鎮」制法律定職官興學校修武備大起池館延納名流隱然有「海外新中國一」之資格矣成功最後所經營如是如是。

中國數千年來有闢地於陸者無闢地於海者有之自鄭氏始有奉一政府命令以闢地者無擧一私人資格以闢地者有之自鄭氏始偉矣哉然芝龍得臺灣不過爲

海盜成功得之遂足以尸「殖民地」之徽號焉意氣才略過乃公遠矣倫所謂『雛鳳清於老鳳聲』者歟雖然此又豈成功所躊躇滿志者耶彼以十餘年間出死入生備嘗人世之痛苦結髮從軍以來孔席不煖墨突不黔絞腦腐腸以圖天下事霜鬢斑斑垂二毛矣及中原故土無復插足之區乃僅以區區臺澎爲漢族最後之居留地當其指揮談笑痛飲酣歌之際每一念故鄉之天地祖國之山河未嘗不吞聲飲恨如萬箭之攢其心也。

成功之長逝及漢族之末路　成功自四千一百三十七年以來迄四千一百五十二年起兵已十六載身歷大小百餘戰蹉跎荏苒始得保臺灣尺寸地爲用兵最後之結果成功年亦三十有八矣還憶當時義旗初樹之際馬跨桃花鞭垂楊柳以翩翩絕代佳公子投身於世界風潮盤渦突衝之中心點日夜謀保種保國之政策曾幾何時頭顱無恙而江山已不可復問矣攬鏡華髮撫鞍髀肉黃龍痛飲夢想徒靈蒼蒼者天安得不悶殺英雄哉況異種披猖同胞塗炭成功入臺灣之歲正由榔死緬甸之年海天迢遞惡耗遙傳而黃帝子孫世襲之公產業不得不拱手讓諸擅族

馬蹄蹂躪、龍血模糊、到此人生寧論天道、成功以憂國之愁、遂成痼疾、四千一百五十三年五月、大星耿耿、直墜臺澎、解脫塵軀、復歸天國、嗚呼鄭成功逝矣、嗚呼黃族已矣。

成功歿後、臺人奉其子經爲首領、越十年而中原變故復起、吳三桂耿精忠並謀自立、此實恢復一大好機會也、雖然經固守文令、非可望其步老將軍之後塵者、雖稍稍出師略泉漳諸地、卒不能大有建樹、吳耿亦相繼敗死、四千一百七十一年、滿軍攻厦門、鄭氏敗績、明年六月、經亦卒、長子克臧繼爲臣下所殺、而立次子克塽焉、臧故少年俊傑、有乃祖風、爲成功鍾愛、塽則孺子而已、廢明立昏、雲翻雨覆、而漢種末路之慘劇、迺漸近開幕時矣。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一私人之末路、其傷心短命之狀、尙令人爲之痛哭、況一民族前途之墜落哉、克塽嗣位後、國事益零落不堪、道失泉漳諸地、失金門、失厦門、四千一百七十四年七月、冢賊施琅、復以水師來寇、克塽出降、於是漢種最後之居留地、所謂「海外新中國」者、

遂終委於敵手、距成功起兵之歲、三十有八年、自是以後、沉沉睡獅、一臥不於醒迄今日。

結論　著者曰、吾讀亞洲史、而媿媿其無英雄也、吾讀歐洲史、而羨羨其有英雄焉、夫英雄果何物、質言之、亦曰、排異種、與殖新地、而已、今世白皙人種、所脋花視而神明奉羣以英雄之徽號相歸者、亦此二途爲最多耳、華盛頓也、瑪志尼也、噶蘇士也、加里波的也、加富兒也、畢士馬克也、非排異種之英雄歟、哥倫布也、立温斯敦也、伋頓曲也、麥寨耶也、克雷飛也、哈士丁斯也、非殖新地之英雄歟、吾讀其傳記、歌焉舞焉、眙焉愕焉、羨焉妬焉、以爲奈何我漢種而竟無是人焉、奈何我漢種而竟無合并彼二途之才、以凌歐而駕美之人焉、雖然、我漢種豈眞無是人耶、我漢種豈眞無合并彼二途之才、以凌歐而駕美之人耶、吾草鄭成功傳、吾請舉向之所崇拜華盛頓、瑪志尼、噶蘇士、加里波的、加富兒、畢士馬克者、而崇拜之、吾請舉向之所崇拜哥倫布、立温斯敦、伋頓曲、麥寨耶、克雷飛、哈士丁斯者、而崇拜之、英雄哉、我鄭成功也、英雄哉、我漢種之鄭成功也。

白種者其天之驕子乎黶黑而黑黴矣壓赭而赭滅矣夷櫻而櫻亡矣今且出其羣魔競逐萬矢齊發之手段以窺伺我黃以窺伺我黃之漢種矣數百年來能敵之者惟成吉思汗耳雖然彼蒙古種而漢種之公敵也我不屑崇拜之我不屑崇拜之我惟崇拜我鄭成功彼能使歐權鼻祖之荷蘭逡巡讓步彼能使滿族餘奴之漢種發奮爭先是豈尋常賤丈夫所敢希冀哉使天假之年內驅異族還我河山之後餘力猶多或蠶取南洋諸島爭霸權於海上闢屬地於環球以步哥倫之後塵乎未可知也不然而使生於今日之世界乎則所謂民族主義民族帝國主義者方將出現於皇漢之歷史又何至為歐人之專有物也嗚呼海雲蒼蒼海水茫茫安得有鄭成功其人者乎以煥揚我祖國之榮光

鄭成功為吾民族第一偉人其燦爛絢耀之歷史雖罄南山之竹亦不足以表白之是篇特十二峯之一片靄耳吾友花隱生近編「臺灣恨」說部一書累數十萬言其初集即成功一生之譜牒也金針刺繡鐵戟摩天入世英雄呼之欲出吾胤四萬萬其有奮衣挺劍繼成功而起者乎日夕望之矣編者識

又篇中用黃帝紀年推算處似未精確讀者可參觀「黃帝紀元說」一篇編者再識

追論張汶祥

嗚呼民之憔悴於虐政如此其甚哉自滿清僭竊二百餘年其間貪官暴吏以卑賤夤緣起家擢封圻躋顯秩者比比而是其行為雖極汚穢為人類之所不齒殘虐人民吞噬財帛有如虎狼人民之受其荼毒者至於族破家亡賣妻鬻子銜恨入骨而卒無有剸刃於此貪官暴吏之腹以為萬姓除害者何哉嗚呼此所以二百五十餘年之中無一非貪官暴吏之時代一千四百五十餘州縣無一非貪官暴吏之黨徒芸芸衆生宛宛赤子但有飲泣吞聲輾轉於壓抑羈絆之下無可如何者也夫如是乃有所謂萑苻之英綠林之傑者白晝行市如入無人打家劫舍愍不畏死殺人如草目不轉睛官屢捕之以膏齋斧兄弟就戮唱歌于于則其視官府如無物等生死若輕塵也抑何事不可為何仇不可報乎況夫以盜為仇者官奉旨為盜者又官也奉旨為盜故官明劫而盜暗劫官日市而盜夜市名目雖殊所欲則一是官與盜固

同類也而捕之傷其同類矣傷同類仇也仇則必報且也盜爲財乎則宜擇其豐者厚者而取之官之刮蝕民財也至豐且厚欲爲財莫官如盜爲名乎則宜擇其苛者虐者而誅之官之草菅人命也肆虐極苛欲爲名又莫如官有此三者誠以其殺人如草目不轉睛之手段而施之貪官暴吏乎則懸頭於市裂尸於途濆血於庭飛刃於枕淫妾殲於牀弱子流乞於他鄉一省之中每歲有四五起爲貪官暴吏者有不聞風喪膽潛伏故鄉以得保首領爲幸者哉乃吾讀二百五十餘年之歷史除川楚學捻數大倡義以後各省州縣歲時月日非無憤官吏之貪暴而思集衆以抗拒之者卒皆不旋踵而滅固吾民抗拒力之薄弱哉而所謂萑苻之英綠林之傑者亦日爲彼同類奉旨爲盜之官吏所屠戮而毫無報復之志遂使貪官暴吏得以廣置田宅蓄積金貲驕淫佚樂無所顧忌以博姬妾牀第之歡以爲子孫他日淫蕩放縱之貲優游歲月以至於死尙得保其首領以終其天年噫是何貪官暴吏之運命之佳而無才民與才盜之至於斯也龔璱人曰『世之衰也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偸市無才儈藪澤無才盜然則才民與才盜之絕跡於今日豈無故哉有所以鋤其才以就不才者也吾爲歷歷舉之一曰康熙二曰隆乾三曰曾國藩

康熙既平三藩征漢北乃開史館與博學鴻詞科網羅明季遺老與夫慷慨悲歌之士覘天畫地之倫復開千叟宴詔天下不論滿漢軍民凡年過八十者皆得與宴賦詩以示滿漢一體故論者謂滿清之命脈全在於康熙六十年間能以儒術籠絡天下之人心然當其時八股三廢且數年矣卒因滿大學士鄂爾泰之奏而復之（鄂奏有非不知八股爲無用而用以牢籠志士驅策英才其術莫善於此等語）然則漢人之愚蠢受治以至今日者非康熙爲之哉其時又親講朱學大小臣工相與應之蓋朱學者以束身寡過不敢作爲爲至計所以陰鋤天下之士氣使之厭緘者洫不可復陽其道莫善於此也其明用之者則莫如西征而殺犯駕之遺民莽俠夫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容一匹夫其量亦不及趙襄子遠矣至於戴名世之南山集不過偶撰方孝標一詩頗有怨懟之旨（此亦但據東華錄言之至南山全集劍氣珠光不久又當出現矣）遂并被其集中所選之人而株連之親族誅夷有敢收藏

南山集者輒捕殺不赦雖以篤守朱學爲李光地所敬信之方苞亦以族人之故下獄終年餘則皆明季名士一時蓋幾於殲盡嗚呼昔秦政藏書之罪尚不過城旦而止今刑法之酷烈乃遠過之可謂虐已

及夫乾隆之世鋤才之術又益工焉於利用朱學之外更益以說文爾雅聲音訓詁之末學以服官從政之年而使之俯事於髫齡之小學愈穿鑿支離愈繁戀不舍不獨於經世國家之故不知講求即求如向者之篤守朱學以束身寡過爲至計者亦不可復得蓋至是而天下之士皆以承順人主意指取富貴爲事不復知廉恥爲何物矣而既顯之以文又耀之以武一年之中殺大臣五十餘人叱辱羣臣如役奴婢一朝之久如劉統勳之不受侮弄者一人而已嘗叱協辦大學士紀昀謂『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實不過以倡優蓄之汝何敢妄談國事』夫協辦大學士位亦尊矣而曰倡優蓄之則其視羣臣如草芥摧折士類爲何如者尹會一視學江蘇還奏曰『陛下幾次南巡民間疾苦怨聲載道』乾隆厲聲詰之曰『汝云民間疾苦試指出何人疾苦怨聲載道試指明何人怨言』夫此何事也豈能指出何人

乎尹亦惟有自伏妄奏免冠叩頭已耳乃遠謫之於塞外自是以後而士民益結舌吞聲無所告訴諸臣益阿諛取悅以保祿位政治穢亂官吏貪婪至乾隆末年而天下大亂矣雖然康熙乾隆之所爲吾無怪也彼自塞外入主中國非用顛倒牢籠之術不足以使漢人醉死夢生以長享其據有中國帝王之業且承歷代專制政體將大結局之際必有一番之異彩而乾隆時又正值其回光故暴行無常威權過重特異於前代耳然吾獨怪曾國藩

曾國藩者非所謂近代之一大偉人乎彼其挽滿清朝廷於將覆之餘間使之復起其魄力之大願力之宏顧何如者乃自歐人論之則曰『鋤同種以媚異種功雖高不貴也』而吾國人之稍[illegible]國種之義者亦莫不疾首痛心謂吾人今日之猶宛轉悲啼於異種虐政之下皆彼鋤同媚異甘爲他人之功狗者爲之言及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駱秉章李鴻章輩輒視爲當日之洪承疇而唾罵之不遺餘力雖然彼其鋤同種以媚異種固已鐵案如山萬牛回首吾姑不具論矣而國藩者非以陶鎔天下之才爲己任者哉「原才」一篇言之可爲動聽而獨至於不侮鰥寡不畏强禦

之義夫俠士則務鋤而去之而懼其萌芽則又何也豈所謂才者必如當時之食其餘蔭高據勢要而爲督撫大官者乎不然何其庇同官而殘削天下之元氣至於如此也同官爲何兩江總督馬新貽是刺殺兩江總督馬新貽者何　則張汶祥是

夫張汶祥者非當時之所謂劇盜者哉嘗考之官書有謂馬新貽爲狂人張汶祥所刺而爲稱新貽戰功吏治之懋及兩江總督之顯赫而具悼惜之者夫兩江總督之出也武夫前呵從者後擁必淸道而後行其處也則重門疊戶爪牙林立神鬼獰獰汶祥雖狂安得總督而刺殺之而考他書之所載則有謂張汶祥爲神所使者其說尤荒謬不經然亦有謂馬新貽爲總督路見民女而悅之下屬窺其意威奪以獻其夫憤而行刺者是說也似之然不殺其奪之者而殺其取之者則又何說今以余所聞証之殆皆不然蓋張汶祥與馬新貽吳炳燮三人者微時之同盟弟昆也一人偕入營伍馬以有功故秩漸尊吳亦得爲武職吳之妻絕色也馬竊通之礙於吳不得逞乃陽顯而陰陷之調吳出守吳卒以是死馬遂取吳妻張汶祥厲聲責之曰天下婦人多矣汝爲顯官何求不得何必此同盟之妻爲不改吾將殺汝馬不聽[illegible]汶祥遂去

兩江總督新任例行香孔廟先數日汶祥宣言曰某日當殺馬新貽馬新貽聞之大懼是日嚴兵戒備若臨敵然衙署從官皆排列以俟馬新貽不郤步獨徘徊室中俄見瓦際有憑空而下者視之則張汶祥拔刀而來也馬呼救不及遂爲所刺時從者何之久不見總督出乃入而請之遙望庭中一人在焉形貌衣服殊非總督及諦則有已橫於地血滿於庭者審視之乃眞兩江總督馬新貽也大驚呼曰吁爾何人敢行刺庭中應聲曰我張汶祥也從者曰吁張汶祥爾何人敢行刺馬大人罪當死遂執之汶祥笑曰嘻我固不欲逃耳若欲逃去之久矣豈諸君所能得哉所以不去者正以待諸君故總督爲方面大官被殺而不得主名必且嚴辦所屬乎民與封疆各大吏是株連無已也吾不忍以一人而累萬姓是以不去且我之殺彼爲公義非爲私仇也吾甚欲自今而後貪官暴吏得引彼以爲鑑使知民間尙有抱不平之人在而不敢橫行則汶祥雖死何恨因述與馬新貽同盟始末時曾國藩方以誅鋤洪氏功爲清廷所倚重特以此案委之及訊汶祥無異詞曾國藩以是爲揚同官之惡欲

置之死有刑部尚書鄭敦謹者國藩同鄉也將升協辦[illegible]士矣以張汶祥爲友報仇不當殺往復力爭之不可於是卒殺張汶祥復加以誣辭成疑案焉敦謹忿然曰枉法徇私冤殺義士吾安忍以官爲哉投劾而去噫嘻此所爲數十年來貪官暴吏益接跡於天下而無所顧忌也

論者曰嗚呼曾國藩誅鋤同種之罪至是愈無可逃曾國藩媚事異族之醜至是亦愈不可掩矣夫張汶祥之案以文明國之法律觀之不過如日本壯士之刺星亨裁判所得定以永遠徒流之罪而不得加誅何則以其爲公民復仇非一己之事也然此正民與官爭權之起點蓋既有法律以治其民而無法律以治其官乃得陽借其法以陰售其惡而賊害其民試問所謂中興以來冒軍功通賄賂儼然而官者何一非爲民盜賊如馬新貽一流者乎縱盜賊以殃民民不能堪不得不憤而訴之於其官之上級而權勢仍在官也官與官相徇無不官直而民曲官是而民非不平等之既極人民無所告訴如是乃不得不相率而訴之於刀兵而民殺官之事以起矣夫官殺民以其爲害於全體之治平也民殺官亦以其爲害於全體之治平也然民

不法而爲盜其爲全體害者不過十之三盜不法而爲官則其爲全體之害者且十之九矣故平心論之非嚴其法以治其官而寬其法以治其民不得謂之公理雖然中興者君權之再盛而民權之再屈也暗殺者民權之復萌而官權所不利也曾國藩既自以爲中興之功狗竭其誅鋤同種媚事異族之術唯恐不工而其所引進以散布於天下者又皆冒軍功通賄賂爲民盜賊如馬新貽者之一流故宜其一聞此事而激腦刺心以爲張汶祥一細民耳而殺我同官是民權復伸之漸也民權復伸則彼胡虜主束姦淫擄掠所盜竊之天下終不可以復保而所謂中興之事業亦行且自危於是不憚喪心病狂假張文祥一案以復恣其餘毒而張汶祥竟以是死矣雖然滿清竊國二百餘年而前有莽俠夫敢於犯駕後有張文祥敢於殺官其氣魄比於泰山之高其心跡比於霜雪之亮蓋不知幾經山川誕孕之靈而始得斯義夫俠士爲吾禹域一振國民之精神而新國家之面目也而皆論族鯨兒幽光不發惜哉昔歐美日本以有俠士而國日強吾今亦以有俠士而國愈蹙此無他一培養之以壯國家之元氣一鋤滅之以快一人之私憤其途徑大有異也唯其途徑異故輿

亡効驗亦因之而異焉是不可以不論。殺張汶祥爲曾國藩誅鋤洪氏後一大罪案著者藉題發揮旁搜博證故泛引滿洲大長康熙乾隆兩代之惡跡以逼劾國藩之罪狀而於張汶祥一面反從簡畧焉編者識。

畢永年

畢永年字松甫亦字松琥湖南長沙府之善化縣人也舉拔貢生以文學鳴於時嘗著「存華篇」（湘報論說）提倡民族思想然性豪宕喜結納又耽於聲色毀家資過半大忤其父君初不與聞自立會之計畫而實由君手以開自立會之先河故今之著此書（書名庚子漢變始末記）究不得置君於局外譚嗣同之死也君方由燕京歸長沙離京纔二三日至滬聞政變遽自斷其尾火其貢照示不復再隸於滿清之治下其決心有如此者先是康有爲在京時誑同志以建設共和政府謀圍頤和園殺現今清國皇帝及太后而以己代帝位畢固急進派始與其謀及敗康已先事逸往香港旋東之橫濱至是畢往訪之欲爲後圖詎康已變計將以保皇之名

利用海外之吾國商賈歛貲以行樂計知畢必不主張保皇之說又以當時革命派發起人孫文亦住橫濱畢已先往訪之也頓起門戶之見閉門不納於是康氏前後之陰謀已盡爲畢所窺見乃於某報中播揚之康由是益深切齒畢欲得而甘心焉嘗使其徒某在港澳一帶地覓亡命曰有能刺殺畢者以五千元酬之畢前後凡三至日本再歸湖南爲漢報主筆者數閱月湖南會黨巨魁李雲彪楊金彪等之與革新派往來者以畢爲最早而林氏錫珪之所謀亦多起因於畢己亥冬間林自東京始歸時欲在漢鎭招納亡命以圖暴動而窮無所告畢以三百金助之庚子之大計畫實始於此然至自立會發達時畢以宗旨不合終不與聞顧畢嘗與興中會事（黃中黃所譯「孫逸仙」之畢松琥一章言之最詳）其後亦卒不合至廣州乃鬻其西服着僧裝寄身於某禪林有書與同志某曰「他日有奇虬巨鯨大珠空青任吾大陸破壞之責者其人今或爲僧也耶吾方入其羣以求之」有自南中來者傳聞畢氏以新爲僧其級尚卑下每日任炊爨洒掃之事甚苦無何病歿之噩騰於各新聞紙。

林錫珪

林錫珪字述唐。湖南湘陰人。生於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八十四年乙亥。（原著以西歷紀年）年少時。煎其腦於詞章。戕其身於女色。某報中謂其幼時即稟異資等語。未免出於文人標榜之習。非紀實也。歲戊戌。補入時務學堂之二班。受學人歐榘甲之教育。歐固康弟子。倡公羊張三統之學。林君化之。不復爲前日之佻達少年。而究心於經世。是歲八月。清政變。歐以黨人故。遠竄橫濱。學堂亦因之解散。畢永年者。拔貢生也。與譚嗣同交最厚。又有天然之民族思想。因譚死。而九世之仇。益橫亘於胸中。遂削髮往來江湖間。欲糾集同志。林嘗左右之。一至上海。自此而其政治思想爲一大變。先是林囿於歐說。其崇拜康氏。有如是日。然至聞見既廣。乃自笑其前此之私淑。眞爲井蛙夏蟲。由是廢棄文學。以實行家自任。不欲其能力伸暢於理想之一途。乃與畢氏謀縱火於長沙。因而襲取之。沿江而下。惜當時君年尚少。乏於經歷。又畢氏理想雖高。而以條理之缺乏。其所計畫終不克成就。時湘中新舊兩黨門戶之見最烈。林以急激故。亦爲鄉里所不容。明年六月。應梁啓超之招往。肄業於東京

大同高等學校。君銳於感化力。長於記憶力。至日本不數月。而其國之普通言語。即應對如流。是歲九月。梁氏將航美屬之檀香山。林時受有數大刺激。一在校中不克自備資斧。常仰給於粵商。橫遭他人白眼。二林之目的。原在於實行。讀書非其所樂。三當時日本之新聞紙。其唾罵支那人幾牛馬之不若。乃決計商圖說於梁曰「國勢至此。而有志之士。方孜孜焉以求學。學成而國已燼矣。夫學猶之耕也。不耕固無所得食。試問救火急乎。抑耕急乎」梁知其意。出資遣之行。至神戶。以書告同學某曰「吾以舟停故。登岸信步至某處（著者今忘其名）山腰有浴堂。浴堂之東。通以小橋。橋之兩旁有石壁立。中有瀑布墜空而下。遠望海水澄波如碧。風景絕佳。因思吾國山水之勝。當不下於三島。顧皆草昧未闢。不復加以人爲。夫權利者天下之公物也。己不能享之。則必代之而有。於人無尤也。珪行矣。此身不知能再呼吸此等文明之空氣與否。言至此不禁淚涔涔下」噫嘻。何林氏憂思之深至此也。林以其年九月抵漢上。其後之計畫。詳於第□章。不復贅。惟著者有一言欲爲林氏呼冤而告我國民者曰。林之目的與唐異。唐崇拜康。林崇拜公理。唐爲帝黨。林爲民黨。暨

主立憲林主共和然以唐見信於康林苟欲以間接見信於康而得其援濟則勢不得不枉己以從人其實林無時無刻不欲出唐之範圍外因其組織多近於美國制度與唐每多衝突唐終不化屢掣林肘唐於會中幾激成內訌林又起而調和之且不獨此也林久與下等社會人伍深知其性質又善於撫慰人多樂爲所用唐則於林之調度時相干與之又林極機警唐極沉滯而不利於秘密之事與林又不免於齟齬漢變之敗其或以此爲主因也林初至漢時僅識數人所有者不過三數百金而招集各會頭目激之以義動之以財感之以信誠餌之以爵位其後北至河南南至湘桂西至巴蜀東至九江爲時不出一年所費不過三萬終能屈伏數百萬殺人行劫之無賴游民於指揮號令之下任勞任怨任寒任饑屢次幾爲屬下頑民所刺殺至其後林之死也則又尠有不爲之墮淚者吾謂庚子長江流域革命運動大舞臺爲林氏一人之所築而其他各人無非備數者想讀此者必表同情也

畢永年林錫珪兩篇見吾友民表所著「庚子漢變始末記」著者於庚子一役之計畫始終與聞之故論當日之情事與其人物隱然若有深痛且能以南董之筆出之不少偏護其書約十萬言殆煌煌乎大觀而中國近世革新史也編者識。

書周雲祥事

雲南僻處西南隅萬山叢雜五金諸礦遍地有之西通暹緬隣於英南接越南逼於法固形勢之要區也而民族強悍久不臣服滿清自經岑毓英撫定纔數十年滿政府遂與法國立兩廣雲南不得讓與他人之約雲南之人惕然深恥之以爲法國鐵路既由老關諒山兩處入蒙自以抵大理英國鐵路又由暹緬入大理而越四川他日全路告成則百礦之利權勢必盡爲外人所攙奪彼滿政府之處心積慮思以禁壓我漢人販賣我漢土也既已無所不至前此如港澳如臺灣如膠州如廣州灣九龍如旅順大連灣等粒沙寸土臠割從心然則不席捲我四百餘州之土地拱手以授之他人不止也今其東三省之所謂滿洲人游牧地者行已隸屬於俄無形之瓜分爲時且亟及今不圖恐後之爲奴隸之奴隸者無有已時於是自立黨首周雲祥崛起其間矣周雲祥建水人年二十四身軀修偉智力過人性沉默寡言事母尤以孝著其先世以礦業起家設錫廠於個舊雲祥復善自經營倜儻好義少年游俠之

士多歸之以故得死黨數千人雲祥乃就錫廠購軍械編義勇以自捍衛蒙自縣令孫家祥者以殺人而膺上賞者也嘗擄捕富商楊自元勒贖不遂殺之至是復欲以捕楊者捕周雲祥乃以癸卯四月十八日會同督帶麥四率步隊三百餘人前赴錫廠以責繳軍火爲名意在雲祥也雲祥偵知之設伏以待比至則義勇四起轟斃清兵二百餘人哨弁二人奪其快鎗快砲各若干件麥四爲飛彈所中負傷走孫知勢不敵乃乘機縱火焚燒良民廬舍一空星夜竄歸爲自守計電調萬浩續備左翼軍黃鳳圖前往接應甫至義勇又邀擊大敗之斃清兵百餘人孫乃電建水縣收雲祥家屬幷繫其母雲祥聞之大號則益奔走號召刻日誓師本擬先取蒙自繼以蒙自多西商旅店懼礙交涉乃揚攻蒙自暗襲臨安復遣其黨于顯忠分兵由甸道疾趨石屏皆按紀律勇所過秋毫無犯四民樂業商旅不驚臨民之從之者日以千百計蓋咸知周雲祥自立宗旨者也下臨安時兵不血刃但殺幕府胥吏之爲民害者數人其餘官吏鉅紳僅予拘管責其代籌軍餉及救護其母而已雲祥據臨安凡半閱月將宣告自立意見與各國政府爲直接交涉幷派員馳往各地聯絡海以內外

諸同志共襄大舉力覆滿清詎布署未定而清官魏景桐、劉春霖等猝以兵至雲祥、閉門禦之先後斃營弁七人清兵之陣亡疫亡者不下五六千衆其逃亡者尚無算、焉方擬乘勝進攻會省中清軍復大至雲祥以所部除廠勇久經訓練外餘皆新附不成軍知衆寡之不敵乃率其衆退保於三猛山中銳意訓練兼事屯墾遙爲廣西聲援云其曰雲祥已故者清官之藉以邀功耳先是三月中有革命黨文士游雲南聞雲祥名往訪之與談獨立自強之宗旨雲祥言詞慷爽多中時機嘗謂吾輩今日審時度勢只宜外和歐美內逐滿清而已又嘗語及孫康雲祥嘆曰康梁輩舞文弄墨乳臭未除即一著新廣東亦猶小兒學語耳烏足以語大事當今之世可與雲祥共事者惟中山其人歟其自負如此雲祥既抱唯一之目的故此次革命軍起絕無仇視西人戕害教士之舉爲有文明風焉

記仇滿生

仇滿生福建侯官人生平持民族主義立志欲傾倒滿洲政府故自號仇滿生云仇滿生既負大志以爲方今非合羣力不足以舉大事於是肄業於福州東文學堂冀

記仇滿生

廣結納圖大舉。然閩士性質率近保守。且其程度。無有能及仇滿生者。仇滿生落落難合。惟與其同學林君志鈞程君樹德相友善。二君者。於今年三月渡海至日本。於是仇滿生在閩益孤。乃亦謀東渡。癸卯五月。道經上海。值俄事起。東京留學生組織義勇隊。而仇滿生之友程林二君。亦投身義勇隊本部為部員。上海社會大激昂。日為集會運動。仇滿生既痛時局逼迫。自分瓜分在即。生平欲為克林威爾丹頓羅拔士比親鞫查理斯第一路易十六世之事。此志恐不克達。毋寧犧牲吾身。蹈海而死。庶幾東京留學生及吾親愛之友朋。聞吾之事。而有所感奮。則他日能竟吾未能竟之志者。自有其人。且恐義勇隊及本部部員有懷懼而不肯即死。或中途變計者。已則先為之倡。乃於是月十四日。乘西京丸赴東。船抵馬關。仇滿生操閩音與船客語。甚久。客山東人。不能閩語。仇滿生乃乘梯出上艙。客知有變。尾之。既見仇滿生望海而立。張目四顧。少頃。卒躍身入海。客大譁。時波浪洶湧。船主命停輪投救。生環數四。而仇滿生竟不肯復活。但見如山之浪。澎湃砰訇。掠船而過。仇滿生遂葬身於此大浪之旋渦。而飄忽以去矣。先是仇滿生在滬。以書抵林君志鈞。告以某日當至橫濱。

及期迓之不至。惟喧傳西京丸郵船過馬關時有蹈海死者。自稱仇滿生也。于是程林二君。貽書會館徵其事。久之乃得仇滿生死狀。東京同人聞之。大感動。咸就程林二君叩仇滿生生平。六月一日。仇滿生同學發起為仇滿生開追悼會于日本東京牛込區之清風亭。是日與會者僅二十餘人。然皆表同情于仇滿生者也。程君樹德首出席演說。先述仇滿生平日志行。次揭明其蹈海之故。語甚激楚。合座淒咽。繼林君志鈞宣讀祭文。林君與仇滿生交最稔。故其祭文累數百言。情辭俱摯。而復出其悲壯之音。聞者咸為欷歔。宣讀既畢。劉君崇傑起命衆整列向所設仇滿生之位。行三鞠躬禮。禮畢。合與會二十餘人共攝一影。以為紀念。浙江留學生監督高君鳳謙亦來會焉。仇滿生年三十餘。足迹未嘗出鄉里。故即以今日如荼如火之學界。亦無有人知仇滿生者。其生平學業志行。程林二君皆能道之。書此以告世之欲為漢種國民作傳者。仇滿生姓陳名鯤。

祭沈藎文

黃帝四千六百十四年。秋七月朔。某等謹以清酌庶羞祭國士沈君之靈曰。嗚呼哀

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紛建虜之橫行菹子遺而爲鮮苦揚靈於洞庭有而農(王船山)與曾生(曾靜齋)建黃書而爲律植攘夷以作經粵洪氏之天德撻漢武於胡清列鈌辟歷下擊埃皆兮覊七十二峯而清明旻天罔極爲反爲側破鏡羣翔國藩林翼緊荆楚與珠中覆黃炎以深墨淪三爾六翼使塡泗水兮纓香木皆珠爲繁勒悼南土之不靈黎國仇而勠力嗚呼哀哉荒荒衡嶽泯無卉木兮帝赤熛而怒下監而悲傷閔屍元氣敂以分離兮鑠鑽鐵鏐銀以成光六精震動師子夜呫兮曰聖沈藎初度於沅湘亮不讀書而擊劍兮賫三尸以斃秦塊抱關於大別兮龍蛇虎豹坌沓而魚鱗遭夏口之塗地兮吾將馳乎析木之津津方冥冥兮歐滿変捽單于西跳兮蜩螗羣沸假太阿於晢人兮烹千胡而啖其肺何大功之不卒成兮闔叢怨於羣慈虹蜺匈始氛茲黃天兮直北辰之方醉嗟彌進之不償兮慾乾餱而犴猙悲夫丈夫因烹五鼎兮况犧牲於胤族却外援於大東兮漆吾身以待三木盲風瀑雨汨集若盧兮果天民乎是椓蒼鷹擊殿鴉烏頭白兮羣馬悲鳴而生角嗚呼哀哉政變之獄實隕譚林媢於天因厥死非祲勤王之敗唐傅是罹爲滿干城劉類則宜今

釣天有神之忘震旦兮方授人以金版賫赤棒於羶胡兮獨芟夷茲姬漢惟夫子之一瞑兮秦皇女媧之魂長往而不返嗚呼哀哉不有死者誰申民氣不有生者誰復九世哀我遺黎不絕如系大波相續云誰亡繼重曰中國有人兮君千萬歲像寫良金兮雲之外魂歸來兮松江介蜺爲旌兮翠爲蓋徑路刀兮繇𧖋位犁清廷兮神哉沛黃帝歸兮鼎湖返兮漢土曼兮度無界嗚呼哀哉尙饗

君原名克誠字愚溪其先江蘇蘇州府之吳縣人世居洞庭西山祖某以商遷湖南遂隸籍於長沙府屬之善化縣君年僅三十有一近日革命派之實行家也今年六月君在北京爲蔡金臺吳式釗及慶寬輩所訐發(或謂因清俄密約事)清后那拉氏命執下刑部凡三日遂置之死君之死也備極五刑先以八人輪毆至二時許血肉狼籍氣瀕絕矣乃以帛勒之既死而復刃其頸嗚呼慘已海上同志既聞其事以七月一日爲開追悼會於愚園與會者凡數百人此篇即當時祭文也至君之生平事實友人黃中黃著有「沈藎」一書(非近日坊間所出之中國大運動家沈藎)夾敘夾議確能得君之眞相取而讀之必有劍及於戶屨及

於門者編者識。

叙庚子銷夏記

嗚呼。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說。自有庚子義和團之事。而讀書者不能不更進一解。當義和團之扶清滅洋也。清太后第三次臨朝已一年有餘。此年餘中。聖德神謨。書不勝書。尤以立載漪之子溥儁為太子。為第一奠安社稷之大計。任用名相榮祿剛毅與賢王載漪之三人者。權專恩渥。震耀寰區。命榮祿親統武衛五軍。握全國兵柄。而蓋世猛將如董福祥者。隸麾下受節制。盡收精兵利器。（榮祿軍中收繳外國利器為最多。此次京津戰用。皆其所支給）以拱衛京師。於是外臣不復有重兵。令剛毅總持軍機處。而啟秀趙舒翹聯絡一氣。於是各省不敢有異議。命載漪總持總理衙門。督率崇禮敬信那桐桂春英年。蓋示天朝之威。於是朝野不敢談邦交。其他名儒碩德。如徐桐崇綺輩。輔導太子。兼謀國政。更有親貴載勳載濂載瀾等。皆天潢神胄。一德咸孚。詔至奏復八股試士之何鋆。（超擢左副都御史）奏禁燬海國圖志朔方備乘之陳夔龍。凡有一長可取。莫不驟躋顯位。（何為剛毅

心腹。陳為榮祿心腹）更有重臣如裕祿者。率廷杰廷雍輩總督直隸。守門戶。如毓賢者巡撫山西。殿後路。各行省督撫藩臬大員十有七人。為年餘來所簡拔之滿洲親信。而宦官李蓮英尤為推心置腹。閫內閫外。非李莫任。一時人材之盛。邁唐軼虞。內憂外患。悉悉無虞。凡今日外國人所謂誤國之元凶。皆清太后股肱心膂。所謂佐命之元勳也。善哉湖北巡撫于蔭霖告其至友某太史之言曰「眾正盈廷。天下不患不太平」猗歟盛哉。蔑以加矣。人材如此。兵力如此。春夏之交。義和團果應景運而興。義和團者。其名正。其言順。其術尤神。聚眾數十萬之多。蓋毓賢巡撫山西時所苦心培養。密介剛毅而薦之朝廷者也。維時由直隸起義。直隸總督裕祿奏獎任用。禮敬欽助。不遺餘力。為其義也。為其和也。朝廷倚任獎勉。布告內外。始終不疑。為其義也。為其和也。王公百官婦人女子士庶厮養。莫不敬畏感佩。謂從此可不折一兵。大張撻伐。為其義也。為其和也。當其時。清太后聖斷於上。王公大臣謀臣猛將協助於中。而義和團尤發忠憤於下。人材如此。兵力如此。人和又如此。謂非千載一時之盛事也哉。謂非千載一時之盛事也哉。

更不惜重金以賞義和團。不惜嚴刑以殺大臣之謗義和團者。其所以維持義和團者又無微不至。郎無拳咒禦火器之神術而已斷斷然其無功不成。況乎其有術也。況乎其有器也。夫有卅數十親貴大臣出其畢生死之力以率以數萬精練之兵以爲八旗神機虎威等久稱勁旅之大助。更益之以數十萬之義兵而五尺童子執干戈以衛社稷者又不可以數計。特召二十餘年著名之理學名臣知兵大員赤心爲國之李秉衡佐榮祿治兵（李秉衡到京、一言而殺兩大臣、）以攻京以內八九國兵不滿千（各國士官二十人、兵四百二十三人、義勇隊百數十人、）無城無壁無食無械之使館。掃除京以外屢經挫殺之洋兵（據裕祿奏報、洋兵已剿殺無幾、指日掃除租界巢穴、霸淸大沽海口、）建古今絕無宇宙僅有之奇勳。千百年後。孰不仰齊天之功。驚諸臣不世之續哉。乃集關外國記載。京以內圍攻使署至六十三晝夜之久（有貴顯親自督戰、乃袁世凱自山東電致張之洞語、不知榮祿乎、抑董福祥乎、二者必居其一、）猛攻亦不下五十次。京以外大沽天津均爲重鎭。其他亦復節節重防。何以京以內區區之使館、尙攻之不破。京以外裕祿既不守天津。且李秉衡一見洋兵、首先奔潰。至令外兵直達京師。而彼動稱祖宗成法之淸太后亦竟委棄其祖宗之宗廟。祖宗之社稷。祖宗之陵寢。而蒼皇出走。豈千載一時之人和竟至此而不足恃乎。抑所謂人和者未盡然乎。且淸太后出走時。榮祿董福祥輩尙手握重兵。號召各督撫。何以不聞有一師一旅禦外患而救危亡。豈人和極至於莫可形容。轉有不能不散之勢乎。抑外國記載盡屬虛誕。而北京尙安如磐石。可以言扶淸。外國已悉就淪亡。可以言滅洋乎。嗚呼。朝野執筆動曰『我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曰『我國家以神武開基。八旗勁旅亘古所無』。曰『我國家深仁厚澤二百餘年。浹髓淪肌』。曰『我國家懷柔遠人。無微不至』。此等語不知禿幾千萬管之筆矣。今譯錄外人記載數種。以當異聞。名爲庚子銷夏記。與七開半之殿試策。固異文而同旨者也。是爲叙。

是篇描寫滿廷君臣張皇灝頇之狀態。處處以挑動之筆出之。惟妙惟肖。所謂嘻笑怒駡。自成文章者也。然其於義和團不無微詞。讀者可與「義和團與中國之關係」一篇參觀之。他日吾國而獨立也。義和團固其先聲乎。編者識。

觀戲記

記者越太平洋而客美洲也登岸見所謂吾廣東人衣廣東之衣食廣東之食言廣東之言用廣東之器具舉飲食玩好服飾器用無一不遠來自廣東聲音笑貌性情行爲心腸見識起居嗜好無一不如在廣東焉所異者一頂黑洋帽服尚黑色耳記者驚曰斯地其廣東乎外國哉何廣東之流寓此地者或數世或數十年或十餘年或數年毫不爲他國風潮之所變遷政治之所沾染文明之所吹噓而依然完全無缺至死不變之廣東人也廣東人其有獨立之風哉其本唐三藏取經西方過火燄山有齊天大聖之火扇火不能傷之術哉俄而爲友人引而觀戲其所演班本又廣東戲也花旦小生白鼻哥紅鬚軍師斑頭婆無一不如廣東舊曲舊調舊紘舊素舊鼓鑼紅粉佳人風流才子傷風之事亡國之音昔在本國已憎其無謂今豈復堪入耳哉不忍卒觀而去記者聞昔法國之敗於德也議和賠欵割地喪兵其哀慘艱難之狀不下於我國今時欲舉新政費無所出議會乃爲籌欵并激起國人憤心之計先於巴黎建一大戲臺官爲製曲官爲收費專演德法爭戰之事摹寫法人被殺流

血斷頭折臂洞胸裂腦之慘狀與夫孤兒寡婦幼妻弱子之淚痕無貴無賤無上無下無老無少無男無女頃刻慘死於彈烟炮雨之中重疊裸葬於旗影馬蹄之下種種慘劇種種哀聲而追原國家破滅皆由官習於驕橫民流於淫侈咸不思改革振興之故凡觀斯戲者無不忽而放聲大哭忽而怒髮衝冠忽而頓足搥胸忽而磨拳擦掌無貴無賤無上無下無老無少無男無女莫不嚙牙切齒怒目裂眥誓雪國恥誓報公仇飲食夢寐無不憤恨在心故改行新政衆志成城易於反掌捷於流水不三年而國基立焉國勢復焉故今仍爲歐洲一大强國演戲之爲功大矣哉

記者又嘗遊日本矣觀其所演之劇無非追繪維新初年情事是時國中壯士憤將軍之專橫悲國家之微弱鎖國守陋外人交侵士氣不振軟弱如婦人女子乃悲歌慷慨欲捐軀流血以挽之腰紮白布巾橫挿雙劍一以殺人一以殺己徧走諸侯王說以大義其日夜聚議所或在娼寮酒館漫天大雪攜劍出門去頃刻取仇人頭歸以下酒以起舞櫻花門外血如櫻前者死後者繼起義兵與舊黨相爭不惜冒叛逆名會津城中一日餓死十餘萬人當時人捐銀一毫以爲兵費鎔鍋釜以爲兵器積

骸疊尸家亡身死而志士仍不顧也久之政府知民氣之不可遏乃急急改革政治年年改良進步日本人乃有今日自由之樂與地球六大強國並立日本人且看且淚下且握拳透爪且以手加額且大聲疾呼且私相耳語莫不曰我輩得有今日皆先輩烈士爲國犧牲之賜不可不使日本爲世界之日本以報之記者旁坐默默而心相語曰爲此戲者其激發國民愛國之精神乃如斯其速哉勝於千萬演說臺多矣勝於千萬報章多矣於是追憶生平所視之劇而驗其關係於國種社會何如而論次之記者生於廣東之惠州面山而背海伏處窮鄉見聞謭陋然聞吾廣東戲班有五種曰廣州班曰南海班曰潮州班曰惠州班曰過山班南海班吾未之見惠州不脫廣東窠臼且聲不遠之無足觀者廣州[illegible]爲全省人士所注目其名優工價至於二三千金聲價爲高然大概以善演男女私情善鼓動人淫心爲第一等腳色故其日戲尚有無風起浪事急招兵奸臣當國太子回朝盡誅奸黨國泰民安等節段以觸人分別奸賢之心至於夜間所謂出頭者則盡是小姐丫環公子專顯花旦小生之手面繪影繪聲牽連撮合皆野合私奔勻脂粉掛蚊帳等事深夜沉沉淫情

勃以淫夫淫婦之行爲及可致狀元夫人之榮貴愚夫愚婦何知有不怦怦心動相率爲桑間濮上之行者哉雖其間亦有一二如蘇武牧羊李陵碑等述忠臣義士之遺跡其詞可泣可歌者然蘇武牧羊不演其拒衛律李陵之招降十九年嚙雪吞氈抱漢節之苦心而因其娶有胡婦妄造猩猩女追夫之事以亂之或且連昭君出塞而爲一齣夫蘇武武帝時人昭君元帝時人相去百餘年矣乃演者以二人連轡歸國儼若同時以上取之則無精神以下取之則非事實其他陳陳相因毫無新調聲音靡靡鄭衛衰亡又不其論矣此有心人觀戲所以不能終曲也

潮州班用福潮佬方音故鄉俗謂之福佬班其所演乃與廣州班大異廣州班往往取小說之一節一莖一花一木而牽合之潮州班其所演小說積日累月盡其全部而後已三國演義水滸隋唐演義等書當其常演之本不獨隻字不遺卽其聲音笑貌偶有差錯萬目瞷之故觀其演三國也如置身於鼎足之塲而親[illegible]雄君桀士武臣健卒設謀致勇以爭割據土地也其演水滸也如與宋江武松爲伍殺貪官誅淫婦民權與官權滅也其演隋唐演義也如親見昏君以天下爲已私產採致良家子

女無數日夜縱淫於內興土木建宮室使民帶刑作工草菅兆姓於外英雄混混乃羣思撥亂而爲治開新國除淫昏也蓋嘗論之廣州班似於尚文潮州班近於尚武廣州班多淫氣潮州班多殺氣以是之故其人民之感召與山川風俗極 影響焉廣州受珠江之流故其民聰明豁達衣冠文物勝於他土然智過則流於詐僞文多則流於柔弱此其蔽也惠潮嘉以東稟山澤之氣故其民剛健猛烈朴魯耿介勝於他土然過猛則戰鬬時作過介則規模太隘此其蔽也記者自有知識以來見我州中倡革命者蓋數十起矣其視革命之事如食飲衣服之不可離其視死於戰鬬若榮慶焉官雖痛剿殺之毫不能也然而打家劫舍之事則不屑爲之也若夫省會之地搶劫如林省城以西州縣夜不安寢行水之取歲至數萬而揭竿之舉鮮有聞焉東江有會黨而無綠林西江有綠林而無會黨此廣東東西江人種性情之大別也然而於當今萬國競爭自存優勝劣敗之際求其有軍國民之性質尙武剛烈之氣象者則吾雖東江人不能不私贊之私喜之以爲吾東江人稍有近於是也雖然東四江大別所由來何自始乎曰亦始於潮州班廣州班所演宗旨不同而已矣潮州

班重鼓鼙廣州班重絃笛鼓鼙之聲使人聞之心壯絃笛之聲使人聞之心頹然而潮州班守其方音不能通行於全省且專演前代時事全不知當今情形其於激發國民之精神有乎古而遺乎今者也廣州班則無精神無事實間有如仙花法新華者能撮紅樓夢晴雯補裘爲一齣三國演義劉備招親爲一齣既戞戞乎難得至於陳腐之曲本誨淫誨盜之毒風尤數見不鮮足以傷風敗類皆不可不大加改革者也

若夫過山班則俗謂之雜班自檜以下無譏焉廣東之戲盡此矣廣東之於中國言語特殊於各省習尙特殊於各省下至民間所演之戲亦特殊於各省蓋中國之視廣東如一外國焉北清之人多稱廣東省爲廣東國者幾於名稱其實矣昔法國名士評拿破崙之文曰『生於哥塞牙深山大澤議論自存國風』廣東之人愛其國風所至莫不携之故有廣東人足跡卽有廣東人戲班海外萬埠相隔萬里亦如在廣東之祖家焉中國京師吾未至吾弗知昔在上海聞有同慶茶園者廣東戲也與春仙丹桂各外江班抗行未久卽歸消滅蓋外江班能變新腔令人神旺廣東班徒

拘舊曲令人生厭宜其敗也外江班所演多悲壯慷慨之詞其所重在武生廣東班所演多牀笫猥褻之狀其所重在花旦武生有英雄氣象花旦有腐儒氣象英雄使人敬腐儒使人憎廣東班若不從新整頓吾恐十年後皆歸消滅無疑也外江班所演打鼓罵曹大紅袍等戲頗有誅奸滅惡之心所撮鐵公鷄述洪楊與滿清戰爭時事兩軍兵士皆無紀律紮營則彼此聚賭聞戰則各歸隊伍官軍淫掠無異洪軍於滿清中興國史外稍存一公道信史使漢人耳目不至全爲所蔽噫嘻成敗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近年有汪笑儂者撮黨人碑以暗射近年黨禍爲當今劇班革命之一大巨子意者其法國日本維新之悲劇將見於亞洲大陸歟且夫班本者古樂府之遺也樂府者古詩之遺也詩三百五篇皆被之管絃以正風俗以宣教化樂者感人最深故歲終使者采風以入樂使知民間疾苦而時變其政是故十五國風之詩皆十五國所演之班本也漢書禮樂志房中歌郊祀歌大風歌秋風歌匏子歌等類漢時所演之班本也至於魏晉隋唐凡士大夫有佳篇雅什纔經脫稿即播人間如王之渙王昌齡高適等旗亭飲酒女優徧唱各人詩始及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

城萬仞山是魏晉隋唐之曲本即當時之詩詞也宋元以後詩與樂離士大夫所詠者不可譜之於樂於是始創曲本西廂記明珠記琵琶記出焉源流滋多又有南腔北腔南曲北曲之分行於燕趙秦晉間者謂之北曲行於吳越者謂之南曲南北之方音既不同而中原樂器經三國五胡之亂散失無存北方所用之樂大都由東胡北狄西域而來南方所用之樂大都由滇南川西邊界而來年遠代湮不可殫述乃自元以來華夷無限賢人君子不得志於時者思爲移風易俗之助往往作爲曲本以傳播民間如湯玉茗之牡丹亭臨川四夢孔雲亭之桃花扇傳奇蔣心餘之冬青樹一片石香祖樓空谷香臨川夢等類共成九種曲皆於一時之人心風俗有所關繫焉蔣心餘之言曰天下之治亂國之興衰莫不起于匹夫匹婦之心莫不成於其耳目之所感觸感之善則善感之惡則惡感之正則正感之邪則邪感之既久則風俗成而國政亦因之焉故欲善國政莫如先善風俗欲善風俗莫如先善曲本曲本者匹夫匹婦耳目所感觸易入之地而心之所由生即國之興衰之根源也記者曰蔣君其知本哉雖然豈特此哉夫感之舊則舊感之新則新感之雄心則雄心感之

暮氣則暮氣感之愛國則愛國感之亡國則亡國演戲之移易人志直如鏡之照物靛之染衣無所遁脫論世者謂學術有左右世界之力若演戲者豈非左右一國之力者哉中國不欲振興則已如欲振興可不於演戲加之意乎加之意奈何一曰改班本二曰改樂器改之之道如何曰請詳他日曰請自廣東戲始於界乎記

少年登場　（北曲一套）

（生儒扮帶劍執國旗上）軀殼無何有精神出死生關開新世界一曲演文明小子姓眞名個表字少年中國人也羲軒嫡派孔孟教徒生成獨立性根發起自由思想頭顱似鐵怕甚麼雨血風腥筋骨皆銅那知道奴顏婢膝只是小子這個人呵氣數平常偏偏生在這黑暗世界鬼混了十多年幾乎連我那禰先的譜系本來的面目都輕輕巧巧的混過去了你道可笑不可笑可嘆不可嘆麼却喜小子今年剛剛纔進二十歲了常言道往者不咎來者可追難道就是這樣不成嗎（嘆介）唉你看這大陸上許多箇數的人都糊糊塗塗懵懵懂懂的睡着了待我喚醒他一番者

（新水令）唐宗漢祖總沈銷問新亭淚痕多少山河同破卵種族寄生苗此夢勞勞公等幾時了

這些糊糊塗塗懵懵懂懂的睡漢倒也罷了只有那一派半醒半睡不睡不醒的呵

（駐馬聽）非哭非號鸚母能言時弄巧亦顰亦笑蛾眉且學替人描國殤纔誦楚人騷漢宮人又把胡笳抱口强膝轉饒馬屁兒去拍當頭泡

你看這一派人呵他怎知道國民的義務却口口聲聲的要求憲法開議會又說甚麼要派王公大臣出洋考查各國的憲法以備採擇你道地球上有這樣的欽定憲法麼咳這也不過是生成的奴隸性罷了（恨介）却是於我們中國大有妨礙呢

（沉醉東風）你便運動個五花官誥到頭來笑罵難逃他只索牛馬呼你儘管爺娘叫甚青史褒忠錄孝那知道白天搗鬼暗裏藏刀西獎東敎沒來由把國民價値掃地盡了

(冷笑介)哦哦像他這樣一派的人原來是釜底游魂部中涼血生氣已盡其實可憐得狠的

(鴈兒落)他本是晚賣花生蕭蕭條倚著那東籬下裝笑傲留得箇三寸臭皮囊少不得一副老面貌

不信你問他那個人主義是怎樣講的

(叨叨令)他想那名兒利兒黑夜裏偷偷摸摸的盜妻兒妾兒準備着惺惺惜惜的抱便借着君兒友兒說甚麼恩恩仇仇的報怎知道奴兒隸兒有一日吆吆喝喝的叫兀的不氣殺人也麼哥氣殺人也麼哥誰思量首兒領兒還望他安安穩穩的保

說到這裏不覺一陣熱血潮湧上來(頓足介)

(喬牌兒)這肝腸似攪熱血兒灑多少有誰肯把國旗招聽那太平洋颶自潮

你道好好的一箇中國就這樣由他腐敗算得了的麼咳只要大家下勁的掙扎起來那怕霹靂當頭荆榛遍地呢(搖旗起舞介)

(甜水令)我索要辛辛苦苦轟轟烈烈另起爐竈重鑄新民腦莫依樣葫蘆又甚國民代表但處處登錄商標

不信呵你看那歷史上的外國人他當初是怎樣得來的

(折桂令)他當初教皇虎暴君主狠饕剝人場海樣兒寬斷頭臺天價兒高把皮膚剝了還要把哎喲喲的髓兒骨兒敲說甚麼夫妻偕老說甚麼兄弟同胞他痛在心苗恨在眉梢抖起精神捲起風潮

那英國的克林威爾意國的馬志尼日本國的西鄉隆盛不是我們少年隊裏錚錚的鐵漢麼便是那法國的婦人羅蘭夫人日本國的婦人望東啊

(耍孩兒)爲的是頭顱買得千金笑拚着妻孥重守三年孝前人倖福後人消甚崦嵫落日蕭蕭是男兒呵安排碧化三年血是女兒呵那管風催一搦腰全世界好熱鬧掙得報完全家國絕代人豪

他們外國的少年都有這樣的本領難道我們中國的少年就做不出第二個英吉利意大利法蘭西日本麼(大笑介)

(鴛鴦煞)揮毫組織南北套苦心演說興亡調無意發牢騷舌兒焦唇兒敝願望兒

杳只要大家呵進步的速國民呵回頭得早有日呵義務盡了酌酒兒看江山總紀
念着我這少年中國報

小小年華莫亂抛　健兒身手健兒刀
要從黑暗一世界　發起光明萬丈高

歎老（南北曲一套）

（老生幅巾綈袍眇目跛足扶杖上）海桑陵谷幻乾坤春夢糢糊不見痕滿目山
川何限憾夕陽雖好近黃昏老夫姓陳名腐排行老大混沌帝國人也冉冉龍鍾
奄奄龜息四肢如廢無獨立之精神五官不靈乏自由之思想見者謂其心已死
諒非金石豈能長存醫士云元氣太傷雖有參苓恐難奏效（歎介）唉不料我好
好一箇人兒如今只弄得如醉如癡又聾又瞽人人譏笑我老大唾罵我老大揶
揄我老大看看我也老大得不耐煩了今日傳說有個少年登場說了許多頂天
立地的大話要替我混沌帝國振作一番少年少年你兀的不羨煞俺也
（雙調新水令）笄男兒意氣薄雲霄好乾坤從新搆造揮戈迴落日磨戟認前朝命
世英豪歎我生辜負了
唉怎地我老大一生呵却儘在混沌世界過日子
（駐馬聽）爲君的代代神堯厚澤深仁傳鳳詔爲臣的人人方召颺言拜手謅龍韜
華夷一統漢皇驕子孫萬世秦皇保成算廟堂高便大家睡個長春覺
這幾千年的混沌帝國果然依舊卿雲糺縵復旦光華鳳舞麟遊河濟海晏俺老
大便糊糊塗塗懵懵懂懂此一生倒也快活（搖頭介）却是怎生能彀呢
（沈醉東風）你看那境內呵弄潢池鼠偸狗盜你看那境外呵獵中原虎嘯狼號雷
轟了文字妖煙霾了鄒魯教好一幅江山春曉只贏得瓜分豆剖雪虐風饕金甌碎
了問人間何世蒼天悄悄
可歎混沌帝國的人却是一些不懂的
（鴈兒落帶得勝令）宴瑤池王母慶良宵做瓊樓姮娥延晚照招幾箇紫陽仙和玉
簫添幾乘五雲車遊蓬島呀甚津河聾鼓痛邦交甚滹沱麥飯縈慈抱那月沈鈎不
似蘆溝橋那雨淋鈴不似長安道嬌嬈風景當前好逍遙年華暗裏銷

春花秋月福過災生夜半池深人盲馬瞎看來已是萬分不濟事了但是那混沌帝國的人却也癡人說夢要點綴多少維新的話頭

（折桂令）甚惺惺綸音一紙飛下瓊瑤好女流的纖趾兒鬆好秀才的八股兒拋更東乘迢迢特科應招經濟匡時媲禹臯開幾個方言學校派幾個出使星軺若提起軍國主義呵便撇却弓刀丟却戈矛聘個洋師練箇洋操

這箇也算是時新的極了只是你道果然有濟麽

（醉東風）原來是假孫叔衣冠枉肖美西施顰笑難描急忙忙粉飾多空洞洞元神少傀儡兒一塲熱鬧依舊的魚游沸釜燕處危巢他因循且過了今朝他倉皇怎待得來朝安排着聽門不拱紙錢飛多管是蒼生劫運龍蛇到人言悄君聽取長白山下大海風潮

則見那少年呵

（七兄弟）氣揚揚團結的同胞發達的芳標日新又新的時髦他靈魂便似個騰雲蛟他主權便似箇冠山鼇他文明便似箇朝陽鳳鳥

叵耐俺老大呵

（四明泥）誰似俺這樣冬烘頭腦既然是東方病叟又道是幼稚苗條擁拳愁學美人腰枯楊怕對如花貌天荒地老心兒苦熬海枯石爛魂兒黯消哭神州我只索重望扶桑曉

今日混沌帝國既是出了些個少年俺老大當初放棄了責任而今只索要卸去責任了（起舞作歡喜狀介）

（園林好）戰玄黃威權爾操志澄清心神爾勞讓老朽偸空醉飽大擔荷一肩挑大鼎鼐一手調

前車已覆後轍方遒來者可追往者不咎少年少年你須要下死勁的掙扎掩老大便是你的殷鑒也

（北江梅令）（指眇目介）你休像我夢夢天視常昏眊（指跛足介）你休像我搖搖國步時顚倒（指拐杖介）你須知勉强支持的不算堅牢（又傍徨四顧介）你須知寄人籬下原作不得泰山靠逝水滔滔長路迢迢歷許多鐵血關頭練出個英雄年

歎老

少便從那二十世紀劈破混元包打疊着二百餘州做箇富强料天也牢騷人也號咷待大千放出先明大家歡笑

哈哈此刻已是新舊交代的時候老大去也

（尾聲）故人不及新人好我到此何須歎二毛少年呵少年只望你提挈河山休草草

黃帝魂終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印刷
同　年十二月六日出版

實式憑之

定價壹圓

撰述者　黃帝子孫之多數人
編輯者　黃帝子孫之一個人
發行者　黃帝子孫之爲發行者
印刷者　黃帝子孫之爲印刷者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藏本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九月一日影印初版

黃帝魂（精裝一冊）

定價：臺幣二五〇元
　　　美金七元

發行者：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
　　　臺灣省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之一
　　　郵政劃撥帳戶一四六一八號

經銷處：中央文物供應社
　　　臺灣省台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之一
　　　郵政劃撥帳戶二一八一號

印刷者：國際印刷廠
　　　臺灣省台北市大同街一二五號